

小儿药证直诀笺正

吳康健 編校

內 容 提 要

《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是张山雷先生以宋代医家钱仲阳的《小儿药证直诀》一书,结合临证经验进行逐一笺正而成,撰于1922年。全书凡三卷,卷上为脉证治法,计八十一症;卷中为临证治疗案例,凡二十三条;卷下为附方。张氏对原书之精义详加阐发,持论公允,见解独到;对谬误不当之处,则提出自己见解,同时还指出由于时代不同,临床应用不能拘守古方,执一不化,而应灵活化裁,有所变通。是书曾作为兰溪中医学校的儿科教材,故又名《幼科学讲义》。

这次编校,采用1930年张氏体仁堂本为底本,以1923年兰溪中医学校油印本为校本,并参校了周学海《周氏医学丛书·小儿药证直诀》(简称周氏丛书本)等医籍。

缘 起

寿颐不才，辱承本校前校长诸葛少卿君，谬采虚声，延任中医专校主席，于今再易寒暑。诸生在正科，已为第二年级。拙编生理、脉学、药物、药剂诸种，於医药普通学识，固已约略粗具。监学建德沈湘渔先生谓“内科”二字，所赅最广。然女幼外科，各有专家法守。假使仅仅从事于普通内科，而于各专科之学，绝无见闻，未免缺憾。囑于女科、幼科、疡科三者，择其简明切用之本，辑为专书，以寓分科之意，则诸生尝鼎一脔，庶几各有门径，蔚为全材，庶不负本校“专门”二字之旨。寿颐自问半生学术，不过于内、外二科，稍谙门径，何敢妄称专家。若至儿医，则不晓推拿手法，岂敢醜颜以编撰幼科专书，贻讥大雅。维念女、幼、疡医三科，虽脉理病情，药物治疗，无不息息相通，究竟同中之异，铢两各殊，苟非研究有年，最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若世俗通行各种，繁者则失之支蔓，简者又苦于陋略，殊不足为学者益智之综^{〔1〕}。爰以业师朱氏闾僊先生家法，辑为《疡科纲要》二卷。女科则以王氏孟英刊行之沈尧封《女科辑要》，附参拙见，撰为《沈氏女科笺正》二卷。幼科则宋之仲阳钱氏，医林共推圣手，著《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乾隆时四库开馆，余尚未得其真本，仅仅从《永乐大典》录出，重编三卷，有聚珍版行世，而武英殿聚珍本近已难得，学者每苦无可购读。近始于池阳周氏澄之所刻医学丛书中一见之，则别得仿宋本而刊行者，当是宋代旧本，尤可宝贵。爰为缮录一过，附之拙见，稍稍疏通而证明之，以治孩提。法已约略备具，唯其书哀^{〔2〕}集于闾氏季忠之手，明言汇采各本，参校编次，实非仲阳所自定，就中亦颇未尽纯粹者，则不敢谬附同声，阿私所好，姑就拙见所及，时加辨论，以窃附于诤臣诤友之义。爰以笺正颜之，初非敢蔑视前贤，自矜创获，俾诸生手此一编，而参幼科学之上乘禅，当视彼之仅仅问津于世俗方书者，或有上下牀之别焉。

时壬戌仲春嘉定张寿颐山雷甫属稿于浙东之兰溪中医学校

〔1〕 益智之综 益智与米混合所作的粽。《十六国春秋》：“卢循遣刘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续命汤。”益智乃中药，以之为粽，引申为增进智力之意。

〔2〕 哀(pōu 抔) 聚集。《广韵》：“哀，聚也。”

阎季忠《小儿药证直诀》原序

医之为艺诚难矣，而治小儿为尤难。自六岁以下，黄帝不载其说，始有《颅肉经》，以占寿夭死生之候。则小儿之病，虽黄帝犹难之，其难一也；脉法虽曰，八至为和平，十至为有病，然小儿脉微难见，医为持脉，又多惊啼而不得其审，其难二也；脉既难凭，必资外证，而其骨气未成，形声未正，悲啼喜笑，变态不常，其难三也；问而知之，医之工也。而小儿多未能言，言亦未足取信，其难四也；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又所用多犀、朱、龙、麝，医苟难辨，何以已疾？其难五也。种种隐奥，其难固多。余尝致思于此，又目见庸医妄施方药而杀之者，十常四五，良可哀也！盖小儿治法散在诸书，又多出于近世臆说，汗漫难据，求其要妙，岂易得哉！太医丞钱乙，字仲阳，汶上人。其治小儿，该括古今，又多自得，著名于时。其法简易精审，如指诸掌。先子治平中登第，调须城尉识之，余五六岁时，病惊瘕癖瘕，屡至危殆，皆仲阳拯之，良愈。是时，仲阳年尚少，不肯轻传其书。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耳！大观初，余筮仕^{〔1〕}汝海，而仲阳老矣。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盖晚年所得益妙，比于京师，复见别本。然旋著旋传，皆杂乱，初无纪律，互有得失，因得参校焉。其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之，讹谬则正之，俚语^{〔2〕}则易之。上卷脉证治法，中卷记尝所治病，下卷诸方，而书以全。于是古今治小儿之法，不可以加矣。余念博爱者，仁者之用心，“幼”^{〔3〕}幼者，圣人之遗训。此惠可不广耶？将传之好事者，使幼者免横夭之苦，老者无哭子之悲，此余之志也。因以明仲阳之术于无穷焉。

宣教郎大梁阎季忠序

〔1〕 筮(shì 誓)仕——古人将出外做官，先占卦吉凶。《左传·闵公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辛穆占之，曰：‘吉’。后称初次做官为‘筮仕’。”

〔2〕 俚语——指粗俗的言辞。

〔3〕 幼——犹爱也。《孟子·梁惠王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赵岐注：“幼，犹爱也。”

钱仲阳传

钱乙，字仲阳，上世钱塘人，与吴越王有属^{〔1〕}。俶^{〔2〕}纳土，曾祖赞，随以北，因家于郾。父颢，善针医，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东游海上，不复返。乙时三岁，母前亡，父同产姑^{〔3〕}，嫁医吕氏，哀其孤，收养为子，稍长读书，从吕君问医，吕将歿，乃告以家世。乙号泣，请往迹父^{〔4〕}。凡五六返，乃得所在。又积数岁，乃迎以归。是时乙年三十余。乡人惊叹感慨，为泣下，多赋诗咏其事。后七年，父以寿终，丧葬如礼。其事^{〔5〕}吕君犹事父，吕君歿无嗣，为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岁时祭享，皆与亲等。乙始以《颅囟方》著山东。元丰中，长公主女有疾，召使视之，有功，奏授翰林医学，赐绯。明年皇子仪国公病痲疯，国医未能治，长公主朝，因言钱乙起草野、有异能，立召入，进黄土汤而愈。神宗皇帝召见褒谕，且问黄土所以愈疾状，乙对曰：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且诸医所治垂愈，小臣适当其愈。天子悦其对，擢^{〔6〕}太医丞，赐紫衣^{〔7〕}、金鱼^{〔8〕}。自是戚里贵室，逮士庶之家，愿致之无虚日。其论医诸老宿莫能持难，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复召宿直禁中，久之复辟疾赐告，遂不复起。

乙本有羸疾，性简易嗜酒。疾屡攻，自以意治之，辄愈。最后得疾急甚，乃叹曰：此所谓周痺也。因痺入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制药日夜饮之，人莫见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挛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使其亲登东山，视兔丝所生，秉火烛其下，火灭处，掘之，果得茯苓，其大如斗。因以法噉之，阅月而尽。由此虽偏废，而气骨坚悍，如无疾者。退居里舍，杜门不冠屦，坐卧一榻上，时时阅史书杂说。客至酌酒剧谈，意欲之适，则使二仆夫舆之，出没闾巷，人或邀致之，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门，或扶携襁负，累累满前。近自邻井，远自百数十里，皆授之药，致谢而去。

初长公主病泄利将殆，乙方醉，曰：当发疹而愈。驸马都尉以为不然，怒责之，不对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诗谢之。

广亲宗室子病，诊之曰：此可无药而愈。顾其幼曰：此儿旦夕暴病惊人。后三日过午无恙，其家患曰：“幼何疾？医贪利动人乃如此。”明日果发痛，复召乙治之，三日愈。问何以无疾而知？曰：火急直视，心与肝俱受邪。过午者心与肝所用时，当更也。

宗室王子病嘔泄，医以药温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热，脾且伤，奈何以刚剂燥之？将不得前后溲，与石膏汤，王与医皆不信，谢罢。乙曰：毋庸再召我。后二日，果来召，适有故不时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数辈趣之至，曰：固石膏汤证也。竟如言而效。

有七人病咳，面青而光，其气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

〔1〕 有属 有亲戚关系。

〔2〕 俶 指五代末的吴越国王钱俶。

〔3〕 父同产姑 姑，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父同产姑，指父亲的孪生姐妹，即钱乙的姑母。

〔4〕 迹父 按一定线索、踪迹寻找其父。

〔5〕 事 侍奉。《增韵》：“事，奉也。”

〔6〕 擢(zhuó 苗) 提拔。《正字通》：“擢，今俗凡迁官曰擢。擢，犹升也，进也。”

〔7〕 紫衣 紫色袍，宋三品以上官之公服。

〔8〕 金鱼 即金鱼袋，唐宋三品以上官，随身佩之，以作召命验合之用。

其家析哀，强之与药。明日曰：吾药再泻肝而不少却，三补肺而益虚，又加唇白，法当三日死。然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绝。

有妊妇得疾，医言胎且堕，乙曰：娠者五脏传养，率六旬乃更。诚能候其月偏补之，何必堕。已而子母皆得全。

又乳妇因大恐而病，病虽愈，目张不得瞑，人不能晓，以问乙，乙曰：“煮郁李酒饮之，使醉则愈。所以然者，目系内连肝胆，恐则气结，胆衡不下，惟郁李去结，随酒入胆，结去胆下，目则能瞑矣。如言而效。

一日，过所善翁，闻儿啼，愕曰：何等儿声？翁曰：吾家孪生二男子。乙曰：谨视之，过百日乃可保。翁不怪，居月余，皆斃。

乙为方博达，不名一师，所治种种皆通，非但小儿医也。于书无不窥，他人靳靳守古，乙独度越纵舍，卒与法合，尤邃本草，多识物理，辨正阙误，人或得异药，或持疑事问之，必为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而考之，皆中。末年挛痺浸剧，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肯禁，自诊知不可为，召亲戚诀别，易衣待尽，享年八十二，终于家。所著书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童论》百篇。一子早世，二孙今见为医。

刘跂曰：乙非独其医可称也，其笃行，似儒，其奇节似侠，术盛行而身隐约，又类夫有道者。数谓余言：曩^{〔1〕}学六元五运，夜宿东平王冢巅，观气象，至逾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诚有不在书者，肯以三十日暇从我，当相援。余笑谢弗能。是后遂不复言。呜呼！斯人也，如欲复得之，难哉！没后，余闻其所治殄尤众，东州人人能言之，剟^{〔2〕}其章章者著之篇。异时史家序方术之士，其将有考焉！

河间刘跂撰

〔1〕 曩(náng 囊上) 以往；从前。《尔雅·释诂》：“曩，久也。”

〔2〕 剟(duó 多) 削除；删改。《广雅·释诂三》：“剟，削也。”

四库全书目录提要

臣等谨按《小儿药证直诀》三卷，宋大梁阎季忠所编钱乙方论也。乙字仲阳，东平人，官至太医院丞，事跡具《宋史·方技传》。乙在宣和间，以巫方氏《颅冈经》治小儿，其著于时，故季忠集其旧法以为此书。上卷论证，中卷为医案，下卷为方。陈振孙《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并著录。明以来旧本久佚，惟杂见诸家医书中，今从《永乐大典》内掇拾排纂，得论证四十七条，医案二十一条，方一百一十有四，各以类编，仍为三卷。又得阎季忠序一篇，刘跂所作钱仲阳传一篇，并冠简端，条理秩然，几还其旧，疑当时全部收入，故无大佚脱也。

小儿经方，千古罕见，自乙始别为专门，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如六味丸方，本后汉张机《金匱要略》所载崔氏八味丸方，乙以为小儿纯阳，无烦益火，除去肉桂、附子二味，以为幼科补剂。明薛己承用其方，遂为直补真阴之圣药。其斟酌通变，动契精微，亦可以概见矣！

阎季忠《永乐大典》作阎孝忠，然《书录解题》及《通考》，皆作季忠，疑《永乐大典》为传写之讹。今改从诸家作季。刘跂字斯正，东平人，摯之子也，有《学易集》别著录，所撰乙传，与《宋史·方技传》略同。盖宋史即据此传，为蓝本云。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恭校上。

总纂官内阁学士臣纪昀

光禄寺卿臣陆锡熊

纂修官翰林院编修臣王嘉会

皖南周澄之重刻仿宋本钱氏 《小儿药证直诀》后序

学海初读武英殿聚珍本《小儿药证真诀》一书，仰见圣天子扶育至德，被及萌芽^{〔1〕}，岂第宣圣少怀之义，而当日诸臣蒐采之勤，亦可谓能上体皇仁而不遗余力者矣！急将付梓以广其传，庶几薄海^{〔2〕}呱呱，脱于天枉，亦儒生穷居草野，宣布德^{〔3〕}意，上酬高厚之一端也。旋复于书肆，得所为仿宋刻者，其次第颇异，而后附有阎孝忠《小儿方》，董汲《斑疹方》各一卷。夫当诸臣蒐采之日，天下藏书之家，莫不争献秘笈，卒未得是书真本，而今乃复见于世，岂非古人精气有不可磨灭者欤？是书原刻阎名作“孝忠”，“真诀”作“直诀”，今未敢易也。聚珍本往往有阎氏方论误入钱书者，今依宋本，则各得其所矣！其药味分量，间有不同，今各注于本方之末，至薛氏医案本，已为薛氏所乱，不足引证云。

光绪十七年辛卯长夏内阁中书周学海谨记

〔1〕 被及萌芽 施及儿童。被，覆盖的意思。

〔2〕 薄海 广及四海，天下。陆世仪《乙酉元夕》诗：“敷天犹有泪，薄海但闻歌。”

〔3〕 德 原作“得”，据周氏丛书本改。

目 录

上卷

脉证治法	231
第一节 小兒脉法	231
第二节 变蒸	231
第三节 五脏听主	233
第四节 五脏病	234
第五节 肝外感生风	235
第六节 肝热	235
第七节 肺热	235
第八节 肺盛复有风冷	235
第九节 肺虚热	236
第十节 肺脏怯	236
第十一节 心热	236
第十二节 心实	237
第十三节 肾虚	237
第十四节 面上证	237
第十五节 目内证	237
第十六节 肝病胜肺	238
第十七节 肺病胜肝	238
第十八节 肝有风	239
第十九节 肝有热	239
第二十节 肝有风甚	239
第二十一节 惊痫发搐	240
第二十二节 早晨发搐	240
第二十三节 日午发搐	240
第二十四节 日晩发搐	240
第二十五节 晩间发搐	241
第二十六节 伤风后发搐	241
第二十七节 伤食后发搐	241
第二十八节 百日内发搐	241
第二十九节 急惊	242
第三十节 慢惊	242
第三十一节 五痢	243
第三十二节 痘疹候	244
第三十三节 伤风	246
第三十四节 伤风手足冷	246
第三十五节 伤风自利	247

第三十六节	伤风腹胀	247
第三十七节	伤风兼泄	247
第三十八节	伤风下后余热	248
第三十九节	伤寒疮疹同异	248
第四十节	初生三日内吐泻壮热	248
第四十一节	初生三日以上至十日吐泻身温凉	248
第四十二节	初生吐下	249
第四十三节	伤风吐泻身温	249
第四十四节	伤风吐泻身热	249
第四十五节	伤风吐泻身凉	249
第四十六节	风温潮热壮热相似	249
第四十七节	肾怯失音相似	249
第四十八节	黄相似	250
第四十九节	夏秋吐泻	250
第五十节	吐乳	250
第五十一节	虚羸	251
第五十二节	咳嗽	251
第五十三节	诸疳	251
第五十四节	胃气不和	253
第五十五节	胃冷虚	253
第五十六节	积痛	253
第五十七节	虫痛 虚实腹痛附	254
第五十八节	虫与痢相似	254
第五十九节	气不和	254
第六十节	食不消	255
第六十一节	腹中有癖	255
第六十二节	虚实腹胀 (肿附)	255
第六十三节	喜汗	256
第六十四节	盗汗	256
第六十五节	夜啼	256
第六十六节	惊啼	256
第六十七节	弄舌	257
第六十八节	丹瘤	257
第六十九节	解颅	257
第七十节	太阳虚汗	257
第七十一节	胃怯汗	258
第七十二节	胃啼	258
第七十三节	胎肥	258
第七十四节	胎怯	258
第七十五节	胎热	258
第七十六节	急欲乳不能食	258
第七十七节	龟背龟胸	258
第七十八节	肿病	259

第七十九节 五脏相胜轻重	259
第八十节 杂病证	260
第八十一节 不治证	262

中卷

记尝所治病二十三条	264
第一条 李寺丞子三岁病搐	264
第二条 广亲王宅八使急搐	265
第三条 李司户孙百日发搐	265
第四条 王氏子吐泻慢惊	265
第五条 杜氏子五岁病嗽死证	266
第六条 转运使李公孙八岁风寒喘嗽	267
第七条 张氏孙九岁病肺热	267
第八条 疮疹	267
第九条 惊搐	268
第十条 疮疹	268
第十一条 惊搐	269
第十二条 脾虚发热	269
第十三条 发热	270
第十四条 自汗	270
第十五条 伏热吐泻	270
第十六条 虚体吐泻壮热	271
第十七条 吐泻	271
第十八条 泻后脾肺虚	271
第十九条 疮疹	272
第二十条 虫痛	272
第二十一条 病嗽咯血	272
第二十二条 误下太过	273
第二十三条 伤食	273

下卷

诸方	274
第一方 大青膏(274) 第二方 凉惊丸(274) 第三方 粉红丸又名温惊丸(275) 第四方 泻青丸(275) 第五方 地黄丸(276) 第六方 泻白散(又名泻肺散)(277) 第七方 阿胶散(又名补肺散)(277) 第八方 导赤散(277) 第九方 益黄散(又名补脾散)(277) 第十方 泻黄散(又名泻脾散)(277) 第十一方 白术散(278) 第十二方 涂肉法(278) 第十三方 浴体法(278) 第十四方 甘桔汤(278) 第十五方 安神丸(279) 第十六方 当归汤(279) 第十七方 泻心汤(279) 第十八方 生犀散(279) 第十九方 白饼子又名玉饼子(280) 第二十方 利惊丸(280) 第二十一方 栝蒌汤(280) 第二十二方 五色丸(280) 第二十三方 调中丸(280) 第二十四方 塌气丸(281) 第二十五方 木香丸(281) 第二十六方 胡黄连丸(281) 第二十七方 兰香散(281) 第二十八方 白粉散(281) 第二十九方 消积丸(281) 第三十方 安虫散(282) 第三十一方 紫霜丸(282) 第三十二方 止汗散(282) 第三十三方 香瓜丸(282) 第三十四方 花火膏(282) 第三十五方 白玉散(283) 第三十六方 牛黄膏(283) 第三十七方 牛黄丸(283) 第三十八方 玉露散(又名甘露散)(283) 第三十九方 百祥丸(一名南阳丸)	

(283) 第四十方 牛李膏(一名必胜膏)(283) 第四十一方 宣风散(284) 第四十二方 麝香丸(284) 第四十三方 大惺惺丸(284) 第四十四方 小惺惺丸(285) 第四十五方 银砂丸(285) 第四十六方 蛇黄丸(285) 第四十七方 三圣丸(285) 第四十八方 铁粉丸(286) 第四十九方 银液丸(286) 第五十方 镇心丸(286) 第五十一方 金箔丸(286) 第五十二方 辰砂丸(287) 第五十三方 剪刀股丸(287) 第五十四方 麝蟾丸(288) 第五十五方 软金丹(288) 第五十六方 桃枝丸(288) 第五十七方 蝉花散(288) 第五十八方 钩藤饮子(288) 第五十九方 抱龙丸(289) 第六十方 豆卷散(289) 第六十一方 龙脑散(289) 第六十二方 治虚风方同生散(290) 第六十三方 虚风又方(290) 第六十四方 偏银丸(290) 第六十五方 又牛黄膏(290) 第六十六方 五福化毒丹(290) 第六十七方 羌活膏(290) 第六十八方 郁李仁丸(291) 第六十九方 犀角丸(291) 第七十方 异功散(292) 第七十一方 藿香散(292) 第七十二方 如圣丸(292) 第七十三方 白附子香连丸(292) 第七十四方 豆蔻香连丸(292) 第七十五方 小香连丸(292) 第七十六方 二圣丸(293) 第七十七方 没石子丸(293) 第七十八方 当归散(293) 第七十九方 温白丸(293) 第八十方 豆蔻散(293) 第八十一方 温中丸(294) 第八十二方 胡黄连麝香丸(294) 第八十三方 大胡黄连方(294) 第八十四方 榆仁丸(294) 第八十五方 大芦荟丸(294) 第八十六方 龙骨散(295) 第八十七方 桔连丸(295) 第八十八方 龙粉丸(295) 第八十九方 香银丸(295) 第九十方 金华散(295) 第九十一方 安虫丸(295) 第九十二方 羌葵散(296) 第九十三方 胆矾丸(296) 第九十四方 真珠丸(296) 第九十五方 消坚丸(296) 第九十六方 百部丸(296) 第九十七方 紫草散(297) 第九十八方 秦艽散(297) 第九十九方 地骨皮散(297) 第一百方 人参生犀散(297) 第一百一方 三黄丸(297) 第一百二方 治囟开不合,鼻塞不通方(298) 第一百三方 黄芪散(298) 第一百四方 虎杖散(298) 第一百五方 捻头散(298) 第一百六方 羊肝散(298) 第一百七方 蝉蜕散(298) 第一百八方 乌药散(299) 第一百九方 二气散(299) 第一百十方 葶苈丸(299) 第一百十一方 麻黄汤(299) 第一百十二方 生犀磨汁(299) 第一百十三方 大黄丸(299) 第一百十四方 史君子丸(299) 第一百十五方 青金丹(300) 第一百十六方 烧青丸(300) 第一百十七方 败毒散(300)

附方 300

附方第一 木瓜丸(300) 附方第二 青金丹(301) 附方第三 生犀散(301) 附方第四 大黄丸(301) 附方第五 镇心丸(301) 附方第六 凉惊丸(302) 附方第七 独活饮子(302) 附方第八 三黄散(302) 附方第九 人参散(302) 附方第十 槟榔散(302) 附方第十一 黄芪散(303) 附方第十二 地骨皮散(303) 附方第十三 兰香散(303) 附方第十四 傅齿立效散(303) 附方第十五 蚬皮散(304)

附阎孝忠小儿方论笺正 304

小儿病杂论 304

第一方 升麻葛根汤(307) 第二方 惺惺散(307) 第三方 消毒散(307) 第四方 黄柏膏(307) 第五方 胡荽酒(308) 第六方 四圣散(308) 第七方 蓝根散(308) 第八方 治疮疹倒靥黑陷(308) 第九方 又方(308) 第十方 治伏热在心,昏瞢不省,或误服热药,搞热冒昧不知人,及疮疹倒靥黑陷(309) 第十一方 甘露饮子(309) 第十二方 白虎汤(309) 第十三方 调肝散(309) 第十四方 治疮疹入眼(309) 第十五方 又方治疮疹入眼成翳(309) 第十六方 又方(310) 第十七方 治口疮(310) 第十八方 治脓耳(310) 第十九方 治蓄热在中,身热狂躁,昏迷不食(310) 第二十方 治血咬心痛欲绝(310) 第二十一方 治脾胃虚寒吐泻等病,及治冷痰(310) 第二十二方 治外肾肿硬成瘤(310) 第二十三方 小儿腹中极痛,干啼,后偃,名盘肠内吊,钩藤膏(311) 第二十四方 魏香散(311) 第二十五方 地黄散(311) 第二十六方 治热痢下血(311) 第二十七方 菖蒲丸(311) 第二十八方 鸡头丸(312) 第二十九方 羚羊

角丸(312) 第三十方 全蝎散(312) 第三十一方 和中散(312) 第三十二方 紫苏子散(312)	
第三十三方 赤石脂散(313) 第三十四方 柏墨散(313) 第三十五方 至宝丹(313) 第三十六方 紫雪(314) 第三十七方 理中丸(314) 第三十八方 五苓散(314) 第三十九方 附子理中丸(315) 第四十方 金液丹(315) 第四十一方 又方(315) 第四十二方 青州白丸子(315) 第四十三方 小柴胡汤(316)	
附董及之斑疹方论笺正	317
董氏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序	317
自序	318
总论	319
药方	
第一方 升麻散(320) 第二方 白虎汤(320) 第三方 紫草散(320) 第四方 抱龙丸(321)	
第五方 救生散(321) 第六方 牛李膏(321) 第七方 玳瑁散(321) 第八方 利毒丸(322)	
第九方 如圣汤(322) 第十方 甘露饮(322) 第十一方 神仙紫雪(322) 第十二方 调肝散(323)	
第十三方 护目膏(323) 第十四方 胡荽酒方(323) 第十五方 牛黄散(323) 第十六方 蛇蛻散(323) 第十七方 真珠散(324)	
后序	325

上 卷

脉 证 治 法

第一节 小 儿 脉 法

脉乱不治 气不和弦急 伤食沉缓 虚惊促急 风浮 冷沉细

【笺正】小儿在三岁以内，脉极难辨，故古人以食指三关脉纹为据。本节为风关，中节为气关，指头末节为命关。自虎口直上，在指内侧上廉。其脉纹仅见于风关一节，为病最轻。若透至第二节气关，为病较重。若直透至第三节命关，则病必危重，多不可治。视指纹法，须以医者左手，轻持儿掌，捺定其食指，而以右手大指头第一节内侧上廉侧面，轻轻自儿指端向虎口推之，以察其纹之色泽形相。不可以指面正中之罗纹，推其指纹。昔人谓罗纹有火，恐惹动儿热。亦不可自其虎口向指头推去，小儿血气未定，向上一推，可使其纹暴长，直透关节。若辨纹之色，则紫者主内热，红者主身热；青者为惊，肝木动也；白者为疳，脾土伤也；若见黑色，即属不治。纹以隐隐不露为佳。显明深色，病势必重。间有弯曲之状，亦当以色泽辨之。通行书中，绘成种种图象，备尽奇形怪状，多是臆说，殊不足据。此虽仲阳所未详，然大略如此，差可取证，亦治幼者不可不知之法。至三岁以上，即当兼察其脉。小儿臂短，寸、关、尺三部，不能容医人三指，则以一指按定关部，而即以此指左右展转，以兼察其尺寸两部，浮沉迟数，大小长短，形势主病，亦与大人无甚区别。但躯干短小，呼吸促而脉至亦速。大率平人之一呼一吸，脉以七至或八至为平。古必谓八至为平，十至为数，则稍为言之太过。仲阳此节辨脉，当亦指三岁以上言之。脉乱者是正气已散，故脉无定状。大人得之，亦不可治，何论小儿？气急则脉弦急，食伤则气滞，故脉沉且缓。惊则气浮，故脉为之促急。促即促数之促，不必依《脉经》及《伤寒论》辨脉篇定为数中之一止。（仲景《伤寒论》促脉四条，本无歇止之意，故炙甘草汤一条，以结与代对举。一言其歇止之无定，一言其歇止之有定，并不以促与结对举。可知仲师本旨，未尝以促为止，此高阳生之《脉诀》，较胜于《脉经》者。说详拙编《脉学正义》。）风是外感，于脉当浮。冷为里寒，脉必沉细。虽寥寥数言，于寒热虚实各证，固已得其大略。此外仲阳所未言者，皆当以大人脉理推测求之，可也。

第二节 变 蒸

小儿在母腹中，乃生骨气。五脏六腑，成而未全。自生之后，即长骨脉，五脏六腑之神智也。变者，易也。又生变蒸者，自内而长，自下而上，又身热，故以生之日后三十二日一变。变每毕，即情性有异于前，何者？长生腑脏智意故也。何谓三十二日长骨添精神？人有三百六十五骨，除手足中四十五碎骨外，有三百二十数。自生下，骨，一日十段而上之，十日百

段。三十二日计三百二十段，为一遍，亦曰一蒸。骨之余气，自脑分入眼中，作三十二齿。而齿牙有不及三十二数者，由变不足其常也。或二十八日即至长二十八齿，以下做此，但不过三十二之数也。凡一周遍，乃发虚热诸病，如是十周，则小蒸毕也。计三百二十日，生骨气乃全而未壮也。故初三十二日一变，生肾生志；六十四日再变，生膀胱，其发耳与颧冷，肾与膀胱俱主于水，水数一，故先变；生之九十六日三变，生心喜；一百二十八日四变，生小肠，其发汗出而微惊，心为火，火数二；一百六十日五变，生肝哭；一百九十二日六变，生胆，其发目不开而赤，肝主木，木数三；二百二十四日七变，生肺声；二百五十六日八变，生大肠，其发肤热而汗或不汗，肺属金，金数四；二百八十八日九变，生脾智；三百二十日十变，生胃，其发不食，肠痛而吐乳，脾与胃皆属土，土数五，故第五次之蒸变应之，变蒸至此始全矣。此后乃齿生，能言，知喜怒，故云始全也。太仓云：气入四肢，长碎骨于十变，后六十四日长其经脉。手足受血，故手能持物，足能行立也。经云：变且蒸，谓蒸毕而足一岁之日也。师曰：不汗而热者，发其汗；大吐者，微下，不可余治。是以小儿须变蒸蜕齿者，如花之易苗。所谓不及三十二齿，由变之不及，齿当与变蒸相合也，年壮而视齿方明。

【笺正】变蒸之说，由来久矣。《外台》引崔氏：小儿生三十二日一变，六十四再变，兼蒸；九十六日三变，二百五十六日八变，又蒸；二百八十八日九变，三百二十日十变，又蒸，此小变蒸毕也。后六十四日又蒸（《千金》作大蒸）；蒸后六十四日又一大蒸；蒸后百二十八日又一大蒸。此大小蒸都毕也。凡五百七十六日乃成人。所以变蒸者，皆是荣其血脉，改其五脏。（寿颐按：“改”字可疑，盖是滋长之意。）故一变毕，辄觉情态忽有异也。其变蒸之候，令身热，脉乱，汗出，目睛不明，微似欲惊，不乳哺，上唇头小白泡起，如珠子，耳冷，尻亦冷，此其诊也。单变小微，兼蒸小剧。先期四五日便发，发后亦四五日歇。凡蒸平者，五日而衰，远至七日九日而衰。当变之蒸时，慎不可疗，及灸刺，但和视之。若良久热不已，可微与紫丸，热歇便止。若于变蒸中加以天行温病，或非变蒸而得天行者，其诊皆相似，惟耳及尻通热，口上无白泡耳，当先服黑散以发其汗，热出当歇，便就差。若犹不都除，乃与紫丸下之。（紫丸、黑散方附后）《巢氏病源》谓小儿变蒸者，以长血气也。变者生气，蒸者体热。变蒸有轻重，其轻者，体热而微惊，耳冷髓亦冷，上唇头白泡起，微汗出；其重者，体壮热，而脉乱，或汗或不汗，不欲食，食辄吐衄。变蒸之时，目白睛微赤，黑睛微白。变蒸之时，不欲惊动，勿令旁边多人。变蒸或早或晚，依时如法者少也。（徐与《外台》相近，《千金》则言之尤详，然大旨俱同，兹不备录，以省繁冗。）寿颐按：小儿变蒸发热，诚不可谓之病。盖脏腑筋骨，渐以发育滋长，斯气血运行之机，有时而生变化。大率体质孱弱者，变蒸之候较盛，气粗身热，食减汗多，或吐乳，或则渴饮；诸恙多具，此不当误认外感，妄投发散，静以俟之，一二日自然恢复原状；若体旺者，则未必皆然，或一日半日，稍稍不甚活泼；其最健全者，且绝无此等状态。古人计日而算，太觉呆板，万不可泥。凡经此一度变蒸之后，声音笑貌举止灵敏，皆进一步，其为气血增长，信而有徵，是以世俗共谓之长意智。仲阳此节，颇有语病。如谓儿在母腹，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已非真理。又谓自下而上，第一次生肾、膀胱，第二次生心、小肠，则竟似达生之初，脏腑原未完全，得无可骇？又谓水数一，火数二，木数三，金数四，土数五，则拘泥五行执而不化。实则纯属向壁虚构^{〔1〕}，如涂涂

〔1〕 向壁虚构 亦称“向壁虚造”，比喻凭空捏造。许慎《说文解字·序》：“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称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罔于世。”“乡”通“向”。许慎认为鲁恭王坏孔丘宅，从坏壁中发现古文经书之事可信，而当时有许多人不信，说是好奇者故意改易正字，向孔氏之壁凭空虚构出来的。

附^{〔1〕}，最为医学之陋习。近数十年“中医”二字，恒为旁观所诟病者，皆此类无稽之谈，授人以柄，得所借口，惟是宋金元明之世谭医之士，程度大都如此，固不必专责之仲阳一人。崔氏所谓“荣其血脉”，巢氏所谓“以长血气”二语，最握其要。仲阳谓长骨脉五脏六腑之神智，浑而言之，颇得圆相。《病源》谓变蒸之时，或早或晚，依时如法者少。盖人之体质，万有不齐，其理如是。凡论生理病理，古籍中多有以日计者，固亦略示以标准之意。而为之解者，必倭指^{〔2〕}而数，作算博士，则呆读古书，未免可哂！

附录紫丸方（《外台》引崔氏，见《外台秘要》三十五卷）

代赭 赤石脂（各一两） 巴豆（三十枚，去心皮熬） 杏仁（五十枚，去尖皮熬）

上四味捣，代赭等二味为末。巴豆、杏仁别捣如膏。又内二味合捣三千杵，自相和。若硬，入少蜜更捣，密器中盛封之。三十日儿，服如麻子丸，与少乳汁，令下喉食顷，后与少乳，勿令多。至日中当小下，热除。若未全除，明旦更与一丸。百日儿服如小豆丸，以此准量增减也。小儿夏月多热，喜令发疹，二三十日，辄一服甚佳。此丸无所不治。代赭须真者；若不真，以左顾牡蛎代之。忌猪肉芦笋。

寿颐按：巴豆入药，古人皆曰熬，盖其毒在油，熬黑以去其毒也。近世则研细，纸包压净油用之，尤佳。此是后人制法之巧于古人者。

附录黑散方（《外台》引崔氏，《外台秘要》三十五卷）

麻黄一分（去节） 大黄一分 杏仁二分（去皮尖，熬令变色）

上二味先捣麻黄、大黄为散，杏仁别捣如脂，乃细细内散，又捣令调和，讫，内密器中。一月儿，服如小豆大一枚，以乳汁和服之。抱令得汗，汗出温粉粉之，勿使见风。百日儿，服如枣核。以儿大小量之为度。

【笺正】此二方皆是古法，所服甚少，故不为害。然温病发热，究非发表一法，所可无投不利。此读古书者，不可拘守成法者也。

第三节 五脏所主

心主惊。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摇（《聚珍本》作搐）；虚则卧而悸，动不安。

【笺正】儿之惊搐，多由稚阴未充，火升气升，肝阳化风上炎，是即西学之所谓血冲脑经病。故猝然而作，知觉运动，顿失常度。古人不知有脑神经之功用，恒谓知觉运动，皆心为之主，遂以惊为心病。寿颐则谓心阳太亢，气火上升，亦与西学血冲脑经之理，同条共贯，所言病情病因，无甚岐异。但彼此立说，各道其道耳！叫哭发热，渴饮抽搐，是为火气有余之实证，治宜泻火清心，并须镇摄肝阳，以抑上升之气火。则脑之神经，功用可复。若心液虚而卧寐中悸怯不安，则治宜养液宁神者也。

肝主风。实则目直大叫，呵欠，项急，顿闷；虚则咬牙，多欠气。热则外生气；湿则内生气。

【笺正】肝脏合德于木，性情刚果，最易横逆。肝阳既动，则火盛生风，是为气火太盛内

〔1〕 如涂涂附 《诗·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意谓无须教猴子上树，勿在污泥上更以污泥附上。这里借指助长错误的论点。

〔2〕 倭（ōu 楼）指 倭，屈。倭指，屈指而数。

生之风。幼科急惊，陡然而发，皆属肝病。目直大叫，亦即气血上冲，而脑神经受其刺激，故目直视，不能旋转。呵欠亦气逆不下，升多降少之征。项急即痉直，亦脑神经病，不可以仲景痉病之例，认作太阳。顿闷者，即猝然闷绝，人事不知之状，皆西学之所谓脑经病也。咬牙者，睡梦中齿牙轧轧作声，有因于胃火太盛者，亦有因于脾胃虚寒者。火盛属实，虑其猝有急惊之变。脾寒属虚，虑其将作慢惊。下文心热条中，有咬牙一症，即是实热，而此以为肝虚，岂不自矛盾？气热则外生气以下十一字，文义费解，盖展转传写，必有伪误，此当阙疑，不可再为涂附。

脾主困。实则困睡，身热饮水；虚则吐泻生风。

【笺正】困者，盖言倦怠嗜卧之意，然“脾主困”三字，措辞殊觉不顺。然今之苏浙间俗语，谓睡眠曰困，乃字书所无之义。仲阳先世，系出吴越，或当时已有此谚。所谓实则困睡，确与吴越俗语相合。盖脾热则清阳不司布濩，故懒倦而多眠，身热饮水，皆热徵也。又脾为湿困者，亦多睡眠。若脾虚且寒，则上吐下泻，不司健运之职矣！脾虚而肝得乘之，侮其所不胜，则亦生风，即是慢惊，亦曰慢脾风。此非急投温补脾肾不可者也。

肺主喘。实则闷乱喘促，有饮水者，有不饮水者；虚则哽气，长出气。

【笺正】肺主气之出纳，肺和则呼吸调和，肺病则气之出纳必病，故肺病主喘，肺实者，气必闭塞而不调，则为闷乱而喘急气促。饮水者，肺家有热；不饮水者，肺有水饮，故皆为实证。虚为气哽者，气不及而抑塞失其常故也。长出气者，盖以多呼少吸者言之，肺虚何疑。

肾主虚，无实也。惟疮疹肾实，则变黑陷。

【笺正】肾主先天之真阴，其长成极迟。稚龄无欲念，肾阴未足可知。故儿科无肾实之病。古人之所谓疮疹，即是痘疮。痘疮何以有肾实之症，则亦以相火之大炽，露而不藏使然。然肾火上炎，即是肾阴不济，虽曰火盛为实，却是阴液涸枯。故痘为之焦黑而瘪陷，见机及早，急急大剂养水，救焚沃焦，或可挽回一二，稍迟必无及矣。

更当别虚实证。假如肺病又见肝证，咬牙多呵欠者，易治，肝虚不能胜肺故也。若目直大叫哭，项急顿闷者难治，盖肺久病则虚冷，肝强实而反胜肺也。视病之新久虚实，虚则补母，实则泻子。

【笺正】此则以五脏虚实，互相克贼者言之。一脏有病，而此脏所胜者，尚无盛旺之实症，则不致反受其侮，此脏尚可支持，否则不胜我者，气焰既张，亦挟其锐厉而来凌我，其何以堪！然此特泛言其理耳。见症治症，不可一概而论。“虚则补母，实则泻子”二语，虽曰古之恒言，其实不过空泛通套话头，必不可泥死于古人句下。

第四节 五 脏 病

肝病：哭叫，目直，呵欠，顿闷，项急。

心病：多叫哭，惊悸，手足动摇，发热饮水。

脾病：困睡，泄泻，不思饮食。

肺病：闷乱，硬气，长出气，气短，喘急。

肾病：无精光，畏明，体骨重。

【笺正】此条五脏为病，多上文所已言者。盖阎氏所得仲阳之书，本非一本，以其大同小异而并存之，阎序自有明文，此盖其重复之未削者耳。惟肾病一条，上文所无。畏明无精

光，则以瞳神言之。目有真水，即属肾阴，是以肾脏为病而目乃羞明，且无精彩，是为虚证。正与上文肾无实症，互为发明。体重骨重，则可与仲景少阴篇参看，是为少阴虚寒见证。

第五节 肝外感生风

呵欠，顿闷，口中气热，当发散，大青膏主之。若能食，饮水不止，当大黄丸微下之。余不可下。

【笺正】此条标目，既曰外感生风，则是为外风而言。然肝能生风，皆是内热上盛所致。此内因之病，必不可误认外感。此乃仲阳千虑之一失。呵欠者，气火上升，即肝阳为病之气粗息高。顿闷者，猝然闷绝，且是气血上冲，而脑神经受病。外感之风，奚容有此？且外感为病，亦胡可专属之肝脏。大青膏方见下卷，方下云：治小儿热盛生风，欲为惊搐，其非外感之风，甚是明白。且药用天麻、青黛、硃砂、竹黄等，皆非发散之品。则此条所谓外感当发散，而主以此方云云，竟是认病一误，认药再误，大有可疑。再证以大黄丸微下之一层，惟其内热生风，故可微下以泄实热。若曰外感，又安有感邪可下之理？盖仲阳此书，原属当时展转传抄之本，实非仲阳所手定，是以全帙中可疑之点不少，凡属疑窦，皆当是正，方不致贻误后人，反为仲阳之累。

第六节 肝 热

手寻衣领，及乱捻物，泻青丸主之。壮热饮水，喘闷，泻白散主之。

【笺正】寻衣领及乱捻诸物，皆肝阳肆扰，而举动失其常度，是肝有内热，而惊将作矣，故宜泻青。然此证之手握诸物，必皆坚固有力，故知为实热，可投是药。若神虚无主之循衣摸床，则无力而缓缓循摸，其神情状态，大是不同，不可误认。

喘闷而壮热饮水，则肺之郁热可知，故用泻白。然此条壮热饮水以下十一字，明属肺热之症治，何以并入于肝热条中，以此知仲阳是书，为传写者错乱，固已多矣！

第七节 肺 热

手掐眉目鼻面，甘桔汤主之。

【笺正】肺气通于鼻，故眉目之中心，及鼻面之正部，皆属于肺。惟肺热上薰，则眉目鼻面之间，皆郁结而不能舒适，或为烘热。小儿虽不能言，自知以手掐之，则肺热外露之明证，故用甘桔，所以宣泄肺金之郁气也。

桔梗是苦泄开通之药，非升浮发散品。此不可误信张洁古诸药舟楫，载药上浮之妄说者。详拙编《本草正义》。

第八节 肺盛复有风冷

胸满，短气，气急，喘嗽，上气，当先散肺，后发散风冷。散肺泻白散，大青膏主之。肺不伤寒，则不胸满。

【笺正】胸满短气，气急喘嗽上气，皆肺有实邪，当先散肺，是也。然所谓散肺者，即发散风冷，以开泄肺家闭塞之气，当用麻、防、苏、杏、荆、芩、桑、蒺、紫菀、兜铃之类，必无寒凉遏抑之理。本条以散肺与发散风冷，分作两层治法，已是可疑；且散肺胡可概用泻白，须知地骨、桑皮寒降之药，止可以泻肺脏之郁热，必不能散肺寒之窒塞。此症此药，正是背道而驰。如其误与遏塞，适以闭其风冷于内，变证且不可胜言，安得谓是发散，仲阳之明，必无此谬。即大青膏，亦岂是对症之药，此条决非钱氏原文，后之学者，不可误信。且末句又谓肺不伤寒，则不胸满，又岂有伤寒胸满，而可以泻白散之寒凉抑降重其窒塞者，自盾自矛，尤其可骇^{〔1〕}。读者必须具此慧眼，庶不为无稽之言所误。

第九节 肺 虚 热

唇深红色，治之散肺。虚热，少服泻白散。

【笺正】脾主口唇，唇色深红，当属脾胃实热，何故以为肺之虚热。如果肺虚有热，则当甘平补肺，用沙参百合之类。且热既属虚，何以云散？而所以散虚热者，又是泻白散一方。上条则用以散肺之风冷，此又用以散热，安有一方而可兼治冷热之理，种种疑窦，钱仲阳何意如此。若曰脾为肺母，脾热泻子，正合古人实则泻子之法，然终不可谓是肺虚热也。

第十节 肺 脏 怯

唇白色，当补肺，阿胶散主之。若闷乱气粗，喘促哽气者，难治，肺虚损故也。

【笺正】口唇属脾，脾之与肺子母相生。故肺气虚怯，则唇色皓白无华，是为子虚及母。钱氏制阿胶散，专补肺阴，而用兜铃、牛蒡，开宣肺气，俾不壅塞，是其立法之灵通活泼处，与呆笨蛮补者不同。钱谓闷乱气粗，喘促哽气者难治。盖肺为娇脏，稚龄生长未充，实证闭塞，已非易治；况复虚而喘哽，自当难疗。凡儿病喘促，多不可救。临证以来，历历不爽。仲阳早为指示，知钱氏于此科之所见博矣。

脾肺病久则虚而唇白。脾者，肺之母也。母子皆虚，不能相营，故名曰怯。肺主唇白。白而泽者吉，白如枯骨者死。

【笺正】肺虚而唇无华色，固也。然既属怯证，必非吉兆。此条末三句，反似唇白是肺家应有之色，大是可怪。盖泥于金色白，遂以白为正色，而不悟唇色之必不当皓白。此岂是明医之言，且谓白而泽者吉，更非生理之真。拘执五行，而造此谬说，仲阳明哲，何竟若是！宜为删之，免留贤者之玷。

第十一节 心 热

观其睡，口中气温；或合面睡，及上窜咬牙，皆心热也。导赤散主之。

心气热，则心胸亦热，欲言不能，而有就冷之意，故合面卧。

【笺正】睡中口气甚热，当为胃火有余之征。上窜，盖指目之上视而言，则内热火升，气

〔1〕 骇(xiè 谢) 惊骇。

血上湧，行将有冲激脑经，惊搐之变矣。咬牙多实热之症，亦肝火及脾胃郁热使然。仲阳概以为心热，似尚不甚贴切。惟导赤散清火泄热，导之下降，以治诸症，固无不可。

心胸有热，合面而睡，所以就冷，其理颇确。然数月之孩，不能自动也。以此为辨证之法，似不甚妥。下条亦蹈此弊。

第十二节 心 实

心气实则气上下行涩。合卧则气不能通，故喜仰卧，则气得上下通也。泻心汤主之。

第十三节 肾 虚

儿本虚怯，由胎气不成，则神不足。目中白睛多，其颅即解，面色皤白，此皆难养，纵长不过八八之数。若恣色欲多，不及四旬而亡。或有因病而致肾虚者，非也。又肾气不足，则下窞，盖骨重，惟欲坠于下而缩身也。肾水，阴也，肾虚则畏明，皆宜补肾。地黄丸主之。

【笺正】白睛多而瞳神小，肾虚固也。解颅是大虚症，确皆先天不足，即投大补，亦必无及谓为难养，谁曰不然，然谓不过八八，不及四旬，则大不可解。若以年龄而言，八八已逾周甲，岂犹可与下窞等视。若曰，此是日数，则恣色欲多，明指成人而言，似此立论，大觉骇人。下窞骨重，亦颇费解。地黄丸补肾，向来每谓此是仲阳心法，然寿颐窃谓必非大补之药，说已见《沈氏女科辑要》所引本文方解之拙编。况此条乃先天极虚之候，是丸有何力量，而苓泽丹皮，清热渗利，于此证尤为不合。本条文义，甚多不顺，恐仲阳不当颠预至于此极。（附录解颅症治验）庚申秋季，有以解颅症来校就诊者，儿才二岁，顶巅之大，逾于七八龄童，囟门宽陷，润如两指，面唇惨白，毫无华色，头不能举，声嘶而直，不类儿啼，气营两惫，一望可知。苟非病本于有生之先，何以致此？询之则父逾大衍，母亦几及七七矣。似此根本竭蹶。纵有神丹，何能炼娲皇五色之石，以补到鸿蒙未闕之天。寿颐辞不能治，而乃母痛极欲号，则半百之龄，膝下因止此呱呱在抱耳。无已，令以鹿茸血片研末，每日饲以三四厘；外用古方封囟法，干姜细辛肉桂为末，热陈酒调敷囟门。止图敷衍过去，聊胜于无药应付，重伤二老之心。乃后月余，是儿复来，居然面色有华，笑啼活泼，项能举，颅稍敛。乃授以大补真阴，稍参温煦为煎剂，仍令日服鹿茸末二厘。虽此孩日久，有无变幻，必难预料。然就当时言之，不可谓非药力之扶持者也。

第十四节 面 上 证

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颊为肾。赤者热也，随证治之。

【笺正】此以上下左右中之部位，分属五脏，为察色辨症之一法。然有时可据，亦有时不可据。是当以其余之见症，合而参观，不可拘泥不化，颊与颧同。又唇口属脾，亦最有验。

第十五节 目 内 证

赤者心热，导赤散主之。

【笺正】目赤有外感之风热，有内郁之肝火。小儿初生数朝以至三五月，最多此候。则胎中蕴热，非三黄汤不可。仲阳但谓之心热，似未免拘泥五脏五色之说。但导赤散清火以通小便，使热有所泄，尚无大蔽，特未免失之太泛耳。

淡红者心虚热，生犀散主之。

【笺正】目红而色淡不甚，固是虚热。然治虚火者，无大寒直遏之理。法当养阴益液以涵藏之。生犀散方，药用犀角地骨，皆清实热之药，以治此症，殊未稳愜。

青者肝热，泻青丸主之；浅淡者补之。

【笺正】色青诚是肝家本色，脏气内动而色应于外。肝家横逆，气焰方张，故宜泻。然目色青者，未必皆实热。“青者肝热”四字已不甚妥，且泻青丸药用羌、防、川芎，升泄太过，更与肝气横逆之症不合。此是木气之太过，非外受之风邪。风药升散，反以益张其焰，用者不可不知更改。若青而浅淡，是为肝虚而本色外浮。补肝固宜，但须峻养肝肾真阴，必选温柔滋润之药。

黄者脾热，泻黄散主之。

【笺正】目黄是脾胃蕴湿积热之征，法当理湿清热，而通利小水。泻黄散防风为君，古人盖谓风行地上，则燥胜而湿除，然湿热为病，而概以风燥之药，助其鼓动，必有流弊。此必不可尽信古书者也。

无精光者肾虚，地黄丸主之。

【笺正】目无精光，肾虚著矣。然补肾总宜味厚填阴，而六味丸中有渗泄伤津之药，岂可竟谓是补肾上将。

第十六节 肝病胜肺

肝病秋见。（一作日晡）肝强胜肺，肺怯不能胜肝，当补脾肺、治肝。益脾者，母令子实故也。补脾，益黄散；治肝，泻青丸主之。

【笺正】肝病而发作于秋令肺金当旺之时，旺者不旺，而所不胜者反来相侮，肺虚甚矣！故当补肺，兼以扶脾，所以顾肺之母，庶几母荫及子。

第十七节 肺病胜肝

肺病春见。（一作早晨）肺胜肝，当补肾肝，治肺脏。肝怯者，受病也。补肝肾，地黄丸；治肺，泻白散主之。

【笺正】肺病而发作于春令肝木当旺之时，旺者不旺，而所胜者来相剋贼，肝虚何疑，故当补肝，且补肾以益肝之母。惟肝肾同法，本是乙癸同源，养毓真阴，以填根本，正不必泛言母子相生，至反空套。且补养肝肾之阴，必须峻与滋填，如《广笔记》之集灵膏，魏玉横之一贯煎类，始有效力可言。钱氏是书，只用六味丸，则丹皮、苓、泽，苦寒渗泄，药味不纯，岂可概认为是大补之品，而乃授庸俗以简陋之习，且开立斋、养葵辈囿固吞枣不辨真味之陋。滥觞之源，未始非仲阳千虑一失之弊也。

第十八节 肝 有 风

目连劄不搐，得心热则搐。治肝，泻青丸；治心，导赤散主之。

【笺正】劄，闪动也。此肝阳化风上凌，故目为之闪动。目闪抽搐，实皆脑神经病。详见下条。

第十九节 肝 有 热

目直视，不搐，得心热则搐。治肝，泻青丸；治心，导赤散主之。

【笺正】直视亦脑神经病。详下。

第二十节 肝 有 风 甚

身反折强直，不搐，心不受热也，当补肾治肝。补肾，地黄丸；治肝，泻青丸主之。

凡病或新或久，皆引肝风。风动而上于头目，目属肝，风入于目，上下左右如风吹，不轻不重，儿不能任，故目连劄也。若热入于目，牵其筋脉，两眦俱紧，不能转视，故目直也。若得心热，则搐，以其子母俱有实热，风火相搏故也。治肝，泻青丸；治心，导赤散主也。

【笺正】眼胞闪动，手足抽搐，目定直视，及反折强直等症，小儿病此，世俗无不知是惊风。喻嘉言欲以“热痰风惊”四字定名，谓因热生痰，因痰热而生风动惊。勘定病源，已视近世俗书，高出倍蓰^{〔1〕}。究之幼科惊搐，即是大人之内风类中，西国学者谓之血冲脑经。而《素问·调经论》篇，早有“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一节，良由内热既炽，气火上扬，冲激入脑，震动脑之神经，遂令知觉运动，顿失功用，无非阴虚于下，阳浮于上之病。在小儿之所以最多此病者，正以稚阴未充，其阳偏盛，气火上煽，激乱神经，尤为易易。中国医学，素未知有脑之神经，主宰此身之知觉运动。但见其目闪支掣，无端暴作，因谓风性善动，遂以风名。其实气火俱盛，本是肝阳，肝动生风，于理亦未始说不过去。但不知此之实在病情，尚关于脑神经之作用，则于肝动生风一层，亦复相隔一间。惟治此病者，苟能用平肝降火，息风潜摄之药，使其气血镇定，不复上扬，则脑经不受震撼，而诸恙即可平复。此即《素问》之所谓气反则生者。病情药理，亦皆符合。则喻氏“热痰风惊”四字，虽未确合神经之原理，然于临证治疗，必能桴应，亦可谓已参上乘之禅。惟此病之发，或为手足抽搐，或为角弓反张，或则目定口呆，牙关紧闭，或则目闪唇动，惊惕频仍，种种情况，随人各异，则以脑有神经，分布全体，耳目口舌，肩背四支，举凡此身之一切运动知觉，无一非脑神经为之主宰。而气血上冲，震撼之势，轻重不同，则脑经之病，随时各别。冲激其何部之神经，则一部分之功用顿失。所以或则知觉全泯，或则运动不仁，或为抽搐，或为强直，各有各病，无一雷同。苟能镇摄潜阳，降其上逆，则风自息而树自静。凡百病状，无不浪定涉平，顷刻相应。此神经感觉，本极迅速，倏然而动者，自可倏然而宁。能从根本着想，大处落墨，方是擒贼擒王手段，正不必分条辨证，支支节节而为之，反致游骑无归，

〔1〕 蓰(xǐ 洗)五倍。《集韵》：“蓰，物数也。五倍曰蓰。”

百难一效。所以古今之论类中者，非不费尽心机，各抒伟论，而纵有千方，卒无一验者，皆未识神经为病，有以致之。幼科惊风，共知难治，弊亦坐此。仲阳当时，固未知有所谓神经者。此条肝风肝热，欲以目动目定，与抽搐之症，分属心肝两脏，实是理想，不足为据，存而不论可也。即泻心、导赤、六味地黄等方，皆未免有笼统不切之弊。此古人之学，大辘椎轮^{〔1〕}，不适于今人之用者，亦不当求全责备于仲阳一人也。

第二十一节 惊 痫 发 搐

男发搐，目左视无声，右视有声；女发搐，目右视无声，左视有声，相胜故也。更有发时证。

【笺正】抽搐是脑神经病，左视右视，无声有声，皆神经受刺激而然，本无一定之理。仲阳以男女分左右视，而定其有声无声，在当时或据阅历而言。然所谓相胜者，所胜何在，其理难明，何以徵信？考是书中卷医案第一条，言之非不详尽。然谓男为阳而本发左，女为阴而本发右云云。试问何者为本，仍不可晓。又谓金来刑木，二脏相战，故有声。然则无声者，为二脏之不相战耶？要之脑经感触，或左或右，随感而应，有何理想可测。附会五行生剋，大是可嗤。所以近有倡议废除五行之说者，皆此类穿凿太过，有以贻之口实，此诚吾国医学之一大弊也。

第二十二节 早 晨 发 搐

因潮热，寅、卯、辰时，身体壮热，目上视，手足动摇，口内生热涎，项颈急。此肝旺，当补肾治肝也。补肾，地黄丸；治肝，泻青丸主之。

【笺正】此下四节，以发搐之时刻，分属肝心肺肾。以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戌亥属水而言，虽有是理，然不可泥，且未免穿凿附会之弊。惟就四条见症言之，前二条皆实火证，是为急惊，治宜清热泄火。后二条多虚寒证，近于慢惊，治当温补脾肾。仲阳所主数方，尚嫌泛而不切。且前二条皆痰热实证，六味地黄，更不相宜，此是心肝二脏，气火有余，何可漫引本脏气虚，补母及子之例！

第二十三节 日 午 发 搐 ^{〔2〕}

因潮热，巳、午、未时发搐，心神惊悸，目上视，白睛赤色，牙关紧，口内涎，手足动摇。此心旺也，当补肝治心。治心，导赤散、凉惊丸；补肝，地黄丸主之。

第二十四节 日 晚 发 搐

因潮热，申、酉、戌时不甚搐而喘，目微斜视，身体似热，睡露睛，手足冷，大便淡黄水。

〔1〕 大辘椎轮 大辘，大车；椎轮，以圆木的原始车子。谓大辘由椎轮而生，喻事物之进化也。

〔2〕 日午发搐 此条笺正原缺。

是肺旺，当补脾，治心肝。补脾，益黄散；治肝，泻青丸；治心，导赤散主之。

【笺正】此以申、酉、戌三时发搐，附会肺旺为病，而所述见证，多属虚寒。以无肝火实热，故不甚搐；以其倦怠无神，故目微斜视。曰身体似热者，虽似发热，而热亦不壮。睡中露睛者，脾肾两虚，无固摄之权也。手足冷者，真寒外露，行且发厥也。大便淡黄稀水，脾肾阳衰之泄利也。种种虚象，谓当补脾，而用益黄散之温湿，是也。然与肺旺何涉？虚则补母，古有明训，又岂有肺旺而补其母之理？疑当作肺虚，盖传写之误。然泻青、导赤，皆非此条诸症所宜，孰谓仲阳而能为此顛倒之语？盖是书之为妄人窜改者，固已不少矣。

第二十五节 晚间发搐

因潮热，亥、子、丑时不甚搐，而卧不稳，身体温壮，目睛紧斜视，喉中有痰，大便银褐色，乳食不消，多睡，不纳津液。当补脾，治心。补脾，益黄散；治心，导赤散、凉惊丸主之。

【笺正】此条见证，亦是虚寒慢惊，故宜温补之以益黄散。然宜于益黄者，必不宜于导赤散、凉惊丸。此何可牛驥同皁^{〔1〕}，泾渭不分者乎？又“不纳津液”四字，亦不可解。

第二十六节 伤风后发搐

伤风后得之，口中气出热，呵欠、顿闷，手足动摇，当发散，大青膏主之。小儿生本怯者，多此病也。

【笺正】小儿稚阴未充，伤风身热，颇有引动气火上升，发为惊搐者。此是伤风后之变证，非外风之能令抽搐。治法亦必以清热息风为主。若误认外风，再投升散，抱薪救火，为祸益烈。“发散”二字，大谬不然。且大青膏用天麻、青黛、竹黄等药，亦非发散之方。惟中有白附、乌蛇，性不纯粹，与证亦不甚合。钱谓小儿生本怯弱多此病，可见外感而致发搐，本是元阴薄弱，不胜气火燔灼，致有上冲激脑之变。如其真阴不虚，自能涵阳者，必不致此。则病情源委，仲阳固知之甚明，又岂有虚症而可投发散者耶？

第二十七节 伤食后发搐

伤食后得之，身体温，多唾，多睡，或吐不思食而发搐。当先定搐。搐退，白饼子下之，后服安神丸。

【笺正】伤食而为发搐，亦由壅滞不通，气上不下，乃有此变。是宜先去其滞，则地道通，气火自平，而脑神经可复。钱谓当先定搐，搐退而后可下。又不言定搐当用何法，未免先后倒置。须知既因食积而后致搐，则食不去，即搐不可定。白饼子虽是猛剂，然本为实证而设，所服无多，亦不为峻。

第二十八节 百日內发搐

真者不过两三次必死，假者发频不为重。真者内生惊痫，假者外伤风冷。盖以血气未

〔1〕 牛驥同皁 驥，马名；皁，喂牛马器具。牛驥同皁，谓牛马同槽，不伦不类。

实，不能胜任，乃发搐也。欲知假者，口中气出热也。治之可发散，大青膏主之，及用涂囟浴体法。

【笺正】小儿惊搐，病理皆同，本不随年齿长幼为区别。而仲阳必以百日内发搐特立一条者，良由阴阳俱稚，脑力极薄，一经震撼，多不可支。其证较剧，其治较难。试观甫生一二月之婴孩，此患者必多不起，其故可思。钱谓血气未实，不能胜任，固已一言说尽，勘透真情。须知此证皆是内因，何有真假可分。仲阳乃以外伤风冷并论，终是未知脑神经为病，致有此疑是疑非，穿凿不切之说。要之惊搐一症，必无发散可愈之事，且大青膏亦非发散之药，而涂囟浴体二方，亦俱不合病情，未可妄试。

第二十九节 急 惊

因闻大声，或大惊而发搐，发过则如故，此无阴也。当下之，利惊丸主之。

【笺正】急惊抽搐，其原因于肝火陡动，气血上冲，震扰脑经，猝生变动，良由气火俱盛，是以病发极暴。大声大惊，尚是借端。钱谓无阴，盖言其孤阳偏旺之意。在当时未知有神经为病，而能识是有阳无阴，正与《素问》所谓气上不下，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诸条，彼此符合。可知至理自在人间，识见有真，说理固自不谬。钱谓当下，原是为下行为顺，使其气火不冲而惊搐可已，确为治此症之不二法门，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1〕}。“当下”二字，学者不可粗心略过，须知顺气降火，开痰潜阳等药，无一非下字正义，亦不专指利惊丸中之牵牛一味。若必谓大黄芒硝，牵牛巴霜，方是下剂，则笨伯矣。

小儿急惊者，本因热生于心，身热面赤引饮，口中气热，大小便黄赤，剧则搐也。盖热甚则风生，风属肝，此阳盛阴虚也，故利惊丸主之，以除其痰热。不可与巴豆，及温药大下之，恐蓄虚热不消也。小儿热痰客于心胃，因闻声非常，则动而惊搐矣。若热极，虽不因闻声及惊，亦自发搐。

【笺正】古人皆未知脑有神经，故仲阳止谓急惊热生于心。要之气火升腾，病情病理，章章可据，仲阳固亦明知之。急惊兼症，未有不现阳升之状，热盛风生，上激入脑，其势迅疾。阳盛阴虚四字，悬之国门，必不能增损一字。其症之多有痰涎蟠踞者，正以气火俱盛，挟其胸中固有之浊涎，随而上涌。须知痰是有形，而无形之气火，尤为猛烈。一经攻下，则无形之气，有形之痰，顷刻下坠，无不捷效之理。惟是阳症，故谆谆以温下为大戒。仲阳又谓热极则不闻大声，不受惊恐，而亦自搐，正惟气火陡动，倏尔升腾，并无假乎外来之感触，颇能说明神经所以受激之理。认证极真，说理极确，真不愧儿科圣手。

第三十节 慢 惊

因病后，或吐泻，脾胃虚损。遍身冷，口鼻气出亦冷，手足时痠痲，昏睡，睡露睛。此无阳也，括萎汤主之。

【笺正】急惊纯是实热，慢惊纯是虚寒，良由脾肾阴阳两衰，脱绝于下，而浊阴之气，亦

〔1〕 无等等咒 佛教用语，出《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意为无有何等之法，可与齐等，亦即最好的方法。

复上升,冲激入脑,震动神经,而为抽搐。但其气已微,纵能激动,亦是无力,故抽掣搐搦之势必缓缓震动,毫不暴烈。此慢惊所以命名之义。钱谓因于病后,或吐泻之后,脾肾阴阳,皆已惫极,故慢惊兼症,无一不露虚寒疲惫之形。所谓无阳者,实是阴阳两竭之候。故此症治法,非大温大补,不能回黎谷之春。不仅温煦温和,可以有效。此惟乾隆末年武进樊在田之《福幼编》,论证极清,用药最当。仲阳所主之括萎丸,则所谓大辘椎轮,古之模型,不适今人之用。或谓慢惊既亦是气血之上冲脑经,则尚属浮阳,何以见症纯阴,而无一毫阳焰气象?且既属气血上升,何以投之温剂而亦能桴应。寿颐谓此是脾肾真阳已竭,阴寒之气,上冲入脑,虽亦是神经为之震动,而彼为阳热上乘,此是阴气上激,见证显然,确有可据。病情实是天渊,而所以上冲扰脑之理则一。故知觉运动,亦能陡然失其常度,或为抽搐痙痙,或为角弓反张。慢惊见症,颇似与急惊无别,但以牵掣形态之急遽息缓,有力无力为辨。而其他见症,及色泽脉舌,更是绝然不同。盖与西学家之所谓脑贫血者相近。凡大人之内风类中,闭者多属实热,脱者多属虚寒,病情极端相反。而其昏瞽无知,不遂不仁等症,固皆无异,其理亦复如是。拙著《中风斟论》,已详言之矣。

凡急慢惊,阴阳异症,切宜辨而治之。急惊合凉泻,慢惊合温补,世间俗方,多不分别,误小儿甚多。又小儿伤于风冷,病吐泻,医谓脾虚,以温补之,不已;复以凉药治之,又不已,谓之本伤风,医乱攻之,因脾气即虚,内不能散,外不能解,至十余日,其症多睡露睛,身温,风在脾胃,故大便不聚而为泻。当去脾间风,风退则利止,宣风散主之。后用使君子丸补其胃。亦有诸吐利久不差者,脾虚生风而成慢惊。

【笺正】急惊慢惊,一虚一实,一热一寒,相去天渊。今市肆通行幼科丸子,其市招辄曰治急慢惊风,则二症必无一可治,误人最厉。观仲阳辨症,何等明白,而已有俗方不别之论。可知市廛恶习,由来甚久,固不自近日始矣。小儿伤于风冷以下云云,是述当时俗医误治,以致变为慢惊之病因。但风在脾胃,大便为泻一说,尚是古人理想。风乃外淫,如果深入腑脏,必无独在一腑一脏之理。此误认惊风为外感之风,见其兼有脾虚之症,乃为是附会,实属古人之愚,无可为讳。究竟此之牵掣抽搐并非风动,况乎露睛泄泻,脾阳伤矣。宣风散中有槟榔牵牛,胡可重虚其虚?此宜为仲阳纠正者,不可如涂涂附。总之既有多睡露睛,大便泄泻等症,无不以温补脾肾为急。

第三十一节 五 癇

凡治五癇,皆随脏治之,每脏各有一兽,并五色丸治其病也。

【笺正】癇即是癲。《素问》谓之颠疾,以气上不下,聚于顶颠,冲激脑经而然。古人命名,洞瞩病理,本极精当。字亦作瘕,《玉篇》:“瘕,都贤切,狂也。又癇小儿瘕病。《千金》引徐嗣伯风眩论,谓痰热相感而动风,风火相乱则闷瞽,故谓之风眩。大人曰癲,小儿则为癇,其实则一云云。《巢氏病源》亦曰,十岁以上为癲,十岁以下为癇,是颠癇颠狂之病,六朝以前,未尝不知病在于脑。《千金方》有紫石散,治大人风引,小儿惊癇痙痙,日数十发,医所不疗者。药用龙骨、牡蛎、滑石、石膏、寒水石、赤白石脂、紫石英,重以镇之,定其气血之上升,其法最古。《外台》则作崔氏紫石汤(此方即今本《金匱》附方之风引汤。龙牡之外,用石药六物,以治气上不下,极是对症。惟方中有干姜桂枝二味,甚不可解。)徐嗣伯亦谓此方治癲癇,万无不愈。可知近贤张伯龙以潜阳镇逆之法,治内风类中,本有师承,非其独创奇僻。惜

乎宋金以降，不复知癰痈即顶巔之巔，遂有五癰五兽，分属五脏之说。观《病源》五癰，尚不以五脏立论，《外台》癰痈门中亦无此说，则钱氏所谓五脏各有一兽云云，鄙俗之见，犹出唐人以后。但治以五色丸为主，硃砂、铅、汞、雄黄、真珠为丸，又以金银汤下药，一派镇坠，下气压痰，颇合颠疾之义。《千金》疗风癰方，亦用龙骨、龙齿、铁精，《古今录验》治五癰有铁精散、雄黄丸，无不同符合撰。（二方皆见《外台》，其雄黄丸方，为铅丹、真珠、雄黄、水银、雌黄、丹砂，即是钱氏此书之五色丸。惟铅丹与铅为异。然《外台》于铅丹下注“熬成屑”三字，则铅丹本不须熬而后成屑者，可知《外台》“丹”字原属衍文。且于雌黄之下，注云“一本无”，则其方实与钱氏并无小异）合而观之，知痈为脑神经病，灼然无疑，又何必强以五脏，妄为分别。且治法既同，尤可见分脏论症，穿凿附会，可鄙可嗤，本无实在理由可说者也。

犬癰：反折，上窜，犬叫，肝也。

羊癰：目瞪，吐舌，羊叫，心也。

牛癰：目直视，腹满，牛叫，脾也。

鸡癰：惊跳，反折，手纵，鸣叫，肺也。

猪癰：如尸，吐沫，猪叫，肾也。

五癰重者死，病后甚者亦死。

第三十二节 疮 疹 候

面燥，腮赤，目胞亦赤，呵欠，顿闷，乍凉乍热，咳嗽，嚏喷，手足稍冷，夜卧惊悸，多睡，并疮疹证，此天行之病也。惟用温凉药治之，不可妄下，及妄攻发，受风冷。

【笺正】疮即今之所谓痘；疹即今之所谓麻，吾吴谓之痧子，甬人谓之瘡子。此以天行之厉气而言。风湿外袭，肺胃首当其冲。咳嗽嚏喷是肺病，面燥腮赤是胃热，呵欠亦肺胃病，目赤是肝脾热。手足稍冷者，指尖冷也。惊悸是心肝热，多睡是脾热。所谓用温凉药治之者，盖有虚寒证，止宜温养；有实热证，止宜清凉。不可投大辛热太苦寒之剂，极于一偏也。妄下则虚其里，每致内陷；妄发则虚其表，愈增毒焰，故仲阳悬为厉禁。不可受风冷者，痘疹皆以发泄为主，宜透达不宜遏抑。若风冷外束，发泄不透，变证蜂起，多致不治。三者之害，皆极危险。示以禁约，不独医者必当守此规矩，凡为父母者，亦不可不知。

五脏各有一证：肝脏水疱，肺脏脓疱，心脏斑，脾脏疹，归肾变黑。

【笺正】此分五脏，其证不甚可解，即其名亦颇庸俗。盖当时俗见，妄为分析，其义殊不可言。而近年种牛痘法，盛行于时，最为简便，且无流弊。旧法种痘，几为广陵散。是以寿颐治医三十年，痘症极少经验，不敢谬加评鹭^{〔1〕}，始付阙疑，以俟能者。归肾变黑，则肾水涸而相火炽，有焦枯瘡陷之危，是宜大剂沃焦救焚，养水以滋阴液。

惟斑疹病后或发痢，余疮难发痢矣。木胜脾，木归心故也。若凉惊用凉惊丸；温惊用粉红丸。

【笺正】痘后阴伤，虚火上扰，痢之与惊，亦所时有。钱谓惟斑疹后发痢，亦所难详，木胜脾，木归心云云，此附五行，陈腐可鄙。而凉惊丸、粉红丸，皆是清凉之剂，何以分治凉惊、温惊二证，尤所不解。盖传写者或有讹误矣。

〔1〕 鹭(zhū 质) 定。《集韵》：“鹭，一曰定也。”

小兒在胎十月，食五臟血移，生下則其毒當出。故瘡疹之狀，皆五臟之液：肝主汨，肺主涕，心主血，脾為褻血。其瘡出有五名：肝為水疱，以汨出如水，其色青小；肺為膿疱，以涕稠濁，色白而大；心為斑，主心血，色赤而小，次于水疱；脾為疹，小次斑瘡，其主褻血，故赤色黃淺也。涕汨出多，故膿疱水疱皆大；血營于內，所出不多，故斑疹皆小也。病瘡者，涕汨俱少，譬胞中容水，水去則瘦故也。

【箋正】痘瘡是先天熱毒，誰曰不然，而乃曰在胎十月，食五臟血移，庸愚之見，太覺可嗤。抑知兒未誕生，本無需食，何論其移與不移。五臟分證，未必確當，且辭句又皆不甚了了，本無研究可言，是當存而不論。

始發潮熱，三日以上，熱運入皮膚，即發瘡疹，而不甚多者，熱留腠理之間故也。潮熱隨臟出，如早食潮熱不已，為水疱之類也。

【箋正】此節文義，亦不條暢，存而不論可也。

痘疹始出之時，五臟証見，惟腎無候，但見平証耳，尻涼、耳涼是也。尻耳俱屬於腎，其居北方，主冷也。若瘡黑陷，而耳尻反熱者，為逆也。若用百祥丸、牛李膏各三服不愈者，死病也。

【箋正】痘發之先，身必發熱，耳涼尻涼，是腎不受熱之征，庶為順候。若痘瘡黑陷，而耳尻皆熱，則腎臟熱熾，相火燔灼，故主以百祥丸之大戟一味，瀉腎家相火實熱。

凡瘡疹若出，辨視輕重。若一發便出盡者，必重也；瘡夾疹者，半輕半重也；出稀者輕，外黑里赤者，微重也；外白里黑者，大重也；瘡端里黑點如針孔者，勢劇也；青干紫陷，昏睡，汗出不止，煩躁熱渴，腹脹，喘喘，大小便不通者，困也。凡瘡疹當乳母慎口，不可令飢，及受風冷。必歸腎而變黑，難治也。

【箋正】痘症發熱，而見點極速，多屬極危極險之候。良由毒焰太盛，故發之暴，无不遍身密佈，泄盡真元，卒于不治。內外微紅者，火陷尚微，故為輕症。外黑內赤者，外虽熱熾，而根本之血液尚充，故為重症中之較輕症。外白內黑，則根本之血液已變，宁非危候？若黑點有如針孔，是為焦陷，毒勢甚盛，而血液不繼，不能外達，凶險何如？青干紫陷昏睡以下至二便不通等症，无非毒有余而陰津不足，无以化漿透達，尽是危候。此條辨症，虽止寥寥數言，而虛實夷險，已為指示南針，樹之正鵠，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因端循緒，學者其亦可以舉隅反三矣。外受風冷，何以必歸腎變黑？蓋痘瘡本是胎中所郁之熱毒，必以透泄為順，閉塞為逆。如痘將發而外有風冷束之，則皮毛之氣，窒塞不通，痘毒又何從透達？勢必愈遏而毒焰愈熾，所以變黑難治。下條所謂盛寒歸腎變黑者，亦即此理。

有大熱者，當利小便；有小熱者，宜解毒。若黑紫干陷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慎初下。更看時月輕重：大抵瘡疹屬陽，出則為順，故春夏病為順，秋冬病為逆；冬月腎旺，又盛寒，病多歸腎變黑。又當辨春膿疱，夏黑陷，秋斑子，冬疹子，亦不順也，虽病重犹十活四五。黑者无問何時，十難救一。其候或寒戰噤牙，或身黃腫紫，宜急以百祥丸下之。复惡寒不已，身冷出汗，耳尻反熱者，死病也。何以然？腎氣大旺，脾虛不能制故也。下后身熱气温，欲飲水者可治，以脾土勝腎，寒去而溫熱也。治之宜解毒，不可妄下，妄下則內虛，多歸于腎。若能食而癰頭焦起，或未黑而喘實者，可下之。身熱煩渴，腹滿而喘，大小便澀，面赤悶亂，大吐，此當利小便；不差者，宣風散下之。若五七日癰不焦，是內發熱，熱氣蒸于皮中，故瘡

不得焦痂也，宜宣风散导之，用生犀磨汁解之，使热不生，必著痂矣。

【笺正】大热在里，法宜泄导。仲阳惟恐误下里虚，致令内陷，故最谨慎。但内热而谓当利小便，则殊不然。淡渗利水，津液益耗，反以增其热壅。此仲阳之误会，未可盲从。疮疹属阳，总以开宣透发为顺。春夏气升，易于开泄；秋冬气降，易于凝闭。是以春夏为顺，秋冬为逆。其身冷而耳尻反热者，正以腠理不开，而肾肝热壅，数多危候。钱谓肾旺而脾虚不能制，甚非真旨。须知耳尻发热，乃是肾家相火之旺，火既偏旺，真水受灼，肾阴已承其弊，而乃反谓之脾不能制。拘拘于五脏五行，惯说生尅呆语，而不顾症情之实在，此宋金元明医家之大弊，仲阳盖亦未能免俗矣。

疮疹由内相胜也，惟斑疹能作搐。疹为脾所生，脾虚而肝旺乘之。木来胜土，热气相击，动于心神，心喜为热，神气不安，因搐成痫。斑为心所生，心生热，热则生风，风属于肝，二脏相搏，风火相争，故发搐也。治之当泻心肝，补其母，括萎汤主之。

【笺正】抽搐是神经为病。然谓其生热生风，风火相争，于理亦尚不谬。此虽附会五行胜负，子母相生，必不可拘泥不化。要知古人之学，大率如此，尚不足为仲阳病也。

疮黑而忽泻便脓血，并痂皮者顺；水谷不消者逆。何以然？且疮黑属肾，脾气本强，或旧服补脾药，脾气得实，肾虽用事，脾可制之。今疮入腹为脓血及连痂皮得出，是脾强肾退，即病出而安也。米谷及泻乳不化者，脾虚不能制肾，故自泄也，此必难治。

【笺正】此之疮黑，以肾脏实热，而痘为之紫黑，是大实症，本当下之，非黑陷不可治之黑，故得泻便脓血。热有所泻，转逆为顺，痘自结痂。若泄泻而水谷不消，是其脾肾本虚，则痘疮之黑，非实热之黑，而为虚陷之黑。所以大腑不实，完谷不化，已是绝症，故谓之逆。本文所谓脾实制肾云云，附会五行生尅，却非此中真理。又谓疮入腹为脓血，已极可笑；又曰及连痂皮得出，更不可解，岂传写有讹误，或妄人有窜入耶？米谷乳食不化，本属脾肾两虚之候，岂独脾虚，而谓不能制肾，亦觉所见太浅，仲阳或不至此。

第三十三节 伤 风

昏睡，口中气热，呵欠，顿闷，当发散，与大青膏，解不散，有下证，当下，大黄丸主之。大饮水不止而善食者，可微下。余不可下也。

【笺正】此言外感发热之症治。病见外因，疏而散之，本无不可。但钱氏大青膏方，却无疏散之药，大不可解。岂方末有薄荷水化服一句，已足尽发散之力耶。若言今人治法，则用桑叶、牛蒡、蒺藜、象贝、荆芥、薄荷等足矣。又言大饮水不止而善食者，可微下，余不可下。正以稚龄脏腑未充，不见内实确证，不宜轻用泻药，可见仲阳立法之慎。

第三十四节 伤风手足冷

脾脏怯也，当和脾，后发散。和脾，益黄散；发散，大青膏主之。

【笺正】伤风本当身热，而反手足冷，是真阳之气不充。宜用补脾者，脾主四肢，四末独冷，则脾气虚馁可知。然此非发散之症，而大青膏又非发散之药，究竟何故而错误至此，真不可解。

第三十五节 伤风自利

脾脏虚怯也，当补脾，益黄散；发散，大青膏主之。未差，调中丸主之。有下证，大黄丸主之，下后服温惊丸。

【笺正】伤风原是外感，不当大便自利。若见利下，非脾土虚寒而何，钱氏益黄散，中有丁香、诃子，本为温涩之法，是脾虚滑利之主剂。调中即仲景之理中，温补脾脏。视益黄散之不用参术者，固是进一步治法。又谓有下症者用下法，则既自利矣，中气必虚，何以复有可下之症？殊与上文不能自贯。近人论温病，有热结旁流一候，虽下清水，而肠有燥屎，不能自下，当用下法。小儿伤风，说不到有此一症，则仲阳之意，决非热结旁流可知。且温惊丸中有胆星、竹黄、龙脑，亦非下后必用之法。大青膏总是文不对题；而有下证以后十四字，又必大有错误，必不能与上文联属，并作一条。

第三十六节 伤风腹胀

脾脏虚也，当补脾，必不喘后发散，仍补脾也。去胀，塌气丸主之；发散，大青膏主之。

【笺正】小儿腹胀，最多食滞不化。痞积腹膨，未必皆是虚寒。凡胀之虚实寒热，当以所见症状辨之，不能只言“腹胀”二字，笼统论治。乃谓尽属脾虚，必当补脾，殊觉未确。塌气丸胡椒为君，可以治虚寒。若是痞积，则属实热，万不可用。此条辨证，大是颠预，当非仲阳手笔。

第三十七节 伤风兼脏

兼心则惊悸。

【笺正】郁热太盛，气上冲脑，扰其神经，则为惊悸。此不可认为心脏病，仅与清心，必无效果。

兼肺，则闷乱、喘息、哽气、长出气、嗽。

【笺正】风邪外感，肺必首当其冲。以肺司呼吸，风寒风热，皆是口鼻吸入之气，故必先受其病。且肺主皮毛，外感在表，皮毛受感，亦内通于肺，故伤风多见肺病。此虽不独小儿为然，但小儿生长未充，肺尤娇弱，故感邪更为易易。

兼肾则畏明。

【笺正】此肾气不足之证。说已见前。

各随补母，脏虚见故也。

【笺正】仲阳意中，盖谓上之三条，皆是脏虚见证，宜随证以补其母气。寿颐则谓惊悸补肝，已不甚妥。若肺病一条，多是实证，更不可补脾。惟畏明一条，确是肾虚，然宜补肾阴。若曰补肾母之肺，其能免隔靴搔痒之讥乎！此书每拘泥子母相生，虚则补母，实则泻子之通套话头，陈陈相因，令人欲呕，可谓食古不化。

第三十八节 伤风下后余热

以药下之太过，胃中虚热，饮水无力也。当生胃中津液，多服白术散。

【笺正】既下之后，胃津伤矣，虽有余热，亦是虚热，不宜过投凉剂。钱氏七味白术散，扶脾胃而生津液，合芳香之气以振动之，最是平补中州之良剂。小儿阴阳俱弱，以此安和中气，而鼓舞其清阳，居中而驭四旁，大有六轡在手，一尘不惊之态，此仲阳方中之上乘禅也。

第三十九节 伤寒疮疹同异

伤寒，男，体重，面黄；女，面赤，喘急，憎寒。各口中气热，呵欠顿闷，项急也。疮疹则腮赤，燥，多喷嚏，悸动，昏倦，四肢冷也。伤寒，当发散之。治疮疹，行温平之功，有大热者解毒。余见前说。

【笺正】伤寒发热，痘疹亦发热，外形相似，故特辨其同异，以为临证之正鹄。伤寒之热，自表而入，故面色纯赤，是为阳明经热之证；痘疹之热，自里而出，故两颧独赤，是为肾家内热之征。伤寒是寒邪外来，故肺气闭塞而喘急；痘疹是胎热外泄，故肺气冲动而喷嚏。即此已可辨明外因内因之大纲，则发热同，而所以发热之原，大有不同，庶几泾渭皎然，可无混淆误治之弊。但所谓伤寒男则面黄，女则面赤，殊不甚确，其理亦所未详，不可强解。又所谓温平之功一句，亦不了了，疑有误字。

第四十节 初生三日內吐泻壮热

不思乳食，大便乳食不消，或白色，是伤食。当下之，后和胃。下用白饼子，和胃用益黄散主之。

【笺正】不食而大便乳食不消，且便色白，明是中虚无消化之权。虽是伤食，必不宜于下法。且初生三日之内，胎中之热方炽，大便恒黑秽稠粘。吾乡习惯，必用清热通腑药汁，少少饲之，使黑粪解尽，见黄色为度，不当有大便色白之虚寒症。况乎初生之始，饮乳无多，何遽伤食，未免大有可疑。寿颐意三日之内，胎热未泄，下之以解其胎毒，本是正理；既下而即顾其脾胃，不令大伤，于法亦合。恐上半节或有传讹，当付阙疑。

第四十一节 初生三日以上至十日吐泻身温凉

不思乳食，大便青白色，乳食不消，此上实下虚也。更有兼见证，肺睡露睛、喘气；心惊悸、饮水；脾困倦、饶睡；肝呵欠、顿闷；肾不语、畏明。当泻，见儿兼脏。补脾，益黄散主之。此二证，多病于秋夏也。

【笺正】既生三日以上至十日，而上吐下泻，其身或温或凉，所泻之色，或青或白，乳不能消，脾胃虚寒，无以司化物之功，补脾宜也。若更兼五脏虚证，似更当兼补其所见之虚。不能仅以益黄一方，作为统治。则末段或尚有阙文。且“当泻见儿兼脏”六字，亦不可解。盖是书之脱佚讹误，亦已多矣。

第四十二节 初生吐下

初生下，拭掠儿口中秽恶不尽，咽入喉中故吐，木瓜丸主之。凡初生，急须拭掠口中令净。若啼声一发，则咽下，多生诸病。

【笺正】儿在胞中，先天蕴热，故口中所含者秽垢。初生之时，啼声未出，拭而去之，弗令入腹，必少胎毒诸症。木瓜丸，周本无之，澄之据聚珍本附入。木瓜之“瓜”字，周刻本作“菰”，乃《说文》之所谓彫胡，非此物。兹从武英殿聚珍版本。

第四十三节 伤风吐泻身温

乍凉乍热，睡多，气粗，大便黄白色，呕吐乳食不消，时咳嗽，更有五脏兼见证，当煎入脏君臣药，化大青膏，后服益黄散。如先曾下，或无下证，慎不可下也。此乃脾肺受寒，不能入食也。

【笺正】外伤风寒，而大便黄白，吐乳不消，脾胃虚寒可知，故宜益黄散。既已上吐下泻，必无更下之理。仲阳谆谆以慎不可下为戒，盖恐误认伤食而更授消克也。

第四十四节 伤风吐泻身热

多睡，能食乳，饮水不止，吐痰，大便黄水，此为胃虚热渴吐泻也。当生胃中津液，以止其渴，止后用发散药。止渴多服白术散；发散大青膏主之。

【笺正】热甚而渴，津液耗矣。况吐泻之后，脾胃必伤，嗜卧亦脾阳不振，七味白术散最合。

第四十五节 伤风吐泻身凉

吐沫，泻青白色，闷乱不渴，哽气，长出气，睡露睛，此伤风荏苒轻怯，因成吐泻。当补脾，后发散。补脾，益黄散；发散，大青膏主之。此二症多病于春冬也。

【笺正】身凉不热，上则吐沫，下则泄利青白，纯是虚寒见证。况有不渴气哽，睡则露睛之虚症可据耶，补脾是矣。大青膏终不可解。

第四十六节 风温潮热壮热相似

潮热者，时间发热，时过即退，来日依时发热，此欲发惊也。壮热者，一向热而不已，甚至发惊痫也。风热者，身热而口中气热，有风症。温壮者，但温而不热也。

【笺正】稚龄真阴未充，其阳偏旺，热甚则气火升浮于上，故多发惊痫。末一句无谓。

第四十七节 肾怯失音相似

病吐泻及大病后，虽有声而不能言，又能咽药，此非失音，为肾怯，不能上接于阳故也。

当补肾，地黄丸主之。失音，乃猝病耳。

【笺正】此脾肾大虚而不能言，乃正气之馁，非音痞之不能出声，故宜补肾，然是大虚证，河间地黄饮之，庶几近之。仲阳止有六味，终未免病重药轻，至赵养葵而直以六味统治百病，虽极可笑，然不可谓非此集之开其先路。孔子恶作俑者，正为此耳。

第四十八节 黄 相 似

身皮目皆黄者，黄病也。身痛，膊背强，大小便涩，一身尽黄，面目指爪皆黄，小便如屋尘色，着物皆黄，渴者难治，此黄疸也。二证多病于大病后。别有一证，不因病后，身微黄者，胃热也。大人亦同。又有面黄，腹大，食土，渴者，脾疳也。又有自生而黄者，胆疸也。古书云：诸疸皆热，色深黄者是也；若淡黄兼白者，胃怯胃不和也。

【笺正】此以黄疸、黄病，分为二候，不甚可解；且亦未尝分得明白。渴者难治，以黄是湿热，湿滞脾胃，不当渴饮。且治黄必利小便，而后湿有所泄。如果渴饮，则不能再为利水，以重伤其液，故曰难治。然黄病多起于暴，是为实热；而乃曰多起于大病后，则指虚黄而言。然非凡病黄者，皆是虚证。岂仲阳专以脾虚气陷，面色萎黄者言之耶？然萎黄之黄，与湿热之黄，一虚一实，证治绝不相同，此岂可浑浑言之，本节殊未了了。其胃热一层，则即湿热黄疸之实症。胀大之疳，则正虚而邪实也。其淡黄兼白一层，则即萎黄之虚证。此节诸黄，或虚或实，各各有别。仲阳之言，太嫌含混，未为尽善。

第四十九节 夏 秋 吐 泻

五月十五日以后吐泻，身壮热，此热也。小儿脏腑十分中九分热也。或因伤热乳食，吐乳不消，泻深黄色，玉露散主之。

六月十五日以后吐泻，身温，似热，脏腑六分热，四分冷也。吐呕，乳食不消，泻黄白色，似渴，或食乳或不食乳。食前少服益黄散；食后多服玉露散。

七月七日以后吐泻，身温凉，三分热七分冷也。不能食乳，多似睡，闷乱，硬气，长出气，睡露睛，唇白多哕，欲大便，不渴。食前多服益黄散；食后少服玉露散。

八月十五日以后吐泻，身冷，无阳也。不能食乳，干哕，泻青褐水。当补脾，益黄散主之。不可下也。

【笺正】此四节据时令以定吐泻之或寒或热，太嫌呆板，不可为训。凡病皆当以见症分别寒热虚实，断无执时节以论治之理。而所谓几分热几分冷，尤其胶柱鼓瑟，必非确论。

第五十节 吐 乳

吐乳，泻黄，伤热也；吐乳，泻清，伤冷乳也。皆当下。

【笺正】泻黄或有实热证，青泻则有虚有实，是当以其余之见症，分别论治。概谓当下，必不尽然。伤热伤冷之说，亦嫌凿足适履。

第五十一节 虚 羸

脾胃不和，不能食乳，致肌瘦。亦因大病或吐泻后，脾胃尚弱，不能传化谷气也。有冷者，时时下利，唇口青白；有热者，温壮身热，肌肉微黄。此冷热虚羸也。冷者，木香丸主之。夏月不可服，如有证则少服之。热者，胡黄连丸主之。冬月不可服，如有证则少服之。

【笺正】虚寒虚热，分证甚明，而归源于脾胃为病，实是确论。但木香丸、胡黄连丸二方，皆治痞积腹大，非虚羸主药。岂仲阳之所谓虚羸，专以痞积一症言之耶？则此节殊未说明。且木香丸亦非能治冷症，更不可解。此恐传抄失真，读者不可不辨真味。

第五十二节 咳 嗽

夫嗽者，肺感微寒，八九月间，肺气大旺，病嗽者，其病必实，非久病也，其证面赤，痰盛，身热，法当以葶苈丸下之，若久者，不可下也；十一月、十二月嗽者，乃伤风嗽也，风从背脊第三椎肺俞穴入也，当以麻黄汤汗之。有热证，面赤，饮水，涎热，咽喉不利者，宜兼甘桔汤治之；若五七月间，其证身热，痰盛，唾粘者，以褊银丸下之。有肺盛者，咳而后喘，面肿，欲饮水，有不饮水者，其身即热，以泻白散泻之。若伤风咳嗽五七日，无热证而但嗽者，亦葶苈丸下之，后用化痰药。有肺虚者，咳而哽气，时时长出气，喉中有声，此久病也，以阿胶散补之。痰盛者，先实脾，后以褊银丸微下之，涎退即补肺，补肺如上法。有嗽而吐水，或青绿水者，以百祥丸下之。有嗽而吐痰涎，乳食者，以白饼子下之。有嗽而咯脓血者，乃肺热，食后服甘桔汤。久嗽者，肺亡津液，阿胶散补之。咳而痰实，不甚喘，而面赤，时饮水者，可褊银丸下之。治嗽大法：盛即下之，久则补之，更量虚实，以意增损。

【笺正】咳嗽一症，病因最多，必谓随时令而迁移，殊是不确。然论肺实证，谓面赤，痰盛，身热，又谓非久病，则叙述见症，确切无疑，故宜葶苈丸。冬月伤风之咳，肺气必闭，故宜麻黄开肺气而发皮毛。其余分别虚实，所主药方，颇为简当。但甘桔汤主治咽喉不利，尚是拘泥古方。须知痰窒忌甘，则桔梗虽能泄降，犹嫌力薄，此必以开泄壅塞为第一义。所谓肺盛咳喘面肿，即肺实闭塞，气壅使然，宜量度风寒风热，分别用药。泻白散只可以治热壅，如是寒饮肺闭，误与桑皮地骨，沉降遏抑，则落井下石之祸也。今之俗医，类多此误，且不独桑皮不可妄用，即桑叶亦禀秋冬降气，寒邪作咳，亦当知戒，况其面目浮肿，肺气极闭者乎？喉中痰声，大有实证，岂可不辨，概用阿胶。

第五十三节 诸 疳

疳在内，目肿，腹胀，利色无常，或沫清白，渐瘦弱，此冷证也。

【笺正】小儿之疳，即大人之虚劳。五脏虚证，皆谓之疳，故有五疳之称，然惟脾胃病最多。则幼孩嗜食，往往过度，能容而不能化，驯致腹胀如蛛，消瘦骨立，多由父母溺爱，唯求其能食之祸。此节以虚寒言之，胀而利下，色青或白，或止有白沫，绝是脾阳失司之候。治宜理中，甚者必加附子，而辅以消积行气之药，庶为近之。

疳在外，鼻下赤烂，目燥，鼻头上有疮，不著痂，渐绕耳生疮。治鼻疮烂，兰香散主之；诸

疮，白粉散主之。

【笺正】此则疳之发于外者，良由肺胃热炽，故疮发于鼻头鼻下。其绕耳生疮者，多在耳后折缝间，后世谓之璇耳疮，属少阳经之热，痛痒流水，最为难愈，宜内清少阳之火，外敷止痒收湿之药。此虽外证，然皆由诸经蕴热而生。兰香散、白粉散，俱用轻粉，止痒杀虫，诚是外科之佳方。然精于疡科者，则别有灵验药粉。拙编《外科纲要》下卷，可参观也。

肝疳，白膜遮睛，当补肝，地黄丸主之。

【笺正】此肝肾阴虚，而虚火上炎。内服药物，固宜滋养肝肾真阴，而兼之以化瘀退翳；且须外用消翳点药。但病已顽固，极不易效，而乃以六味地黄，作为通用品，则竟同于赵养葵之翳陋，孰谓仲阳而至于此？

心疳，面黄颊赤，身壮热，当补心，安神丸主之。

【笺正】此火盛之症，故谓之心病，安神丸清润泄火，导热下行，虽曰补心，实是泻火之剂。

脾疳，体黄腹大，食泥土，当补脾，益黄散主之。

【笺正】腹大而嗜食泥土，是为癖积，且有虫也。法当扶脾健运，消积杀虫。益黄散温中行气，不可谓此症主剂。今西药有山道年，专攻虫积，为效颇捷。（市肆中盛行疳积糖，即山道年和糖所制。）国产药品则使君子、雷丸、鹤虱等物，杀虫皆验。而仲景之乌梅丸，苦辛合剂，真良法也。

肾疳，极瘦，身有疮疥，当补肾，地黄丸主之。

【笺正】此节太嫌浮泛，不可为训。

筋疳，泻血而瘦，当补肝，地黄丸主之。

【笺正】筋属肝，故曰当补肝。然泻血之病源，殊不一致，自当求其病因而治之。六味地黄，胡可统治各种泻血之证，庸陋之尤，何以仲阳竟至于此。

肺疳，气喘，口鼻生疮，当补脾，益黄散主之。

【笺正】此肺热之证，气喘固亦有肺火闭塞之一候，口鼻生疮，法宜清泄肺胃。益黄散乃温运脾虚之药，治此症甚非所宜，此盖徂于脾为肺母，以为补土生金之计，拘拘于虚则补其母之套语，而不顾病情之虚实寒热。仲阳何竟懵懵若是耶！

骨疳，喜卧冷也，当补肾，地黄丸主之。

【笺正】此骨蒸内热之候，故喜冷也，补肾是也，然必滋填肝肾真阴，大剂频投，或可有效。六味地黄，泛而不切，何能胜此重任！似此语气，庸劣鄙陋，可笑孰甚？

诸疳，皆依本脏补其母，及与治疳药。冷则木香丸；热则胡黄连丸主之。

【笺正】五脏分主五疳，虽是有理，然其实已不免于附会。若谓各依本脏补其母，浮泛肤浅，空套话头，奚能取效！胡黄连丸虽可治实热症，而木香丸中有槟榔、千金子，又岂可以治寒症！似此鄙陋简略，徒授庸医粗疏恶习。仲阳号为儿科圣手，不当浑浑至此。

疳皆脾胃病，亡津液之所作也。因大病或吐泻后，以药吐下，致脾胃虚弱，亡津液。且小儿病疳，皆愚医之所坏病。假如潮热，是一脏虚，一脏实，而内发虚热也。法当补母而泻本脏则愈。假令日中发潮热，是心虚热也。肝为心母，则宜先补肝，肝实而后泻心，心得母气则内平而潮热愈也。医见潮热，妄谓其实，乃以大黄、牙硝辈诸冷药利之。利既多矣，不能禁约，而津液内亡，即成疳也。又有病癖，其疾发作，寒热饮水，胁下有形硬痛。治癖之法，当渐消磨，医反以巴豆、硃砂辈下之。小儿易虚易实，下之既过，胃中津液耗损，渐令疳瘦。

【笺正】此谓痞皆脾胃之病，由伤津液而来，最是真谛。盖五痞形证，虽似分途，而其致病之源，止有两道：一为食物太杂不能消化，积滞多而生内热，则形日癰而腹日胀；一为攻伐太过，脾阴日伤，津液耗而生内热，则气不运而腹自膨。虽一虚一实，其源不同，而在腹胀肉脱之时，则实者亦虚，其症乃同归于一致，岂非皆由脾胃而来，仲阳虽止言误下而不及伤食一层，究竟伤食成痞，亦是阴竭阳亢，津液耗伤之候。仲阳此论，探源头于星宿之海，提纲挈领，较之上文以五脏筋骨分条，凭见证而不详病源者，大有泾渭之别。或谓误下多利，脾肾虚寒，当为慢惊之虚症，不当为腹胀之实症。寿颐则谓误下之变，亦有两端：过下而亡其脾肾之阳，则阴霾上凌，汨没太空，是为虚寒之慢惊；过下而亡其脾肾之阴，则孤阳独亢，消烁津血，是为虚热之痞积。故治痞者虽不可不化其积滞，而养胃存津，尤为必要。惟所论潮热，泛言一脏虚一脏实，当补母而泻本脏云云，则又是空泛之套语，不可为训。

又有病伤寒五六日，间有下证，以冷药下之太过，致脾胃津液少，即使引饮不止，而生热也，热气内耗，肌肉外消，他邪相干，证变诸端，因亦成痞。

又有吐泻久病，或医妄下之，其虚益甚，津液燥损，亦能成痞。

【笺正】此二节申言误下所以成痞之故。盖其初纵有当下之之症，而攻伐太过，阴虚血燥，脾胃无健运之权，即是所以成痞之实在病理。

又有肥痞，即脾痞也，身瘦黄，皮干而有疮疥。其候不一，种种异端，今略举纲纪。目涩或生白膜，唇赤，身黄干或黑，喜卧冷地，或食泥土，身有疮疥，泻青白黄沫水，利色变易，腹满，身耳鼻皆有疮，发鬓作穗，头大项细极瘦，饮水，皆其证也。

【笺正】此节言肥痞，似以实症立论。然至于泻出青白黄沫，已是虚候。盖痞积已成，终是脾胃皆虚，下节肥热冷瘦之名，不过以初病久病，稍为区别，非初病果皆大实证也。

大抵痞病当辨冷热肥瘦，其初病者为肥热痞；久病者为瘦冷痞。冷者木香丸，热者黄连丸主之。冷热之痞，尤宜如圣丸。故小儿之脏腑柔弱，不可痛击，大下必亡津液而成痞。凡有可下，量大小虚实而下之，则不至为痞也。初病津液少者，当生胃中津液，白术散主之。惟多则妙。余见下。

【笺正】此节特出白术散一方，养胃生津液，鼓舞中州清阳之气，而不升提以摇动肾肝。脾胃家之良方，当在东垣之上，多服为佳。明人缪仲醇之资生丸子，实即脱胎于此。

第五十四节 胃 气 不 和

面眇白，无精光，口中气冷，不思食，吐水，当补脾。益黄散主之。

【笺正】此亦脾胃虚寒之证，益黄散是也。异功散、六君子，理中皆可服。

第五十五节 胃 冷 虚

面眇白，色弱，腹痛，不思食，当补脾。益黄散主之，若下利者，调中丸主之。

【笺正】此比上条多腹痛一证，已宜温中，况更利下乎？钱氏之调中丸，即理中也。

第五十六节 积 痛

口中气温，面黄白，日无精光，或白睛多，及多睡，畏食，或大便酸臭者，当磨积，宜消积

丸；甚者，当白饼子下之，后和胃。

【笺正】此是食积，因滞生热。腹膨腹痛，口气温者，胃中蕴热之证。面黄白者，脾气不运，色无华采也。脾乏健运，则大气不可旋转，故为倦怠嗜卧。伤食故必恶食。积滞不去，故大便酸臭。此皆伤食大实之确证，故宜攻下。仲阳此书，固时时以妄攻误下为禁约者，惟恐稚龄质薄，剥削元阴。然果是实症，亦必无养痍贻害之理。此条叙证，何等明白，果能从此明辨笃行，慎思审问，亦安有虚虚实实之虑！

第五十七节 虫痛 虚实腹痛附

面眊白，心腹痛，口中沫及清水出，发痛有时，安虫散主之。小儿本怯者多此病。

【笺正】积滞之痛，痛在肠胃，故止有腹痛，无心痛。虫则时上时下，可以上膈而入胃之上脘，故有时腹痛，有时心口亦痛。口有白沫及清水者，皆蛔上逆行，故涎沫随之而时时泛溢，此皆虫动之确证。不杀其虫，则痛何由定！安虫散固是杀虫主剂，而方名曰安，不曰杀者，古人心理，每谓虫是腹中恒有之物，似乎伏则不能为害，惟动则为病，故宜安而不宜杀。须知湿热生虫，无病之人，本不有此。读新学家剖解生理之书，不言常人无病之时，必皆有虫。果其有之，则蕴湿积热所致，岂非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理，则杀之惟恐不速，何必曰安？此是古人理想之谬，所当为之纠正者也。

积痛、食痛、虚痛，大同小异。惟虫痛者，当口淡而沫自出，治之随其证。

【笺正】此又言虫痛与其他食积中虚诸痛之不同处，惟以有沫无沫为辨，此是辨症之第一要诀。后人又有以口内上腭有白点，及上下唇内牙龈等处生白点者，为有虫之确证。寿颐常验之于三十年阅历，则有点者果皆有虫，而有虫者则未必皆有点。知上腭唇内之有点者，其病较深。此又仲阳后之新发明者，亦可为博闻强识之一助也。

第五十八节 虫与痢相似

小儿本怯，故胃虚冷，则虫动而心痛，与痢略相似，但目不斜手不搐也。安虫散主之。

【笺正】虫动则痛，痛则小儿无不大叫者。不动则不痛而儿亦安。忽作忽止，而是儿之时动时静，反复无常，正与痢症之猝暴发作，狂叫无端者，同此一辙，故曰相似。惟虫必因肠胃湿热而生，仲阳反谓之胃虚冷，殊不甚确。但吐蛔之症，固亦有因于胃气虚寒者，则虫生已久，脾胃之运化无权，驯致中阳不振，体倦乏力，面色萎黄，无气以动。乌梅丸为治蛔第一良方，辛温助阳，确是为虚冷者立法，是吐蛔病中之一证。非凡是虫病，皆属虚冷，此乃仲阳立说之失检，举其一而遗其一。学者必须随证辨别，审定病源，不可执此一端，食古不化。

第五十九节 气 不 和

口频撮，当调气，益黄散主之。

【笺正】脾主唇口，脾气虚寒则唇紧，故口为之撮。此节“气”字，以脾气而言。药主益黄，其旨可见，非泛泛然气血之气也。

第六十节 食 不 消

脾胃冷，故不能消化，当补脾。益黄散主之。

【笺正】此脾胃阳虚，不能化物，必有泄泻完谷之虚，故宜益黄散。

第六十一节 腹 中 有 癖

不食但饮乳是也，当渐用白饼子下之。

【笺正】此节辨证，太嫌浑漠，不可为训。

小儿病癖，由乳食不消，伏在腹中，乍凉乍热，饮水，或喘嗽，与潮热相类，不早治，必成痞。以其有癖，则令儿不食，致脾胃虚而热发，故引饮，水过多，即荡涤肠胃，亡失津液，脾胃不能传化水谷，其脉沉细，益不食。脾气虚衰，四肢不举，诸邪遂生，鲜不瘦而成痞矣！余见痞门。

【笺正】癖即积也。古字当作“辟”，本是借用襞积之义，以其病名，后人乃制癖字。惟其有食积，不能消化，故身有热而肌肉消瘦，即是痞症。寿颐又按“辟积”二字，《素问》屡见，可知古人止用辟字。《后汉书》张衡传注，襞积，衣褻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蹙布帛之广而摺叠之。苏俗所谓打褻，此借辟作襞，乃有积义。

第六十二节 虚实腹胀（肿附）

腹胀由脾胃虚气攻作也。实者闷乱满喘，可下之，用紫霜丸、白饼子。不喘者虚^{〔1〕}也，不可下。若误下，则脾气虚上附肺而行，肺与脾子母皆虚。肺主目胞腮之类，脾主四肢，母气虚甚，即目胞腮肿也。色黄者，属脾也，治之用塌气丸渐消之；未愈渐加丸数，不可以丁香、木香、桔皮、豆蔻大温散药治之。何以然脾虚气未出，腹胀而不喘，可以散药治之，使上下分消其气，则愈也。若虚气已出，附肺而行，即脾胃内弱，每生虚气，入于四肢面目矣。小儿易为虚实，脾虚不受寒温，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当识此，勿误也。胃久虚热，多生痘病，或引饮不止。脾虚不胜肾，随肺之气上行于四肢，若水状；肾气浸浮于肺，即大喘也。此当服塌气丸。病愈后，面未红者，虚衰未复故也。

治腹胀者，譬如行兵战寇于林。寇未出林，以兵攻之，必可获；寇若出林，不可急攻，攻必有失，当以意渐收之，即顺也。

【笺正】此节言胀肿仅在腹，属于脾家一脏为病，尚是实症，可以攻下，亦可用行气疏散之药，运行气滞，专治其胀。若至四肢面目俱肿，则已由脾及肺，上不生金，不可复投温燥疏散之法。盖初病在脾，止是大气窒滞不行，授以疏通，则滞者行而胀自己。迨至肢体面目浮肿，则病情四窜，本已散之四方，而仍用香燥泄气，宁不使散者益散，助桀为虐，故谓之虚，似此分虚实二症，虽似创解，却有至理。次节以寇在林中为喻，其初贼聚林中，可以兜剿；继而蔓延四散，则不可攻，取譬亦颇切当。而归束于收摄一法，则本属大气涣散，自当主

〔1〕 虚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以摄纳。古谓白芍、萸肉能收肝脾肾三脏涣漫之阴气者，正是仲阳不言之秘，最是治虚胀之不二法门。惟开手谓喘者为实，不喘为^{〔1〕}虚，则殊不尽然。盖胀而兼喘一症，已自有虚实两途，病情可辨。其脾气壅塞，上凌及肺，因而为喘者，则是实证，可以开泄决壅，以导其滞；亦有肾虚不纳，气逆冲肺，因而为喘者，亦是虚症，法当镇坠摄纳，以定其冲。是虚症中固有气短喘息者在。仲阳此论，得毋尚有误会。

治虚腹胀，先服塌气丸，不愈，腹中有食积结粪，小便黄，时微喘，脉伏而实，时饮水，能食者，可下之。盖脾初虚而后结有积所，治宜先补脾，后下之，下后又补脾，即愈也。补肺恐生虚喘。

【笺正】此又言腹胀一证，亦有先虚而后实者。盖本以气虚不运而为腹胀，继则渐有积食，而虚者亦成实证。此必先顾其虚，以培根本；继导其滞，以治病标。迨至实滞既通，而复固护本元，以为善后久长之计，斯为本末兼到，至当不易之良图。

第六十三节 喜 汗

厚衣卧而额汗出也，止汗散主之。

【笺正】此阳盛之汗。六阳会于头面，其气上行，故汗止在额。止汗散惟蒲灰一味，取其生长泽中，清芬之气，可以泄热，而烧灰服之，欲其引热下泄。寿颐谓此是实火上炎为病，亦可用当归六黄汤，苦寒泄降，借黄芪走表之力，使苦药达于表分，而阳自潜，则汗自止。与阴虚内热，疏泄太过之汗出大异，不可不明辨而慎思之。

第六十四节 盗 汗

睡而自汗出，肌肉虚也，止汗散主之；遍身汗，香瓜丸主之。

【笺正】盗汗未必皆是虚证，阳热太旺者亦有之。止汗散、香瓜丸皆非治虚火之药，而本条乃谓之肌肉虚，则与所用之药，不能针对矣。此条尚有语病。

第六十五节 夜 啼

脾脏冷而痛也，当与温中药，及以法褰之，花火膏主之。

【笺正】小儿夜不成寐而多啼哭，阴虚内热者居多。花火膏用一味灯花，是专以清泄降热为义。而仲阳乃谓冷痛，已不尽然，又谓以法褰解，则古人神道设教之意，又非医者分内之事。如以此定为治病大法，能不令通人齿冷！

第六十六节 惊 啼

邪热乘心也，当安心，安神丸主之。

【笺正】此是稚阴未充，虚阳上乘，胆气胆怯之证。宜清火泄降，镇定宁神，或参滋阴潜

〔1〕 为 原作“无”，据上文“不喘者虚也”句改。

阳,柔肝胆而摄纳之。此即惊痫之初步,如病进一层,则脑神经即承其弊矣。

第六十七节 弄 舌

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时时舒舌。治之勿用冷药及下之,当少与泻黄散,渐服之。亦或饮水,医疑为热,必冷药下之者,非也。饮水者,脾胃虚,津液少也。又加面黄肌瘦,五心烦热,即为疳瘦,宜胡黄连丸辈。大病未已,弄舌者,凶。

【笺正】舌乃心之苗。弄舌者,以心火太亢,故时时伸舌于外,以宣其气,治宜用清心之药。仲阳谓是脾热者,以足太阴之脉,连舌本,散舌下故也。方用泻黄,梔子、石膏,皆清宣泄火之品,未尝不可,但防风必非所宜。治当以化痰顺降为主,诚不宜过于寒冷者。

第六十八节 丹 瘤

热毒气客于腠理,搏于血气,发于外,皮上,赤如丹,当以白玉散涂之。

【笺正】此是发疹,皮色红晕,如朵朵赤霞,有色无形,望之鲜红,扣之无迹,热在肌肤,止须清血,为效甚捷。惟初生幼孩,血热壅滞发丹,则扣之有痕,如鸡冠花朵,皮肤板滞,而能游走,苏俗谓之游丹,初则发于股上臀间,亦有上延腹背者,俗人治法,恒以针挑刺,去其毒血,亦能自己。甚者血色紫黑,不泄不可,延窜及胸,即为不治,死者亦夥,寿颐用芭蕉⁽¹⁾根,捣汁涂其红晕,亦能消散;内服清热通腑之药,大便畅解,其病自己。症属热壅,即此可征。钱用白玉散外涂,亦是寒凉清热之法,惟谓是丹瘤,则“瘤”之一字,殊不可解,或传写有讹误耶?寿颐闻之朱阁师曰:小儿游丹,多因初生之时,吴俗即时洗濯,而儿在母腹,何等温暖,乍出母怀,即入水浴,水气逼其肌肤之热,壅遏不行,乃生此患,故宜针刺出血,以决其壅。师门家法,堕地幼孩,皆不入浴,须过三朝,然后洗濯,皆无此患。寿颐生孩四五,用俗例洗濯,亦皆患此,但不甚重,用芭蕉根汁调清凉敷药,皆能桴应。惟第三女生于腊月,天气极冷,乃不入浴,而竟无此恙,则师说亦可自徵。附誌于此,以助博闻。

第六十九节 解 颅

年大而囟不合,肾气不成也。长必少笑,更有目白睛多,眇白色瘦者,多愁少喜也。余见肾虚。

【笺正】解颅岂仅囟门不合,甚者且左右弛解。二三岁幼孩,头大如八九岁时,面眇形瘦,啼笑无神,且颈项软弱,头不能举。幼儿得此,必不可育,何能长成,仲阳只谓少笑多愁,盖以最轻之症而言,故只云囟不合,殊未说到解颅之重症。前有肾虚一条,立论亦未允当。

第七十节 太 阳 虚 汗

上至头,下至项,不过胸也,不须治之。

①：蕉 原作“直”，据下文“芭蕉根”改。

【笺正】但头汗出，是阳壅于上，阳明症有之，而谓是太阳症，甚不可解。

第七十一节 胃 怯 汗

上至项，下至脐，此胃虚。当补胃，益黄散主之。

【笺正】胸前有汗，亦阳明热盛之征，谓属胃病尚无不可，何以谓是胃家虚怯，亦不可解。

第七十二节 胃 啼

小儿筋骨血脉未成，多哭者，至小所有也。

【笺正】此节甚不可解，而末句更不成句，必有讹误。

第七十三节 胎 肥

生下肌肉厚，遍身血色红。满月以后，渐渐肌瘦，目白睛粉红色，五心热，大便难，时时生涎，浴体法主之。

第七十四节 胎 怯

生下面色无精光，肌肉薄，大便白水，身无血色，时时哽气，多哕，目无精彩，当浴体法主之。

第七十五节 胎 热

生下有血气，时叫哭，身壮热如淡茶色，目赤，小便赤黄，粪稠，急食乳，浴体法主之。更别父母肥瘦，肥不可生瘦，瘦不可生肥也。

【笺正】此三节皆不可解。且情状不同，而止用一浴体法，尤为莫明其妙，存而不论可也。

第七十六节 急欲乳不能食

因客风热入儿脐，流入心脾经，即舌厚唇燥，口不能乘乳，当凉心脾。

【笺正】既曰风热，则法当疏风，而止曰凉心脾，似亦不合。据所述舌厚唇燥，是脾胃痰热内郁，当以开泄清化是，只知有凉，更不稳妥。

第七十七 龟 背 龟 胸

肺热胀满，攻于胸膈，即成龟胸。又乳母多食五辛，亦成。儿生下客风入脊，逐于骨髓，

即成龟背。治之以龟尿点筋骨。取尿之法,当莲叶安龟在上,后用镜照之,自尿出,以物盛之。

【笺正】此是小儿先天本薄,阴虚内热,骨节柔脆,而为痰热所乘,骨乃为^{〔1〕}之胀大。西医家谓之骨节发炎。苟能治其病源,保其不再胀大,已是第一良医,必无可以缩小全愈之理。中土医家,所见甚浅,不能悟其原理,因其形似,名曰龟胸龟背^{〔2〕},又曰鸡胸。比人如畜,本极可鄙。而龟尿点骨,更是无可奈何之妄想,必不能有何效验。当今文明大启之时,宁不令人笑死?此附会之尤,乃中国医界之最可耻者,是当亟与删薙^{〔3〕},严加非种之锄,庶几可为吾道祛除瑕点。

第七十八节 肿 病

肾热传于膀胱,膀胱热盛,逆于脾胃,脾胃虚而不能制肾,水反克土^{〔4〕},脾随水行,脾主四肢,故流走而身面皆肿也。若大喘者,重也,何以然?肾大盛而克退脾土,上胜心火,心又胜肺,肺为心克,故喘。或问曰:心刑肺,肺本^{〔5〕}见虚,今何喘实?曰:此有二,一者肺大喘,此五脏逆;二者肾水气上行,傍浸于肺,故令大喘。此皆难治。

【笺正】肿病属热者轻,湿热不化,流入经隧,清热理湿,其病易治。惟脾肾两虚,清阳无权,而寒水泛溢者,其病为重。仲阳谓水反克土,脾随水行者,即是寒水泛滥,怀山襄陵^{〔6〕}之候。惟开首仅谓肾传热于膀胱云云,一似止有热症,而不及虚寒水溢一症,殊嫌漏略。其谓肿而大喘者重,则肾水上溢,水气射肺,而致喘逆,地加于天,岂非极重之候。仲阳必谓上胜心火,心又胜肺,展转迂曲,涂附五行生克,最是腐气可厌,且必非病理之真,本觉无谓,末又谓肾水上行,傍浸于肺,何等直爽。

第七十九节 五脏相胜轻重

肝脏病见秋,木旺,肝强胜肺也,宜补肺泻肝。轻者肝病退,重者唇白而死。

肺病见春,金旺,肺胜肝,当泻肺。轻者肺病退,重者目淡青,必发惊。更有赤者,当搐,为肝怯,当日淡青色也。

心病见冬,火旺,心强胜肾,当补肾治心。轻者病退,重者下窜不语,肾虚怯也。

肾病见夏,水胜火,肾胜心也,当治肾。轻者病退,重者悸动常搐也。

脾病见四旁,皆仿此治之。顺者易治,逆者难治。脾怯当面目赤黄,五脏相反,随证治之。

【笺正】此节以五行生克推测,最是浮泛。要之凡有病症,须得见证论治,空言生克,陈腐满纸,此吾国医学之最下乘。质而言之,完全乱道。究竟自唐以前,尚未有此恶习,有之,

〔1〕 为 原作“谓”,据文义改。

〔2〕 背 原作“骨”,据文义及医理改。

〔3〕 薙(tì 剃) 除草。《说文》:“薙,除草也。”这里作删除解。

〔4〕 土 原作“肾”,据周氏丛书本改。

〔5〕 本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6〕 怀山襄陵 语见《书·尧典》。指大水漫天,漫上山陵。

以金元明医书为最甚，而宋代实开其端，此中医极腐败之历史，不佞亦何能为之曲护！

第八十节 杂 病 证

【笺正】此篇所录各证，未免从杂，且有不甚可解，及言之不详者，盖随笔杂记，本无深意；或阎氏据所见各本中零星琐句，汇之一处，以便读者，就中碎金残璧，自有可存。爰以管见所及，稍为疏通而证明之。其有不知，姑从盖阙。后条不治诸症仿此。

目赤兼青者，欲发搐。

【笺正】目有青色，肝气横而本脏之色已见。如其再进一步，愈肆其横，则必致气血上冲，迫为脑神经病，故知其欲发搐。仲阳之时，虽尚未有神经之发明，然病情病理，明眼者自能窥见于将然未然之时。可知仲阳阅历功夫，固是甚深，所谓见多识广，料事无不中也。

目直而青，身反折强直者，生惊。

【笺正】目直身反折强直，脑神经已受病矣。此即惊痫证中之一。惟其惊痫已作，故目直视而身痉直，或且如角弓之反张，不可谓此等见证能生惊也。

咬牙甚者发惊。

【笺正】咬牙是肝火已动而脾受其侮，亦气血冲脑，神经扰乱之一端，故曰发惊。

口中吐沫水者，后必虫痛。

【笺正】蛔动作痛，而后口有白沫，此不可谓因吐沫而后生虫。

昏睡善噤悸者，将发疮疹。

吐泻昏睡露睛者，胃虚热。

【笺正】既吐且泻，脾胃伤矣。睡而露睛，皆脾肾阳虚之候，将有慢脾风之变矣，岂是虚热？

吐泻昏睡不露睛者，胃实热。

【笺正】上吐下泻，未尝无内实之证。仲阳以露睛不露睛，为虚实之辨，认症极精。然所吐所泻之或为清彻，或为臭秽，及面目之有神无神，亦自大有分别。学者苟能于其余之见证辨之，更必有可据者在。

吐泻乳不化，伤食也，下之。

【笺正】实热而食不能化，以致上吐下泻，仍是乳食，此即大人之邪热不能杀谷一症。然脾胃虚寒之吐泻，亦最多食不消化者，此胡可概作伤食，一例下之。盖此证之虚实，当以神色脉证为辨，如此浑言，太嫌无别，此当非仲阳手笔。

吐沫及痰，或白绿水，皆胃虚冷。

【笺正】吐呕稀痰白沫，胃寒无疑。此“痰”字当作寒饮解，即清沏之白沫，非稠厚之浓痰。盖“痰”字占祇作“淡”，本指淡薄之白沫而言，即仲景书中之所谓水饮。近人以清沏者为饮，属寒；浓粘者为痰，属热。或者谓“痰”字从炎，指为火病，则皆晚近之分别，唐以上无是也。

吐稠涎及血皆肺热，久则虚。

【笺正】此所谓稠涎，则近人之所谓稠厚浓痰也，是固热症。若吐血，则亦气火上升之病为多。钱谓肺热，诚是。但治咯血吐血，必以清泄顺降为先，甚者且必化瘀，不可仅用寒凉清肺之药。

泻黄红赤黑皆热，赤亦毒。

【笺正】大便虽泻，而所泻者，皆红黄赤黑，非清沏淡白，属热何疑。所谓毒者，即是热甚。

泻青白，谷不化，胃冷。

【笺正】便溏色青，多是虚寒。若淡白而完谷不化，中寒甚矣，此宜理中，甚则附子。

身热不饮水者，热在外；身热饮水者，热在内。

【笺正】身热不渴，热在表而未内传，至渴能引饮，则由表入里矣。此表热里热之确有可辨者。

口噤不止则失音，迟声亦同。

长大不行，行则脚细。

齿久不生，生则不固。

发久不生，生则不黑。

【笺正】以上四节，殊未了了，存而不论可耳。

血虚怯为冷所乘，则唇青。

【笺正】唇青者，多是脾胃虚寒。以上下唇皆足阳明胃之经络所过，而脾胃相为表里也。

尿深黄色，久则尿血。

【笺正】尿色深黄，膀胱之热甚矣。日久则瘀热益炽，故当尿血。

小便不通，久则胀满，当利小便。

【笺正】小水不通，即为胀满，何待其久？且溲便之变，其因不同。利小便之法，岂仅一端？而乃模模糊糊，如此立论，仲阳决不若是之混沌。

洗浴拭脐不干，风入作疮，令儿撮口，甚者是脾虚。

【笺正】此是脐风，初生数朝之孩，多有此症，其候极危，岂得以“脾虚”二字，混混言之？风入作疮，似“疮”字有误。此症惟燠火最佳，见夏氏《幼科铁镜》，有十三燠法，极效。此条言之太略。岂仲阳所见之证，与今不同耶？当参阅夏氏《铁镜》。

吐涎痰，热者下之；吐涎痰，冷者温之。

先发脓疱，后发斑子者，逆。

先发脓疱，后发疹子者，顺。

先发水疱，后发疹子者，逆。

先发脓疱，后发水疱，多者顺；少者逆。

先水疱，后斑子，多者逆，少者顺。

先疹子，后斑子者，顺。

【笺正】此即前疮疹条中，所谓五脏各有一证也。顺逆，盖即以五行生克言之，然不可泥。

凡疮疹只出一般者，善。

【笺正】钱谓五脏疮疹，各有一证。只出一般，是仅有一脏之证，故以为善。欲其纯粹，不欲其杂厕也。

胎实，面红，目黑睛多者，多喜笑。

胎怯，面黄，目黑睛少，白睛多者，多哭。

【笺正】胎实胎怯，即先天之虚实，先天强壮，必多喜笑；先天薄弱，必多啼哭。此是确乎不易之至理。黑睛是肾阴所注，瞳神大小，可识真水之盛衰，是即子舆^{〔1〕}氏之所谓莫良于眸子矣。

凡病先虚，或下之。合下者先实其母，然后下之。假令肺虚而痰实，此可下，先当益脾，后方泻肺也。

【笺正】先补其母，而后可泻，盖以稚龄弱质，惟恐耗伤正气故耳。然究是老生常谈，必不可泥。

大喜后，食乳食多，或惊痫。

大哭后，食乳食多，或吐泻。

【笺正】此二条，其义未详。

心痛吐水者，虫痛。

【笺正】虫积作痛，多吐白沫；胃虚寒痛，则吐清水。二者病情，确有分别。然应用之药，乌梅丸，左金丸，酸苦甘辛，混合并投，其效若一。

吐水不心痛者，胃冷。

【笺正】但吐清水而脘不痛，固是脾胃虚寒，肝气来侮之症。然且吐且痛者，症情亦大略相似。治用辛温，亦未尝不合符节。

病重，面有五色，不常不泽者，死。

【笺正】病重而面色不泽，既黯且晦，且甚至变化无常，其死宜矣。

呵欠面赤者风热。

【笺正】风热^{〔2〕}为阳邪，故面为之赤。

呵欠面青者惊风。

【笺正】青乃肝脏本色。肝气横逆，上见于面，木动生风，当为惊痫。

呵欠面黄者脾虚惊。

【笺正】面色萎黄，脾虚之本色露矣。如此而发惊动风，即慢脾之虚风也。

呵欠多睡者内热。

【笺正】热伤气，故为倦怠嗜卧。

呵欠气热者伤风。

【笺正】此风束于表，肺胃郁热。

热证疏利或解化后，无虚证，勿温补，热即随生。

【笺正】凡热病善后之法，元阴已伤，余焰未熄，止宜清养，勿遽臞补，何论“温”之一字。若不知此义，而以为大病甫起，非补不可，每有余热复炽之变。况在幼孩，阴本未充，阳尤易动者乎。仲阳此论，实从经验阅历而来，所谓三折肱者是也。

第八十一节 不治证

目赤脉贯瞳人。

〔1〕 子舆 孟轲(孟子)，字子舆。

〔2〕 热 原无，据原文“面赤者风热”句补。

囟肿及陷。

【笺正】幼孩囟门未合，肿者脑热太盛，陷者脑髓已竭，故皆不治。

鼻干黑。

【笺正】此肺气已绝之征，所谓鼻黑如烟煤者是也。

鱼口气急。

吐虫不定。

【笺正】此虫病之极剧者。所谓不定，吐虫极多而无所底止。其人肠胃津液，已为虫蚀净尽，尚何有可生之理？明人治案中，有此一条可参。

泻不定，精神好。

大渴不止，止之又渴。

【笺正】此胃液已竭，故渴不可止。

吹鼻不喷。

【笺正】鼻不喷嚏，肺已绝矣。

病重口干不睡。

时气唇上有青黑点。

颊深赤，如涂胭脂。

【笺正】此真阴竭于下，而浮阳泛于上也。

鼻开张。

喘急不定。

【笺正】此皆肺绝，自不可治。

中 卷

记尝所治病二十三条

第一条 李寺丞子三岁病搐

李寺丞子，三岁，病搐，自卯至巳。数医不治，后召钱氏视之。搐目右视，大叫哭。李曰：何以搐右？钱曰：逆也。李曰：何以逆？曰：男为阳而本发左，女为阴而本发右。若男目左视，发搐时无声，右视有声；女发时，右视无声，左视有声。所以然者，左肝右肺，肝木肺金，男目右视，肺胜肝也，金来刑木，二脏相战，故有声也。治之泻其强而补其弱。心实者，亦当泻之，肺虚不可泻。肺虚之候，闷乱哽气，长出气，此病男反女，故男易治于女也。假使女发搐，目左视，肺之胜肝，又病在秋，即肺兼旺位，肝不能任，故哭叫。当大泻其肺，然后治心续肝。所以俱言目反直视，乃肝主目也。凡搐者，风热相搏于内，风属肝，故引见之于目也^{〔1〕}。钱用泻肺汤泻之，二日不闷。乱，当知肺病退。后下地黄丸补肾三服，后用泻青丸、凉惊丸各二服。凡用泻心肝药，五日方愈，不妄治也。又言：肺虚不可泻者何也？曰：设令男目右视，木反克金，肝旺胜肺，而但泻肝，若更病在春夏，金气极虚，故当补其肺，慎勿泻也。

【笺正】男左视无声，右视有声；女右视无声，左视有声。仲阳书中，每以此为必然之事。当是屡经阅历，实有所验，而后有此确凿之论。然观其所持之理，则曰男本发左，女本发右，盖以左升右降，左阳右阴言之。似乎男以左为主，女以右为主，虽至今俗谚，妇孺皆知有“男左女右”四字，实则生理之真，谁能说明其所以当左当右之原理，则此说已觉不可证实。而谓男目右视，为肺胜肝，女目左视，为肝胜肺^{〔2〕}，则其理又安在？又谓金来刑木，二脏相战，故有声，则假令反之者为木来刑金，岂二脏不相战而无声耶？究竟发搐之实在病情，无非肝火上凌，激动气血，上冲入脑，震动神经，以致知觉运动，陡改其常。近今之新发明，固已凿凿有据。则古人理想空谈，本是向壁虚构，所以杵格难通，不必再辨。

钱氏此案，上半节，自当存而不论。其下半节，谓肺胜肝，而病在秋，即肺当旺位，肝不能任，治当泻肺，其理尚属醇正。然又谓治心续肝，则不可解，盖谓后治肝火，更清心火之意，观下文用泻青、凉惊二丸可知。究竟“续肝”二字，必不可通。宋金元明医书，多此语病，文字之疏，不可为古人讳。又谓“所以俱言目反直视”一句，亦未条畅。又谓凡搐者风热相搏于内，诚是确论，然不能知震动脑神经之原理，而以风属肝，引之见于目，强为附会，仍是肤浅之见。所投方药，先泻其当旺之热，后以六味顾其水源，更投泻青、凉惊以清余焰，皆^{〔3〕}是实热惊搐平妥治法。末段谓设令男目右视，木反克金，则“右”字必是“左”字之讹，

〔1〕 凡搐者，风热相搏于内，风属肝，故引见之于目也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2〕 肝胜肺 原作“肺胜肝”，据文义改。

〔3〕 皆 原作“背”，据文义改。

否则与上文右视肺胜肝一层自相矛盾矣。

第二条 广亲王宅八使急搐

广亲宅七太尉，方七岁，潮热数日欲愈，钱谓其父二大王曰：七使潮热方安，八使预防惊搐。王怒曰：但使七使愈，勿言八使病。钱曰：八使过来日午间，即无苦也。次日午前，果作急搐。召钱治之，三日而愈。盖预见自直视而腮赤，必肝心俱热，更坐石机子，乃欲冷，此热甚也。肌肤素肥盛，脉又急促，故必惊搐。所以言日时者，自寅至午，皆心肝所用事时，治之泻心肝补肾自安矣。

【笺正】见其目直视而腮赤，谓为肝心俱热似也。要之目既直视，则气火上升，已是冲激脑经之候，惊而且搐，自在意中。见其坐石上而知其喜冷，亦是旁证之一助。然又曰脉急促，则固亦切其脉而知之，不仅以望色为能事矣。此脉之促，当以寸部短促数急为义，是与心肝阳盛，气火上冲，发为惊搐之症，最相符合，不必从叔和《脉经》，作数中一止解。

第三条 李司户孙百日发搐

李司户孙病，生百日，发搐三五次。请众医治，作天钩或作胎惊病，皆无应者。后钱用大青膏如小豆许，作一服发之，复与涂囟法封之，及浴法，三日而愈，何以然？婴儿初生，肌骨嫩怯，被风伤之，子不能任，故发搐。频发者，轻也，何者？客风在内，每遇不任即搐。搐稀者，是内脏发病，不可救也；搐频者，宜散风冷，故用大青膏，不可多服。盖儿至小，易虚易实，多即生热，止一服而已，更当封浴，无不效者。

【笺正】幼孩惊搐，总是稚阴本薄，孤阳上浮，激动脑经为病。钱谓客风在内，以里病认作外感，实是根本之差。且谓大青膏是发散之药，试考本书下卷本方，何一物是散风之药？聚珍本附录引阎氏集保生信效方，且有大青一味，合之方中天麻、青黛、蝎尾、竹黄，清凉泄降，退热化痰，明是为内热生风，挟痰上涌而设，制方本意，一望可知。而钱氏竟能认作疏散外风，自盾自矛，更不可解。寿颐窃谓是书集于阎氏之手，本自搜辑而来，或者仲阳原文，未必如是。又谓搐频者宜散风冷，故用大青膏，则以寒凉降泄之方，而谓发散风冷，更是北辙南辕，尤其可怪。至谓搐频者病轻，搐稀者反是病重不可救。粗心读之，几不可解。要知搐搦频仍者，是即急惊，病属实热，尚为易治。若搐稀则是慢惊，病属正虚，所以虽抽搐而不能有力，百日之婴，本根已拔，钱谓是内脏发病不可救，其理固有可得而言者，然仲阳则尚不能说明其所以然之故，盖阅历经验得之，而实则犹未能悟彻病理之真相，宜其笔下之恍惚而不甚可解也。

第四条 王氏子吐泻慢惊

东都王氏子吐泻，诸医药下之，至虚，变慢惊。其候，睡露睛，手足瘈瘲而身冷。钱曰：此慢惊也，与栝蒌汤。其子胃气实，即开目而身温。王疑其子不大小便，令诸医以药利之。医留八正散等数服，不利而身复冷。令钱氏利小便。钱曰：不当利小便，利之必身冷。王曰：已身冷矣！因抱出，钱曰：不能食而胃中虚，若利大小便即死。久则脾胃俱虚，当身冷而闭

目,辛胎气实而难衰也。钱用益黄散、史君子丸四服,令微饮食,至日午果能饮食。所以然者,谓利大小便,脾胃虚寒,当补脾,不可别攻也。后又不语,诸医作失音治之。钱曰:既失音,开目而能食。又牙不紧而口不紧也。诸医不能晓。钱以地黄丸补肾。所以然者,用清药利小便,致脾肾俱虚,今脾已实,肾虚,故补肾必安。治之半月而能言,一月而痊也。

【笺正】慢惊乃脾肾虚寒之病,睡中露睛,痲疯身冷,皆是确证。病者必肌肤晄白,唇舌无华,近贤治之,必用温补,以保元汤为不易之规范,乃钱则用栝蒌汤,药止蒌根、蚤休二物,皆是清凉。且谓此药能令胃气实,即开目而身温,殊与药理相反。观后文以八正^{〔1〕}散误伤津液,瘦不利而身复冷,则此儿确是虚寒之质,又何以服蒌根、蚤休而得效?此中疑窦,妄不可听。惟谓脾胃虚寒者,当补脾不当利大小便,又谓失音是肾虚,以既开目而能饮食,又牙关不紧,明非急惊实热之舌本强可比,则与此症之虚寒者针对,是可法也。

第五条 杜氏子五岁病嗽死证

东都药铺杜氏有子五岁,自十一月病嗽,至三月未止。始得嗽而吐痰,乃外风寒蓄入肺经。今肺病咳而吐痰,风在肺中故也,宜以麻黄辈发散,后用凉药压之即愈。时医以铁粉丸、半夏丸、楸银丸诸法下之,其肺即虚而嗽甚。至春三月间尚未愈。召钱氏视之,其候面青而光,嗽而喘促哽气,又时长出气。钱曰:疾困十已八九。所以然者,面青而光,肝气旺也。春三月者,肝之位也,肺衰之时也。嗽者,肺之病。肺之病,自十一月至三月,久即虚痿。又曾下之,脾肺子母也,复为肝所胜,此为逆也,故嗽而喘促,哽气,长出气也。钱急与泻青丸,泻后与阿胶散实肺,次日面青而不光,钱又补肺,而嗽如前,钱又泻肝,泻肝未已,又加肺虚,唇白如练。钱曰:此病必死,不可治也。何者?肝大旺而肺虚热,肺病不得其时,而肝胜之。今三泻肝而肝病不退,三补肺而肺证犹虚,此不久生,故言死也。此证病于秋者,十救三四;春夏者,十难救一。果大喘而死。

【笺正】肺为娇脏,况在稚龄,初是感邪,止宜轻疏宣展肺壅,治之甚易。钱谓先用发散,后以凉药压之,盖指清肃肺家之品,以复金令右降之常,非谓大苦大寒之凉药也。医用铁粉、楸银,何尝非凉压之药?然不知疏泄新感而乃金石重坠,镇压太过,已非稚子所能堪。何况巴豆猛攻,徒伤脾肾,贼邪不去,而根本已摇,伤风不醒便成癆。诚非微风之果能杀人,固无一非医家用药不当,阶之厉^{〔2〕}也。迨至面青而光,喘促哽气,劳已成矣。钱谓肝旺,岂真肝气有余之旺?亦是真气已竭,阴不涵阳,遂令怒木陡升,一发而不可遏耳。窃恐泻青之法,亦未尽然;且钱氏阿胶散中,尚有牛蒡、杏仁,亦非纯粹补肺之药,岂唇白如练者,果能一一符合?仲阳用药,尚未免囿囿吞吐之弊。末谓此证在秋,十救三四,春夏十难救一,拘泥四时五行消长之说,亦止以常理言之。若此证面青唇白,喘嗽哽气,已到劳损未传,纵在秋时,亦难挽救。仲阳亦未免徒托空言之蔽。总之五行生克,多属空谈,原非生理病理之正轨。自唐以上医家者言,本无子母生克,如涂涂附之空泛套语,而独盛于金元之所谓诸大医家,至今日而遂为世所诟病,寿颐诚不敢为者贤讳,然仲阳此书,已开其例,要之终是瑕点,

〔1〕 正 原作“心”,据上文“医留八正散”句改。

〔2〕 阶之厉 即厉阶。祸端;祸患的来由。《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杜预注:“厉、恶;阶,道。”

后有明哲，当亦不能为仲阳护法者矣。

第六条 转运使李公孙八岁风寒喘嗽

京东转运使李公，有孙八岁，病嗽而胸满短气，医者言肺经有热，用竹叶汤牛黄散各二服治之，三日加喘。钱曰：此肺气不足，复有寒邪，即使喘满，当补肺脾，勿服凉药。李曰：医已用竹叶汤牛黄膏。钱曰：何治也？医曰：退热退涎。钱曰：何热所作？曰：肺经热而生嗽，嗽久不除生涎。钱曰：本虚而风寒所作，何热也？若作肺热，何不治其肺而反调心？盖竹叶汤牛黄膏治心药也。医有惭色。钱治愈。

【笺正】未出治病之药，颇似缺典。然案中明言风寒所作，则治疗大法，固亦可想而知。

第七条 张氏孙九岁病肺热

东都张氏孙，九岁病肺热，他医以犀、朱、龙、麝、生牛黄治之，一月不愈。其证嗽喘闷乱，饮水不止，全不能食。钱氏用使君子丸益黄散。张曰：本有热，何以又用温药？他医用凉药攻之，一月尚无效。钱曰：凉药久，则寒不能食。小儿虚不能食，当补脾，候饮食如故，即泻肺经，病必愈矣。服补脾药二日，其子欲饮食。钱以泻白散泻其肺，遂愈。张曰：何以不虚？钱曰：先实其脾，然后泻肺，故不虚也。

【笺正】此症饮水不止，肺胃明有蕴热，其不能食者，且有积滞在内，所以一派寒凉无效。仲阳先用使君子丸，其旨在此。更以益黄散相助为理，则滞气已行，而脾胃振动，饮食既进，则肺得母气，而后可泻，是为节制之师。

第八条 疮 疹

睦亲宫十太尉病疮疹，众医治之。王曰：疹未出属何脏腑？一医言胃大热，一医言伤寒不退，一医言在母腹中有毒。钱氏曰：若言胃热，何以乍凉乍热？若言母腹中有毒，发属何脏也？医曰：在脾胃。钱曰：既在脾胃，何以惊悸？医无对。钱曰：夫胎在腹中，月至六七，则已成形，食母秽液，入儿五脏。食至十月，满胃脘中。至生之时，口有不洁，产母以手拭净，则无疾病。俗以黄连汁压之，云下脐粪及涎秽也，此亦母之不洁，余气入儿脏中，本先因微寒入而成，疮疹未出，五脏皆见病症。内一脏受秽多者，乃出疮疹。初欲病时，先呵欠，顿闷，惊悸，乍寒乍热，手足冷痹，面腮燥赤，咳嗽时嚏，此五脏证具也。呵欠、顿闷，肝也；时发惊悸，心也；乍凉乍热手足冷，脾也；面目腮颊赤嗽嚏，肺也。惟肾无候，以在腑下，不能食秽故也。凡疮疹乃五脏毒，若出归一证，则肝水疮，肺脓疱，心斑，脾疹，惟肾不食毒秽而无诸证。疮黑者属肾，由不慎风冷而不饱内虚也。又用抱龙丸数服愈。其别无他候，故未发出则见五脏证，已出则归一脏也。

【笺正】古之所谓疮疹，即今之所谓痘。痘是先天蕴毒，固无疑义。但谓儿在母腹食母秽液，止是古人理想，生理之真，殊不如是。儿初生时，口含不洁之物，先宜拭去，一有啼声，则已下咽。此秽入腹，必有胎毒，实是可信。后段论五脏见症，说已见前。抱龙丸句，用一又字，无根。古之医书，文字不自呼应，乃至于此。

第九条 惊 搐

四大王宫五太尉，因坠秋千，发惊搐。医以发热药治之，不愈。钱氏曰：本急惊，后生大热，当先退其热，以大黄丸、玉露散、惺惺丸，加以牛黄、龙、麝解之，不愈。至三日肌肤上热。钱曰：更二日不愈，必发斑疮，盖热不能出也。他医初用药发散，发散入表，表热即斑生。本初惊时，当用利惊药下之，今发散，乃逆也。后二日果斑出，以必胜膏治之，七日愈。

【笺正】因坠而惊，因惊而搐，是震动心神，心火炎上，气血冲脑、神经之病。钱谓初惊时当以利惊药下之者，下之即所以泄其火，降其气，则炎上之势定，而脑神经即安。虽当时血冲脑之病，尚未发明。而仲阳意中，病情药理，却暗相符合，盖一病止有一理，即用药亦是止有一路，古今中外，无不一以贯之。见理已真，自能同归正鹄。仲阳学识，洵非侪辈可及，儿科圣手，不为虚誉。本条只言当以利惊药下之，未详方药。考下卷有利惊方，中有牵牛，即是下药。仲阳之意，当即指此，盖急惊本是实热，急下不嫌其峻，一鼓荡平，岂不省事。而俗医误认外感，妄投发散，则散之适以助其发扬，那不愈张烈焰？钱用大黄丸，仍是下泄退热，玉露散惺惺丸，则清镇抑降，皆治实热生惊正法。但惺惺丸已有脑、麝、牛黄，而钱又谓加以牛黄、脑、麝解之。则芳香走窜，恐嫌泄散，所以热不能退，结聚于表，而发痘疮（钱之所谓斑疮，以痘之属于心脏者言之，前卷及上条，自有明文，此症发于心火，故谓之斑，非世俗所谓胃热之发斑）。此是误投表药，逼热达表所致。寿颐尝谓近之俗医，凡治时病发热，无不一例解表。荆、防、柴、葛，接踵以投，口说防其发疹发斑（此是肺热达表之疹，胃热达表之斑，与仲阳此书之所谓斑疹大异），而其热不已。数日后成斑成疹，无不应手以出。病家方赞扬医者有先见之明，而不知皆其表药有以造成之。苟于下手之初，兼能泄化肺胃痰湿，去其凭据之巢穴，斑疹将何自而来？故善治时病者，必无发疹发斑之事，正与此案之发表成痘，同一机杼。盖医学荒芜，固已自昔皆然，未必于今为烈。至痘已发而仲阳仍以必胜膏之治实热倒靨黑陷者为治，则此儿始终皆是大实大热。议者弗以案语之不详，而误认凡是痘疮，竟恃此以操必胜之券也。

必胜膏即牛李膏，方见下卷，但牛李不知是何种李子耳！

第十条 疮 疹

睦亲宅一大王病疮疹，始用一李医，又召钱氏。钱留抱龙丸三服，李以药下之。其疹稠密，钱见大惊曰：若非转下，则为逆病。王言李已用药下之。钱曰：疮疹始出，未有他证，不可下也。但当用平和药，频与乳食，不受风冷可也。如疮疹三日不出，或出不快，即微发之；微发不出，即加药；不出，即大发之。如大发后不多，及脉平无证者，即疮本稀，不可更发也。有大热者，当利小便；小热者，当解毒。若出快，勿发勿下，故止用抱龙丸治之。疮痂若起，能食者，大黄丸下一二行即止。今先下一日，疮疹未能出尽，而稠密，甚则难治，此误也。纵得安，其病有三：一者疥，二者痈，三者目赤。李不能治，经三日，黑陷。复召钱氏，曰：“幸不发寒，而病未困也。”遂用百祥丸治之，以牛李膏为助，若黑者归肾也。肾主胜脾、土不克水，故脾虚寒战则难治。所以用百祥丸者，以泻膀胱之腑，腑若不实，脏自不盛也。何以不泻肾？曰：肾主虚，不受泻。若二服不效，即加寒而死。

【笺正】以误下而痘反稠密，当是中气骤虚，而热毒尽归于表。绎钱氏若非转下，则为逆病二句，可悟痘初出时，不当下而妄下者，自然必有此稠密之候，仍是热盛之实证，不能以下后而遂认为虚，故三日之后黑陷，钱仍以百祥丸、牛李膏为治。明是热盛之倒靨黑陷治法，其谓脾虚寒战难治者，则指脾肾虚寒之黑陷而言，根本已竭，复何可恃！钱谓肾旺胜脾，土不克水，殊属费解，断不可泥。前段论痘初出时，未有大实见症，必不可下，又谓出不快则发，出快者不发不下，皆是痘家至理名言，一语胜人千百。

第十一条 惊 搐

皇都徐氏子，三岁病潮热，每日两则发搐，身微热而目微斜，反露睛，四肢冷而喘，大便微黄。钱与李医同治。钱问李曰：病何搐也？李曰：有风。何身热微温？曰：四肢所作。何目斜露睛？曰：搐则目斜。何肢冷？曰：冷厥必内热。曰：何喘？曰：搐之甚也。曰：何以治之？曰：嚏惊丸鼻中灌之，必搐止。钱又问曰：既谓风病，温壮，搐引目斜露睛，内热肢冷，及搐甚而喘，并以何药治之？李曰：皆此药也。钱曰：不然。搐者肝实也，故令搐。日西身微热者，肺潮^{〔1〕}用事。肺主身温。且热者，为肺虚。所以目微斜、露睛者，肝肺相胜也。肢冷者，脾虚也。肺若虚甚，用益黄散、阿胶散。得脾虚证退，以泻青丸、导赤散、凉惊丸治之。后九日平愈。

【笺正】潮热发搐，实热为多。苟是急惊，必须清泄，以定肝阳，则脑神经不受震激，而抽搐斯定。乃此儿仅是微热，已非实证，睡中露睛，不足之态亦显，四肢又冷，皆与虚寒之慢脾风相近，则气喘亦非实热之壅塞，大便微黄，则必淡黄不结，可知脾肺两虚，肝风暗煽，虽非大虚大寒之慢脾风，而症非实火，却已彰明较著。李医所说，纯是浮辞，固不必说。然钱谓肝实，亦非大实大热可比。日西身热，谓当肺气用事之时。洵然，然仅止微热，则肺金不旺，又是显然。钱之所谓肺虚者以此，故不用泻白，而用益黄以助脾、阿胶以助肺，必须脾气来复，而后稍稍清凉，以退^{〔2〕}其热。用药大有斟酌，但阿胶散中有牛蒡、杏仁，对于此症不足之喘，尚未细腻熨贴，此现成丸散之未能尽美尽善处。然病情药理，固已铢两相称，实非心粗气浮者，所可几及。此惊搐症之介于虚实间者，可备学者量病用药之治。

第十二条 脾 虚 发 热

朱监簿子五岁，夜发热，晓即如故。众医有作伤寒者，有作热治者，以凉药解之，不愈。其候多涎而喜睡。他医以铁粉丸下涎，其病益甚。至五日，大引饮。钱氏曰：不可下之，乃取白术散末，煎一两，汁三升，使任其意取足服。朱生曰：饮多不作泻否？钱曰：无生水不能作泻，纵泻不足怪也；但不可下耳。朱生曰：先治何病？钱曰：止渴、治痰、退热、清里，皆此药也。至晚服尽。钱看之曰：更可服三升。又煎白术散三升，服尽得稍愈。第三日又服白术散三升，其子不渴无涎。又投阿胶散，二服而愈。

【笺正】夜热朝冷，已非实症，先投凉药，亦足损其真阳。喜睡多涎，脾气困矣。而复妄

〔1〕 潮 原作“热”，据周氏丛书本改。

〔2〕 退 原作“通”，据文义改。

与镇坠，中气受戕，脾胃重蒙其害，大渴引饮，津液欲竭，七味白术，健脾升清，芳香醒胃，全从中土着手。所谓培中央以灌溉四旁者，最是幼科和平培补之妙药。而用于误药损伤脾阳之后，尤其巧合分寸。不用散而用汤饮，大剂以灌溉者，一者土气重伤，药末渣滓，多投之恐不易消化，少与之则病重药轻，不如浓汁频沃为佳；一则本在引饮之时，迎其机而导之，尤易投其所好。看似一个板方，轻微淡远，何能起病？实是苦心斟酌，惨淡经营，用法之灵，选方之当，推为圣手，吾无间然。

第十三条 发 热

朱监簿子三岁，忽发热。医曰：此心热。腮赤唇红，烦躁引饮，遂用牛黄丸三服，以一物泻心汤下之。来日不愈，反加无力不能食，又便利黄沫。钱曰：心经虚而有留热在内，必被凉药下之。致此虚劳之病也。钱先用白术散，生胃中津，后以生犀散治之。朱曰：大便黄沫如何？曰：胃气正，即泻自止，此虚热也。朱曰：医用泻心汤何如？钱曰：泻心汤者，黄连性寒，多服则利，能寒脾胃也。坐久众医至，曰实热。钱曰虚热。若实热，何以泻心汤下之不安，而又加面黄颊赤，五心烦躁，不食而引饮？医曰：既虚热，何大便黄沫？钱笑曰：便黄沫者，服泻心汤多故也。钱后与胡黄连丸治愈。

【笺正】此证当初腮赤唇红，烦躁引饮，医谓心热，本非大虚证，特牛黄、黄连，寒泄太过，伤其脾阳，以致利下黄沫。此必淡黄之稀沫，即牵牛、竹黄等，清泄逾量之弊。钱投七味白术，运脾止利，进食生津。止以救药设，迨利止而仍以生犀散之清心凉血为治，其非真虚之候亦可知，然方有葛根，能升清气，不患其凉药伤中，选药极是精细，后以胡黄连丸继之，则钱之所谓虚热者，必非本然之大虚证，读者须于言外得之。

第十四条 自 汗

张氏三子病。岁大者汗遍身；次者上至项，下至胸；小者但额有汗。众医以麦煎散治之，不效。钱曰：大者与香瓜丸，次者与益黄散，小者与石膏汤，各五日而愈。

【笺正】三子之汗同，而所以汗之状各不同，则自有虚实寒热之别，岂有一例同治之理。仲阳分证投药，则大者是实火，次者是中虚，症情当可恍然。石膏汤，本书无此方名，则一味之石膏，所以治阳明热之但头汗出者也。

第十五条 伏 热 吐 泻

广亲宅四大王宫五太尉，病吐泻不止，水谷不化。众医用补药，言用姜汁调服之。六月中服温药一日，益加喘，吐不定。钱曰：当用凉药治之。所以然者，谓伤热在内也。用石膏汤三服，并服之。众医皆言：吐泻多而米谷不化，当补脾，何以用凉药？王信众医，又用丁香散三服。钱后至曰：不可服此，三日外必腹满身热，饮水吐逆。三日外一如所言。所以然者，谓六月热甚，伏入腹中而令引饮，热伤脾胃，即大吐泻。他医又行温药，即上焦亦热，故喘而引饮，三日当死。众医不能治，复召钱至宫中，见有热证，以白虎汤三服，更以白饼子下之。一日减药二分，二日三日，又与白虎汤各二服，四日用石膏汤一服。旋合麦门冬、黄芩、脑

子、牛黄、天竹黄、茯苓，以朱砂为衣，与五丸，竹叶汤化下，热退而安。

【笺正】胃热而吐泻完谷，古人本有邪热不杀谷之一说，然必有其他见证可据。固不得仅以六月炎天而谓必无寒症。仲阳此案，叙症太不明白，殊不可训。然用药如是而竟得效，则症情固可想而知。

第十六条 虚体吐泻壮热

冯承务子五岁，吐泻壮热，不思食。钱曰：目中黑睛少而白睛多，面色晄白，神怯也。黑睛少，肾虚也，黑睛属水，本怯而虚，故多病也。纵长成，必肌肤不壮，不耐寒暑，易虚易实。脾胃亦怯，更不可纵酒欲。若不保养，不过壮年^{〔1〕}。面上常无精神光泽者，如妇人之失血也。今吐利不食壮热者，伤食也。不可下，下之虚，入肺则嗽，入心则惊，入脾则泻，入肾则益虚。此但以消积丸磨之，为微有食也。如伤食甚则可下，不下则成癖也。实食在内，乃可下之。毕补脾必愈。随其虚实，无不效者。

【笺正】此先天不足之体质，议论句句中肯，“毕补脾”三字不相贯，盖有脱误。

第十七条 吐 泻

广亲宫七太尉七岁吐泻，是时七月，其证全不食而昏睡，睡觉而闷乱、哽气、干哕，大便或有或无，不渴。众医作惊治之，疑睡故也。钱曰：先补脾，后退热。与史君子丸补脾；退热，石膏汤。次日又以水银、硫黄二物下之，生姜水调下一字。钱曰：凡吐泻，五月内，九分下而一分补；八月内，十分补而无一分下。此者是脾虚泻，医者妄治之，至于虚损，下之既死。当即补脾。若以史君子丸即缓。钱又留温胃益脾药止之。医者李生曰：何食而哕？钱曰：脾虚而不能食，津少则呃逆。曰：何泻青褐水？曰：肠胃至虚，冷极故也。钱治而愈。

【笺正】此证先有吐泻，本是胃热实证。止以误服凉惊之剂，而脾气重困，胃液更伤，所以闷乱、哽气、呃逆，然胃热尚盛，且肠中尚有积滞未行。观仲阳三层用药，证情显然。但既是脾气不运，胃津不充，钱氏家法，当用七味白术散为佳。而此条乃选用史君子丸，不授七味者，以白术散中有葛根，升动胃气，宜于清气下陷之证，而胃家浊气上升者，即是禁剂。此儿本吐，又且呃逆，故不可投。仲阳选方，何等细密。惟论吐泻症之当补当下，以时令月节为准则，拘泥之说，必不可听。末后又用温胃益脾，似与前此之石膏汤不符。然前时胃家尚有蕴热，自应清胃。厥后疏汞下之，积滞已去，脾胃乃虚，则自宜温养。此始传未传，病情变化，随症择药，一定不易之理。而“温胃益脾”四字，用之于吐泻后呃逆之证，尤为切当之至。

第十八条 泻后脾肺虚

黄承务子二岁，病泻。众医止之，十余日，其证便青白，乳物不消，身凉，加哽气、昏睡。医谓病困笃。钱氏先以益脾散三服，补肺散三服。三日，身温而不哽气。后以白饼子微下之，与益脾散二服，利止。何以然？利本脾虚伤食，初不与大下，揜置十日，上实下虚，脾气

〔1〕 年 原作“平”，据周氏丛书改。

弱，引肺亦虚。补脾肺，病退即温，不哽气是也。有所伤食，仍下之也。何不先下后补？曰：便青为下脏冷，先下必大虚，先实脾肺，下之则不虚，而后更补之也。

【笺正】此证^{〔1〕}初起，本是伤乳不消，因而作泻，误投止涩，则消化之机更滞，遂以增病；且令脾伤及肺，子母俱困，几为慢脾重病。仲阳先补脾肺，以救目前之急。待脾阳既振，而更导其滞，又复补中以善其后，随机应变，相体裁衣，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若非六臂在手，那得一尘不惊。（措于陷切，音近仄，抛也。）

第十九条 疮 疹

睦亲宫中十大王，疮疹，云疮疹^{〔2〕}始终出，未有他证。不可下，但当用平和药，频与乳食，不受风冷可也。如疮疹三日不出，或出不快，即微发之。如疮发后不多出，即加药；加药不出，即大发之。如发后不出，及脉平无证，即疮本稀，不可更发也。有大热者，当利小便。小热者，当解毒。若不快，勿发勿下攻，止用抱龙丸治之。疮疹若起，能食者，大黄丸下一二行即止。有大热者，当利小便；有小热者，宜解毒。若黑紫干陷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甚勿下。身热烦躁，腹满而喘，大小便涩，面赤闷乱，大吐，此当利小便。不瘥者，宣风散下之也。若五七日痂不焦，是内发热气，蒸于皮中，故疮不得焦痂也。宜宣风散导之，用生犀角磨汁解之，使热不生，必着痂矣。

【笺正】此论痘疮治法，和平中正，最是仲阳危微精一^{〔3〕}之心传。脉平无证，言其脉平和，而无变证。

第二十条 虫 痛

辛氏女子五岁病虫痛，诸医以巴豆、干漆、硃砂之属治之，不效。至五日外，多哭而俛仰睡卧不安，自按心腹，时大叫。面无正色，或青或黄，或白或黑，目无光而慢，唇白吐沫。至六日，胸高而卧转不安。召钱至，钱详视之，用茺萸散三服，见目不除青色，大惊曰：此病大困，若更加泻，则为逆矣。至次日，辛见钱曰：夜来三更果泻。钱与泻盆中看，如药汁，以杖搅之，见有丸药。钱曰：此子肌厚当气实，今证反虚，不可治也。辛曰：何以然？钱曰：脾虚胃冷则虫痛，而今反目青，此肝乘脾，又加泻，知其气极虚也。而丸药随粪下，即脾胃已脱，兼形病不相应，故知死病。后五日昏笃，七日而死。

【笺正】此是猛药大攻之坏证，而仲阳不归咎于前医，忠厚待人，于此可见。

第二十一条 病 嗽 咯 血

段斋郎子四岁，病嗽，身热，吐痰，数日而咯血。前医以桔梗汤及防己丸治之，不愈。涎上攻，吐、喘不止。请钱氏，下楸银丸一大服，复以补肺汤、补肺散治之。或问：段氏子咯血

〔1〕 证 原作“初”，据文义改。

〔2〕 云疮疹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3〕 危微精一 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省称。宋儒把这十六字看作尧、舜、禹心心相传的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的原则。

肺虚，何以下之？钱曰：肺虽咯血，有热故也。久则虚萎。今涎上潮而吐，当下其涎，若不吐涎，则不甚便。盖吐^{〔1〕}涎能虚，又生惊也。痰实上攻，亦能发搐，故依法只宜先下痰而后补脾肺，心涎止而吐愈，为顺治也。若先补其肺，为逆耳！此所谓识病之轻重，先后为治也。

【笺正】咯血未必皆是虚证，正以热痰上涌，降令不行，咳嗽频仍，震破络脉，那不血随痰咯？而或问止知为肺虚，可见以耳为目，亦是古今通病。仲阳所谓痰实上攻，亦能发搐，其症最多，即今之所谓急惊是也。仲阳识得“上攻”二字，可与今之西学家血冲脑经一层彼此参证矣。“则不甚便”一句费解，必有讹误。

第二十二条 误下太过

郑人齐郎中者，家好收药散施。其子忽脏热，齐自取青金膏，三服并一服饵之。服毕，至三更泻五行，其子困睡。齐言子睡多惊，又与青金膏一服，又泻三行，加口干身热。齐言尚有微热未尽，又与青金膏。其妻曰：用药十余行未安，莫生他病否？召钱氏至，曰：已成虚羸。先用前白术散，时时服之，后服香瓜丸十三日愈。

【笺正】此儿脏热，本是实热，青金膏（下卷作青金丹）苦寒泄热，自是不谬。但下行太多，未免不当。仲阳投以白术散者，其旨在此。迨脾胃清阳气振，而仍用香瓜丸之苦寒泄热收效，则证情可知。

第二十三条 伤 食

曹宣德子三岁，面黄，时发寒热，不欲食而饮水及乳。众医以为潮热，用牛黄丸、麝香丸，不愈。及以止渴干葛散，服之反吐。钱曰：当下白饼子，后补脾，乃以消积丸磨之，此乃癖也。后果愈。何以故？不食但饮水者，食伏于管^{〔2〕}内不能消，致令发寒。服止渴药吐者以药冲故也。下之即愈。

【笺正^{〔3〕}】本^{〔4〕}是食积，以脾胃无消化之力，而萎黄寒热，故退热之药不应。且一服干葛，胃气上升，激而为吐。病^{〔5〕}情吐药性，岂不桴鼓捷应？仲阳所谓药冲者，正以葛之升清，激动胃气，冲扰而作吐耳。

〔1〕吐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2〕管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3〕正 原作“本”，据文义改。

〔4〕本 原无，据文义补。

〔5〕病 原无，据文义补。

下 卷

诸 方

第一方 大青膏 治小儿热盛生风，欲为惊搐，血气未实，不能胜邪，故发搐也。大小便依度，口中气热，当发之。

天麻(末)一钱 白附子(末，生)一钱五分 青黛(研)一钱 蝎尾(去毒，生末) 乌梢蛇肉(酒浸焙干，取末)各一钱 朱砂(研) 天竺黄(研)

上同再研细，生蜜和成膏，每服半皂子大，至一皂子大。月中儿粳米大，同牛黄膏温薄荷水化一处服之。五岁以上，同甘露散服之。

周学海曰：聚珍本蝎尾、蛇梢肉各五分，有麝香研，同朱砂、竺黄各一字匕。方末附录云：阎氏集《保生信效方》内小儿诸方，言皆得于汝人钱氏，其间大青膏无天麻，有大青生研一分，其余药味，分料和制，与此皆同。其方下证治云：治小儿伤风，其候伸欠顿闷，口中气热，恶风脉浮。比此为详。只用薄荷汤下。

【笺正】方以天麻、青黛，平肝息风，朱砂、竺黄，镇坠痰热。方下所谓治热盛生风，欲为惊搐者，本以肝阳内热，化风上旋，生惊发搐而言，与《素问》血菀于上，则为大厥之旨吻合，亦即西学家之所谓血冲脑。此小儿之惊风一证，正与大人中，同符合辙。本无外风，何所谓邪？是方中用白附子，欲以镇摄上壅之痰，亦非为外邪而设。而方下乃有“正不胜邪”一语，已觉言之不正；且方中并无发散风邪一味，而方下乃谓当发，更是名不副实。然第一卷中且每指大青膏为发散主药，岂非药性不符，恐仲阳不致若是之谬。盖书成于阎氏之手，几经传抄，已失庐山真面矣。

又按：方名大青，而方无是药，据聚珍本引阎氏所集之《保生信效方》，则是方有大青生研一分，始恍然于方名之有自。初不以方中之青黛得名，则所以清内热而非散外风，更觉显然可据。然彼之方下证治，亦称治小儿伤风，恶风，脉浮，又似发表之主剂，亦与此本“发”字同弊。此皆非制方者之本旨。盖古医书之为浅人妄改者最多，而世人且不知其误，此医书之所以最不易读欤！

又按：白附子虽可镇坠痰涎，然辛燥刚烈，可以治寒痰之上涌，而因热生风，发为惊搐，则是肝胆阳升太过，此物刚燥劫津，必不可用。天麻定风最佳，蝎尾达痰颇捷。乌蛇梢肉，据近世医书，似当作乌梢蛇肉，然《开宝本草》止称乌蛇。寇宗奭谓乌梢蛇尾细长，能穿小铜钱一百文者佳，似此物功用，以梢尾为上，故用梢肉。聚珍本亦作蛇梢肉，则非讹误。即其他古书，亦皆作乌蛇。至李氏《纲目》，始有乌梢蛇之名，而后人因之，恐是颍湖之误。此蛇虽曰无毒，然蛇性善动，其能治风者，是指痲风麻风之湿热蕴毒在血分而言。蛇本湿热毒气之所钟，而节节灵通，故善入经络，借同气以驱除恶毒，非类中风惊风等之内热动风者可比。古人用此药于此病方中，得无误会。古用青黛，是蓝淀之精华，清解热毒，最是良品。今则纯为石灰渣滓，质极粗劣，燥而不清，必不可用。

第二方 凉惊丸 治惊疳。

草龙胆 防风 青黛各三钱 钩藤二钱 黄连五钱 牛黄 麝香 龙脑各一字
面糊丸粟米大,每服三五丸,金银花汤下。

【笺正】方名凉惊,药多平肝清热,正以病为内热生风,惟清降乃能使内风自息,则方中防风一味,必不可用。且此症是气火升腾,宜静而不宜动,脑、麝芳香太猛,最能耗散正气,亦不可使。此理古人未知,而在今时,则血冲脑经,病源亦既大白,凡属芳香升散,必须一例避之。

古方中每有一字三字之名,未见有人为之说明者。顾谓古人抄药,恒用铜钱以代药匕,有所谓一钱半钱匕者,即以铜钱抄药,满之为一钱,则半之为半钱。非近时十分为一钱,五分为半钱之权衡也。盖唐以后,一文大钱,必有四字,其所谓一字三字者,则即以一钱抄药,用其四分之一,即为一字;用其四分之三,即为三字。凡医书中,亦有所谓一字匕者,其义可知。下一方粉红丸,龙脑用半字,又即一钱匕中八分之一矣。

第三方 粉红丸(又名温惊丸)

天南星(腊月酿牛胆百日,阴干,取末四两,别研;无酿者,只剉炒熟用) 朱砂一钱五分(研) 天竺黄一两(研) 龙脑半字(别研) 坯子胭脂一钱(研。乃染^{〔1〕}胭脂)

上用牛胆汁和丸,鸡头大,每服一丸,小者半丸,炒糖温水化下。

【笺正】此亦治热痰上涌,生风生惊之方。既用胆星为君,复以牛胆汁和丸,制方之意,昭然大白。乃方下则曰一名温惊丸,一似与前方之凉惊丸,相为对待者,殊不可解。须知此方清热力量,不在前方之下^{〔2〕};而龙脑减半,又无麝香,则视前方较为平和,而无流弊,通治热痰,效力必在前方之上。

方后所谓鸡头大,即如芡实之大也,《本草经》上品鸡头实即此,《说文》亦曰:芡,鸡头也。郑注《周礼·笱人》,及《方言》、《广雅》、《淮南子·说山训》,皆有鸡头之文,知芡名鸡头,用来最古。今吾乡俗语,妇人孺子,皆知有鸡头,几不知有芡实。芡实之大,约如大豆之三四倍,不可误作翰音之头也。

第四方 泻膏丸 治肝热搐搦,脉洪实。

当归(去芦头,切,焙秤) 龙脑(焙秤) 川芎 山梔子仁 川大黄(湿纸裹煨) 羌活 防风(去芦头,切,焙秤)^{〔3〕}

上件等分为末,炼蜜和丸,鸡头大,每服半丸至一丸,煎竹叶汤同沙糖温水化下。

周学海曰:聚珍本方后附录云:王海藏斑^{〔4〕}疹改误云:东垣先生治斑后风热毒翳膜气晕遮睛,以此剂泻之大效,初觉易治。

【考异】此方本是仲阳自制,而诸书引用极多。龙脑皆作龙胆草,惟周刻此本独作龙脑。按龙脑大寒,惟《唐本草》虽曰微寒,洁古且以其辛香而谓为性热。然史称文信国为元兵所执,吞脑子不死。说者谓脑子药名,其性大寒,多食杀人,即是此物。可知古人皆知龙脑是大寒之药,清肝之力,胜于龙胆,药虽异而理可通。但此是树脂熬炼而成,已是精华,气味皆厚,与其他草木之质不同,故入药,分两无不轻用。即仲阳此书诸方,凡用龙脑,比较他

〔1〕 研乃染 原为“染研乃”,据周氏丛书本改。

〔2〕 下 原作“不”,据文义改。

〔3〕 去芦头,切焙秤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4〕 斑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药,不过十分之一。独此方与诸药等分,似非量药正轨。但此是丸子,每服仅仅芡实大之半丸至一丸,药共七物,则龙脑虽与诸药同一分量,似所服尚不为太多。若本是龙胆草,则七味俱是草木,且服小小之一丸半丸,似觉病重药轻,恐不中病。则周澄之此本独作龙脑,似非误字,特此物不当焙耳。今未见四库馆编辑之聚珍本,不知何作。然据周刻是书体例,凡宋本与聚珍本有异者,皆于方后注明,则此方无注,似聚珍本亦是龙脑。坊间别有薛立斋医案,其中亦载此书,则已为薛氏重编,未可为据。又他书引是方,多有作弹子大,每服一丸者,虽同是一丸,而丸之大小,何止倍蓰。则各本固皆用龙胆草者,疑其所服太少,而改用大丸,以求与病情相合,盖亦非仲阳意矣。

【笺正】此方专为肝胆实火而设。方名泻青,自当以泄热降火为主。龙脑、梔子、大黄,当为君药,而芎、防、羌活,温升太过,宁非煽其焰而助其威,盖古人误认内动之肝风,作为外来邪风,皆有非散不可之意,终是汉唐相承之大误,此必不可随波逐流,沿讹袭谬者。而汪讷庵之《医方集散》,且谓羌活气雄,防风善散,川芎上行头目,能搜肝风而散肝火。所以从其性而升之于上;直是教猱升木^{〔1〕},火上添油手段,藉寇兵而资盗粮,讷庵何不仁至此!

第五方 地黄丸 治肾怯失音,囟开不合,神不足,目中白睛多,面色眇白等方。

熟地黄八钱 山萸肉 干山药各四钱 泽泻 牡丹皮 白茯苓(去皮^{〔2〕})各三钱
上为末炼蜜丸,如梧子大,空心,温水化下三丸。

【笺正】此今之所谓六味丸也,方从仲景八味肾气来。仲阳意中谓小儿阳气甚盛,因去桂附而创设此丸,以为幼科补肾专药。自薛立斋滥用成方,而景岳、养葵之流,推波助澜,遂令俗子竟以此为滋阴补肾必需之品。抑知仲师八味,全为肾气不充,不能鼓舞真阳,而小水不利者设法,故以桂附温煦肾阳,地黄滋养阴液,萸肉收摄耗散,而即以丹皮泄导湿热,茯苓、泽泻渗利膀胱。其用山药者,实脾以堤水也。立方大旨,无一味不从利水着想。方名肾气,所重者在一“气”字,故桂、附极轻,不过借其和煦,吹嘘肾中真阳,使溺道得以畅遂。今西医学说,谓两肾各有输尿之管,直通膀胱。其说虽为古时医界所未言,而用药之理,利水必先治肾,实与彼中解剖所见,两两合符。此中古医学真传,非魏晋以下所可及者。读八味丸主治各条,皆为小便不利而设。可见古人立方,何尝有填补肾阴肾阳作用。仲阳减去桂、附,而欲以治肾虚,则丹、泽、茯苓,渗泄伤津,已大失肾气丸之本旨。而方下所谓失音囟开神不足,面色眇白云云,又皆阴阳两急之大症。温补滋填,犹虞不济,岂丹泽茯苓,所可有效,是仲阳立法之初,已不无误会,宜乎立斋、养葵之徒,依样葫芦,尤其药不中病。而今之俗医,犹有认为滋填补益之良方者,虽皆中薛、赵辈之毒,盖亦未始非仲阳有以误之。此后人制方,实有不能步武古人之明证,岂每况愈下,果运会迁流为之耶?仲阳贤者,尚有此误,又何论其自桧以下^{〔3〕}者哉!

〔1〕 教猱升木 猱(náo 挠),猴子的一种。教猴子爬树。比喻教唆坏人做坏事。《诗·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

〔2〕 去皮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3〕 自桧以下 桧(kuài 快),西周时的诸侯国名。即“郕”。《左传·襄二十九年》记载,吴国的季札在鲁国观周王朝建立以来的音乐和舞蹈,对一些诸侯的乐典都作了评价,但对郕国以下的再没有发表评论。后来就用“自郕以下”表示从什么以下,就不值得一谈了。

第六方 泻白散(又名泻肺散) 治小儿肺盛气急喘嗽。

地骨皮 桑白皮(炒)各一两⁽¹⁾ 甘草(炙)一钱

上为散,入粳米一撮,水二小盏,煎七分,食前服。

周学海曰:聚珍本甘草作半两。

【笺正】此为肺火郁结,窒塞不降,上气喘急者之良方。桑白、地骨,清泄郁热,润肺之燥,以复其顺降之常,惟内热上扰,燥渴舌绛者为宜。若外感寒邪,抑遏肺气,鼻塞流涕,咳嗽不爽,法宜疏泄外风,开展肺闭者,误用是方,清凉抑降,则其壅更增,即为鸩毒。

第七方 阿胶散(又名补肺散) 治小儿肺虚气粗喘促。

阿胶(一两五钱,麸炒) 黍粘子(炒香) 甘草(炙)各二钱五分 马兜铃五钱(焙)杏仁七个(去皮尖炒) 糯米一两(炒)

上为末,每服一、二钱,水一盏,煎至六分,食后温服。

【笺正】方以补肺为主。所谓气粗喘促者,是燥热窒塞,肃降不行,故以甘、米、阿胶,滋润清燥为君;而稍用杏仁、兜铃,泄壅降气。黍粘子即大力子,泄风开肺,而沉重下降,又导热下行,皆为痰热壅遏,气不下降而设。虽曰肺虚,而气粗喘促,虚中有实,故用药如此。且分量自有斟酌,乃浅者不察,或曰既欲其补,则杏仁非宜,或则止知方名之补而随手写来。牛蒡、杏、铃,漫无法度,皆仲阳之罪人矣!

诸书引用是方,各药轻重,多无轨范,甚至改作汤饮,而阿胶只用数分,杏仁仍是七粒。更有加入黄芪者,补气升举,正与立方之意相反。

第八方 导赤散 治小儿心热,视其睡,口中气温,或合面睡,及上窜咬牙,皆心热也。心气热,则心胸亦热,欲言不能,而有就冷之,意故合面睡。

生地黄 甘草(生) 木通各等分

上同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入竹叶同煎至五分,食后温服。一本不用甘草,用黄芩。

【笺正】方以泄导小水为主。虽曰清心,必小溲黄赤者、短涩者可用。一本有黄芩,则清肺热所以宣通水道之上源也。

第九方 益黄散 (又名补脾散) 治脾胃虚弱及治脾疳,腹大,身瘦。

陈皮(去白)一两 丁香二钱(一方用木香) 诃子(炮,去核) 青皮(去白) 甘草(炙)各五钱

上为末,三岁儿一钱半,水半盏,煎三分,食前服。

【笺正】方是温中行气,脾土虚寒,大便滑泄者宜之。虽名益黄,实非补益脾胃之专药。

第十方 泻黄散(又名泻脾散) 治脾热弄舌。

藿香叶七钱 山梔子仁一钱 石膏五钱 甘草三两 防风四两(去芦,切焙)

上剉,同蜜酒微炒香为细⁽²⁾末,每服一钱至二钱,水一盏,煎至五分,温⁽³⁾服。清汁,无时。

周学海曰:聚珍本山梔仁一两,甘草三两(一云作三分)。方后有附论石膏文云:南方以

(1) 炒各一两 原作“炒一钱”,据周氏丛书本改。

(2) 细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3) 温 原无 据周氏丛书本补。

寒水石为石膏，以石膏为寒水石，正与京师相反，乃大误也。盖石膏洁白坚硬，有墙壁，而寒水石则软烂，以手可碎，外虽青黑，中有细文，方书中寒水石则火锻用之，石膏则坚硬不可入火，如白虎汤用石膏，则能解肌破痰，治头痛，若用寒水石则误矣。又有一等，坚白全类石膏而方，敲之亦皆成方者，方解石也。可代石膏用之。南人有不信此说者，季忠尝相与同就京师大药肆中，买石膏、寒水石、方解石三种，又同诣惠民和剂局，及访诸国医，询之皆合此说乃信，季忠顷编《保生信效方》，已为辩论，恐小儿尤不可误，故复见于此。

【笺正】方为脾胃蕴热而设，山梔、石膏，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芳香快脾，所以振动其生机。甘草大甘，已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重，其义云何，是恐有误。乃望文生义者，且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伏火。须知病是火热，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汪讵庵书，最是误人。且诸药分量，各本皆异，轻重太不相称，盖沿误久矣！

聚珍本附论石膏与寒水石之辨，两两相误。李氏《本草纲目》石膏条下之说详矣。后第三十八方玉露散下亦误。

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云治风热在于脾经，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外，更有白芷、升麻，燥烈温升，大可骇咤。则即因钱氏是方有防风而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阎氏谓石膏不可入火，则今之俗医，常用煅石膏者，其谬何如？近贤惟陆九芝、王孟英知之。学者亟宜猛省，弗为俗子所误。

第十一方 白术散 治脾胃久虚，呕吐泄泻，频作不止，精液枯竭，烦渴躁，但欲饮水，乳食不进，羸瘦困劣，因而失治，变成惊痫，不论阴阳虚实，并宜服。

人参二钱五分 白茯苓五钱 白术五钱(炒) 藿香叶五钱 木香五钱 甘草一钱 葛根五钱(渴者加至一两)

上劈咀，每服三钱，水煎，热甚发渴，去木香。

周学海曰：聚珍本葛根二两，余并一两。

【笺正】此方为健脾养胃主药，运化既失其司，而复津液耗竭，虚热内炽，引水自救。虽是上吐下泻，而不能用理中及益黄散者，爰立是方，以与虚寒泻利，对面分峙。四君补上，即借茯苓以分清小水，而气化不行，不能不用气药。然香燥太甚者，又非所宜，则以木、藿二香芬芳振动之，而不失于燥烈。葛根升清止泻，又能解渴，一举两得，但呕多者终宜避之。此在临症时，自应随宜斟酌，古人非不准吾曹活变也。其配合分量，又皆极有分寸。但方下“不论阴阳虚实”一句，终是不妥。此方止为阴液虚者立法，果是阴寒而虚，即为理中汤方确证。若曰实病，则参、术又非所宜矣。

第十二方 涂凶法

麝香一字 薄荷叶半字 蝎尾(去毒，为末)半钱(一作半字) 蜈蚣末 牛黄末 青黛末各一字

上同研，用熟枣肉剂为膏，新绵上涂匀，贴凶上，四方可出一指许，火上炙手频熨，百日内外小儿，可用此。

第十三方 浴体法 治胎肥、胎热、胎怯。

天麻末二钱 全蝎(去毒)为末 朱砂各五钱 乌蛇肉(酒浸，焙干) 白矾各二钱 麝香一钱 青黛三钱

上同研匀，每用三钱，水三碗，桃枝一握、叶五七枚，同煎至十沸，温热浴之，勿浴背。

第十四方 甘桔汤 治小儿肺热，手掐眉目鼻面。

桔梗二两 甘草一两

上为粗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至七分去滓，食后温服。加荆芥、防风，名如圣汤。热甚加羌活、黄芩、升麻。

【笺正】方为肺热而设，然桔梗止能开泄通气，不能清热。盖肺受外感，气窒不宣，最多变症。桔梗善于疏通，理气开结，用为先导，则肺不闭而热可解。方下所谓手掐眉目鼻面，是气闭于上，络脉壅滞，无可奈何之状，历历如绘，则桔梗开泄，海藏所谓味厚气轻者，其用如是，非即以甘桔之微温者清肺热也，洁古老人尝谓桔梗上行，可为诸药之舟楫，盖即以开肺一层着想，遂有此偏见之语。要之此物疏通，不仅上行，亦能下达，《本草经》称其治胸胁痛，及腹满肠鸣，明是彻上彻下，岂其专治上焦之药，而洁古且有舟楫之譬，甚谓其载药上浮，药中有此一味，专走上焦，不能下行，大非《本经》真旨。展转传讹，失之远矣。方后加荆芥、防风，则惟风寒袭肺，闭塞已甚者，可以暂投，已非方下肺热之治法。又谓热甚者加羌活、黄芩、升麻，则黄芩固能清肺，而羌活、升麻，温升已甚，殊非热甚所宜。

第十五方 安神丸 治面黄颊赤，身壮热，补心。一治心虚肝热，神思恍惚。

马牙硝 白茯苓 麦门冬 干山药 甘草 寒水石(研)各五钱 龙脑一字(研) 朱砂一两(研) 甘草五钱

上末之，炼蜜为丸，鸡头大，每服半丸，砂糖水化下，无时。

【笺正】热甚则气火升浮，神魂不守，方以清热泄火，重坠镇怯，故名安神。然牙硝、龙脑，寒凉已甚，可治实火，不能疗虚。方下所谓治壮热肝热是也。又曰治心虚补心，未免言之太过。又“面黄”二字，亦是可疑。

第十六方 当归汤 治小儿夜啼者，脏寒而腹痛也。面青手冷，不吮乳者是也。

当归 白芍药 人参各一分 桔梗 陈皮(不去白^{〔1〕})各一分 甘草(炙)半分

上为细末，水煎半钱，时时少与服。又有热痛，亦啼叫不止，夜发，面赤唇焦^{〔2〕}，小便黄赤，与三黄丸，人参汤下。

【笺正】夜啼有实热，亦有正气虚馁，而睡眠不安者。是方盖为正虚而设，养阴和血，而以芍药收摄耗散之气，选药之旨可见。然与方下脏寒腹痛，面青手冷诸证，无一针对者，盖以大非制方之真矣。若是实火不得眠，则方后三黄一法，尚是对症。

第十七方 泻心汤 治小儿心气实，则气上下行涩，合卧则气不得通，故喜仰卧，则气上下通。

黄连一两(去须)

上为末，每服五分，临卧取温水化下。

【笺正】黄连泻心，必有实热见症而后合符。方下但以仰卧为据，殊不尽然。

第十八方 生犀散 治目淡红，心虚热。

生犀二钱(剉末) 地骨皮(自采佳) 赤芍药 干葛 柴胡根(剉)各一两 甘草(炙)五钱

上为粗末，每服一、二钱，水一盏，煎至七分，温服，食后。

【笺正】方以生犀角为名，且有地骨，清心退热，其力最专，方下乃谓治虚热，未妥。

〔1〕 不去白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2〕 焦 原作“热”，据周氏丛书本改。

第十九方 白饼子(又名玉饼子) 治壮热。

滑石末一钱 轻粉五钱 半夏末一钱 南星末一钱 巴豆二十四个(去皮膜,用水一升,煮干研细)

上三味,捣罗为末,入巴豆粉,次入轻粉,又研匀,却入余者药末,如法令匀,糯米粉丸,如绿豆大,量小儿虚实用药。三岁以下,每服三丸至五丸,空心,紫苏汤下。忌热物,若三五岁儿壮实者,加至二十丸,以利为度。

周澄之曰:聚珍本巴豆廿四粒,余并二钱。

【笺正】此治实热痰积,药极猛烈,盖以小儿服药,必不能多;而病是大实,非攻坚猛将,无以收捣穴犁庭之绩,不得不偏师陷阵,直捣中坚,庶几一鼓荡平,不留余孽。则所服无几,事半功倍。此是制药之妙用,非妄学张子和者所可同日而语。

第二十方 利惊丸 治小儿急惊风。

青黛 轻粉各一钱 牵牛末五钱 天竺黄二钱

上为末,白面糊丸,如小豆大二十丸,薄荷汤下。一法炼蜜为丸,如芡实大一颗,化下。

【笺正】此亦劫痰清热之利器,虽较上方稍为和平,亦必实热实痰,始为对症。

第二十一方 栝蒌汤 治慢惊。

周澄之曰:《本草纲目》引此云,治慢惊带有阳证者。白甘遂即蚤休也。

栝蒌根二钱 白甘遂一钱

上用慢火炒焦黄色,研匀,每服一字,煎麝香薄荷汤调下,无时。凡药性虽冷,炒焦用之,乃温也。

【笺正】慢惊是虚寒重症,法当温补,理中、保元,是其专药。而此方二味,皆凉润清热之品,已是可疑;且末子煎汤,又止用一字。再以麝香之气烈开泄者作引,实是药不对病。方后又谓炒焦用之,冷药亦为温剂云云,则殊不然。须知草木之质,炒为焦枯,气味俱失,已是无用之物,而可谓其化冷作温,愚者亦知其不确,何以仲阳乃作此呆汉之想。种种可疑,恐非制方本意。濒湖引此,谓治慢惊发搐,带有阳证,盖明知此病此药,必无悖中之理,乃加以“阳症”二字,为仲阳解嘲,未免骑墙两可,反以误人,不可不辨。上卷慢惊条中,颐已言之,善读古书者,胡可执一不化。

第二十二方 五色丸 治五痫

朱砂五钱(研) 水银 雄黄各一两 铅三两(同水银熬) 珍珠一两(研)

上炼蜜丸,如麻子大,每服三四丸,金银、薄荷汤下。

周澄之曰:聚珍本金银下有“花”字。金银能镇心肝、安魂魄,正治惊痫。今人多以金银器煎汤下药,斯乃古义。“花”字衍,前凉惊丸方下亦有“花”字,并衍。

【笺正】痫证是痰升气升,冲激脑神经而失知觉运动之病,所以时发时止,即《素问》所谓气血交并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之一端,西学家“血冲脑经”四字,寿颐谓不仅专为类中风一证而言。是方重镇,兼以清火涤痰,制方精义,最合《素问》真旨。周谓聚珍本金银衍“花”字,甚是也。寿颐考许叔微本事方,亦有金银薄荷汤下药一条,一本则无“荷”字,乃知金银薄者,即今之金箔银箔也。古止作薄,“荷”字亦是衍文,此必浅人不识古字古义而妄增者,澄之尚未之悟耳。

第二十三方 调中丸

人参(去芦) 白术 干姜(炮)各三两 甘草(炙)减半

上为细末，丸如绿豆大，每服半丸至二、三十丸，食前温水送下。

【笺正】此即理中。方中无主治者，盖以熟在人口。所治何证，尽人能知，无须更说耳。

第二十四方 塌气丸 治虚胀如腹大者，加萝卜子名褐丸子。

胡椒一两 蝎尾(去毒^{〔1〕})五钱

上为细末，面圆粟米大，每服五、七丸至一、二十丸，陈米饮下，无时。一方有木香一钱。

【笺正】此为脾肾阳虚而设，然既胀满，则行气之药，必不可无。方后木香，乃必需之品。

第二十五方 木香丸 治小儿疳瘦腹大。

木香 青黛(另研) 槟榔 豆蔻(去皮)各一分 麝香(另研)一钱五分 续随之(去皮)一两 虾蟆三个(烧存性)

上为细末，蜜丸绿豆大，每服三、五丸至一、二十丸，薄荷汤下，食前。

【笺正】疳瘦腹大，必有积滞，积不去则胀不已，故以千金子为君，而以木香、蔻仁之健运者辅之。虾蟆善能鼓气，故消腹满。但麝香芳烈，多用反以伤气。全方分量，不过二两余，宜减麝香五分之四。唐以前权衡，不以钱计，二十四铢为两，六铢为一分，四分即一两，二分即半两。此方前四味各一分，即各六铢，非今人十分为一钱之分。否则前四味太少，而麝反十五倍之，必非制方之旨。

第二十六方 胡黄连丸 治肥热疳。

川黄连 胡黄连各五钱 朱砂一钱(另研)

以上二物为细末，入朱砂末，都填入猪胆内，用淡浆水煮，以杖于铍子上，用线钓之，勿著底，候一炊久取出，研入芦荟、麝香各一分，饭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五、七丸至二、三十丸，米饮下，食后。

一方用虾蟆半两不烧。

【笺正】疳积多由郁热，是方大苦大寒，非实热者不可概投；且疳症未有腹不坚大者，虾蟆乃是要药，但干者分量甚轻，方后半两太多，当减之。以入丸散，若不炙松，不能研细，但不可太焦耳。

第二十七方 兰香散 治疳气，鼻下赤烂。

兰香叶(菜名，烧灰)二钱 铜青五分 轻粉二字

上为细末，令匀，看疮大小干贴之。

【笺正】此肺胃蕴热，鼻孔蚀疮之外治药。兰香今不知何物，然疡科中清热止痒之末子药，均可通用，不必拘守此一方也。

第二十八方 白粉散 治诸疳疮

海螵蛸三分 白芨三分 轻粉一分

上为末，先用浆水洗，拭干贴。

【笺正】此亦外治药末，轻粉拔毒，鲮骨、白芨，粘腻长肌，方简而切，颇可法也。

第二十九方 消积丸 治大便酸臭。

丁香九个 缩砂仁二十个 乌梅肉三个 巴豆二个(去皮油心膜)

上为细末，面糊丸黍米大，三岁以上三、五丸；以下三、二丸。温水下，无时。

【笺正】大便酸臭，积滞已甚，非攻坚荡积，无以推陈致新。此为大便色白，阳虚不能消

〔1〕 去毒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化者立法，故宜温下；又恐巴霜太猛，乃以乌梅为之调剂，缩砂仁以助气机之运行。药味不多，而虑周藻密，确是佳方。

第三十方 安虫散 治小儿虫痛。

胡粉(炒黄) 槟榔 川楝子(去皮核) 鹤虱(炒)各二两 白矾(熬) 雄黄 巴豆霜各一分 干漆(炒烟尽)二分

上为细末，每服一字，大者半钱。温水饮调下，痛时服。

周澄之曰：聚珍本无干漆、雄黄、巴豆霜。

【笺正】汇集杀虫攻积之药，其力甚峻；但胡粉、干漆太不驯良，宜去。

古人治蛔曰安，而不敢说一杀字，盖误认无病之人，亦当有蛔，但馱伏而不扰动耳。然是古人之愚，肠胃和调，虫于何有？苟非秽浊滞积，奚至生虫！非其族类，杀之惟恐不速，安之何居？

第三十一方 紫霜丸 治消积聚。

代赭石(煅醋淬七次) 赤石脂各一钱 杏仁五十粒(去皮尖) 巴豆三十粒(去皮膜心出油)

上先将杏仁、巴霜入乳钵内，研细如膏，却入代赭、石脂末，研匀，以汤浸蒸饼为丸，如粟米大，一岁服五丸，米汤饮下；一、二百日儿三丸，乳汁下。更宜量其虚实加减，微利为度。此药兼治惊痰诸证，虽下不致虚人。

周澄之曰：聚珍本无赤石脂。

【笺正】此方巴霜较多，攻泄有余，而无气分斡旋之药，以导其先路，突将无前，太嫌直骤，以消积滞。赤石脂虽重坠而质粘，盖欲以缓巴霜之峻。聚珍本据《永乐大典》反少此一物，尤其滑泄猛烈，惟所服无多，果是食积，亦急则治标之一法。方后谓兼治惊痰，则实热生痰，气火上壅，冲激脑经，惊搐痙痙之证，以此涤痰镇坠，尤其相宜。

第三十二方 止汗散 治六阳虚汗，上至顶，不过胸也，不须治之。喜汗，厚衣卧而额汗出也，止汗散止之。

上用故蒲扇灰，如无扇，只将故蒲烧灰研细。每服一、二钱，温酒调下，无时。

【笺正】汗多总是火盛，疏泄无度，蒲生水中，性本清芬，能制炎热。败扇经摇动之余，取其得空气较多，能生凉风以除火气耳。此虽理想，自有性灵作用，故能有效。惟用酒送，则反以助其振动，殊非止汗之旨。方下文义，不甚明了，疑有伪误。

第三十三方 香瓜丸 治遍身汗出。

大黄瓜(黄色者一个，去穰) 川大黄(湿纸裹，煨至纸焦) 胡黄连 柴胡(去芦) 鳖甲(醋炙黄) 芦荟 青皮 黄柏

上除黄瓜外，同为细末。将黄瓜割去头，填入诸药置满，却盖口，用杖子插定，漫火内煨熟，面糊丸，如绿豆大。每服三、二丸，食后，冷浆水或新水下；大者五、七丸至十丸。

周澄之曰：聚珍本更有黄连，又云各等分。

【笺正】方以三黄而合芦荟，苦寒至矣！制法颇奇，似亦无谓。所服仅绿豆之三、二丸，五、七丸，至十丸而止，则阴寒偏盛，不可过也。方中无分量，盖有脱落，当以聚珍本补之。

第三十四方 花火膏 治夜啼。

灯花一颗

上涂乳上，令儿吮之。

【笺正】阴分火炽，则卧不安，而夜多啼。灯花是烟煤所结，清心火而泄阴分之热，颇能有效。但须以香油点灯结花乃佳。半岁以内，尤有捷验。

第三十五方 白玉散 治热毒气客于腠理，搏于血气，发于外皮，上赤如丹，是方用之。

白土二钱五分（又云滑石） 寒水石五钱

上为末，用米醋或新水调涂。

【笺正】方解已详上卷丹瘤条下。

第三十六方 牛黄膏 治惊热。

雄黄（小枣大，用独茎萝卜根水并醋，共大盏煮尽） 甘草（末） 甜硝各三钱 朱砂半钱匕 龙脑一钱匕 寒水石（研细）五钱匕

上同研匀，蜜和为剂，食后，薄荷汤温化下半皂子大。

周澄之曰：聚珍本无朱砂，有郁金末、绿豆粉。分量亦别：雄黄、甘草、甜硝各一分，寒水石一两，郁金、脑子各一钱，绿豆粉半两。

【笺正】寒凉镇重，以治气火俱盛，血冲脑经之热痰风惊，恰如其分。龙脑芳香，虽能耗气，然清凉则能下降，此于麝香之走散，性情微有区别。单用龙脑，尚不害，但分量宜轻，可减三之二。聚珍本有郁金，亦开结抑降，其用相近。绿豆粉清热上品，自可为使。甜硝之名，殊不经见。考玄明粉制法，以甘草同煮，说者谓以甘解其寒凝太甚，则所谓甜硝，殆即此物。否则诸硝皆无所谓甜者矣。

第三十七方 牛黄丸 治小儿疳积。

雄黄（研，水飞） 天竺黄各二钱 牵牛（末）一钱

上同再研，面糊为丸，粟米大，每服三丸至五丸，食后，薄荷汤下。兼治疳消积，常服尤佳，大者加丸数。

【笺正】此亦涤饮攻痰之法。竺黄清热，故曰治疳。牵牛荡涤，故曰消积。所服无多，尚不为峻，但必非常服之品，方后常服尤佳一句，胡可为训。

第三十八方 玉露散（又名甘露散） 治伤热吐泻黄瘦。

寒水石（软而微青黑，中有细纹者是） 石膏（坚白而墙壁手不可折者是好）各半两 甘草（生）一钱

上同为细末，每服一字或半钱、一钱，食后，温汤调下。

【笺正】方为内热而设，实即白虎汤之意。但二石下所称形质，适是两误。李濒湖谓阎季忠以寒水石为石膏，以石膏为寒水石。今之石膏，虽坚硬，而小块可以手折，非其他石药之大坚者可比。盖此物本不甚坚，而能粘手，故有膏名。古有所谓软石膏者即此；又别有硬石膏，则即今之寒水石也。

前泻黄散后，聚珍本附有阎氏石膏说，亦是误认。详《本草纲目》石膏条下。

第三十九方 百祥丸（一名南阳丸） 治疮疹倒靥黑陷。

用红芽大戟，不以多少，阴干，浆水软去骨，日中晒干，复内汁中煮汁尽，焙干为末，水丸如粟米大，每服一、二十丸，研赤脂麻汤下，吐利止，无时。

【笺正】此为热甚液干而设，非可治血虚不足之倒靥。口治黑陷，指焦枯者而言也。

第四十方 牛李膏（一名必胜膏） 治同前方。

牛李子

上杵汁，石器内密封，每服皂子大，煎杏胶汤化下。

【笺正】牛李即李子的一种。考李子，气味虽曰微温，然《名医别录》明言其去瘤热，则大寒可知。钱氏以治痘之黑陷，且名以必胜，断推清血解毒之功。若非大热，何可轻投。

第四十一方 宣风散 治小儿慢惊

槟榔二个 陈皮 甘草各半两 牵牛(四两)半生半熟

上为细末，三、二岁儿，蜜汤调下五分，已上一钱，食前服。

【笺正】慢惊总是脾肾两虚，纵有寒痰壅滞，皆宜温不宜清，可补不可下。是方槟榔、牵牛，皆是峻药，岂可误治虚症！上卷慢惊条中，所谓风在脾胃，故大便不聚而为泻，当去脾间风，风退则利止，故主以此方。窃谓脾虚生风，岂是外风深入。寿颐于拙著《中风斟论》曾有阴寒之气上冲，亦能激乱脑经，而为痙痲痉直，抽制搐搦等症一条，即为小儿慢惊，及大人之并无肝火，而猝然昏厥者言之，亦即西医之所谓脑贫血一症，似尚能窥破此中真相，则古人竟认作外风入脾，竟欲攻荡以宣此风，岂不犯虚虚之戒？仲阳于此，得无大误。

第四十二方 麝香丸 治小儿(慢)惊、疳等病。

草龙胆 胡黄连各半两 木香 蝉壳(去剑，为末，干秤) 芦荟(去砂，秤) 熊胆 青黛各一钱 轻粉 脑麝 牛黄各一钱(并别研) 瓜蒂二十一个(为末)

上猪胆丸如桐子及绿豆大。惊疳脏腑或秘或泻，清米饮或温水下，小丸五、七粒至一、二十粒。疳眼，猪肝汤下；疳渴，煨猪汤下亦得。惊风发搐眼上，薄荷汤化下一丸，更水研一丸滴鼻中。牙疳疮、口疮，研贴。虫痛，苦楝子或白茺莢汤送下。百日内小儿，大小便不通，水研封脐中。虫候，加干漆、好麝香各少许，并入生油一两点，温水化下。大凡病急则研碎缓则浸化。小儿虚极慢惊者勿服。尤治急惊痰热。

周澄之曰：聚珍本分脑麝为龙脑、麝香二味，无青黛、轻粉、芦荟、熊胆四味。

【笺正】方中一派大苦大寒，止可以治肝胆实火，而方下乃曰治小儿慢惊，乍见之大是可骇。迨细绎方后分证加引，则皆是热症，本无一条虚寒杂厕其间。方末且申明之曰：小儿虚极慢惊者弗服，尤治急惊痰热。则制方之旨，岂不明白了解，乃知方下“慢”字必是传写之误；且“惊疳等病”四字为句，多一“慢”字，即不成句。此必出于浅人妄加，以上方治慢惊而误衍之，不可不正。

干漆大毒，观于人之生漆疮者，偶闻其气，即已周身起瘰发肿，甚至头大如斗，其厉何如？岂幼孩柔脆肠胃所能胜任。虽曰杀虫，胡可浪用！不解《本草经》何以列于上品，且曰无毒。又谓久服轻身耐老，则古书之不可尽信明矣。

又按惊风之痉厥抽掣，皆是脑神经病，而运动为之骤变。《素问》谓之气血并走于上，则为暴厥，西医谓之血冲脑经，治必镇摄火焰，降气开痰，宜静而不宜动。脑、麝芳香最烈，适足以助气火之上扬，非徒无益，且必有大害。此古人本无所谓脑经为病，所以不知此理。今既尽人能知，则凡芳香开窍之法，皆当屏除尽绝。寿颐于《中风斟论》中已备论之。是方脑、麝尤重，更不可以治惊搐。惟疳积腹大，气滞不行者，可少用之以利流通，然亦宜减三之二为允。

第四十三方 大惺惺丸 治惊疳百病及诸坏病，不可具述。

辰砂(研) 青礞石 金牙石各一钱半 雄黄一钱 蟾灰二钱 牛黄 龙脑各一字(别研) 麝香半钱(别研) 蛇黄三钱(醋淬五次)

上研匀细，水煮，蒸饼为丸，朱砂为衣，如绿豆大。百日儿每服一丸，一岁儿二丸，薄荷

温汤化下，食后。

【笺正】此方与上方大旨相似，故主旨各症亦同，但苦寒较减，而攻痰消积之力较专，痰热而兼积滞者宜之。若治热痰风惊，则必去脑、麝。

第四十四方 小惺惺丸 解毒，治急惊，风痫，潮热及诸疾虚烦，药毒上攻，躁渴。

腊月取东行母猪粪（烧灰存性）辰砂（水研飞）脑麝各二钱 牛黄一钱（各别研）蛇黄（西山者，烧赤，醋淬三次，水研飞，干用）半两

上以东流水作面糊丸，桐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二丸，钥匙研破，温水化下。小儿才生，便宜服一丸，除胎中百疾，食后。

周澄之曰：聚珍本脑麝分为二物。云：猪粪、辰砂各半两，龙脑、麝香各二钱。

【笺正】猪粪秽浊，取其下行，能泄火而解热毒，以治急惊，亦是清降，故能定气血之上冲。但脑、麝必不可用，而此方更重。聚珍本虽稍轻，亦尚非配药之法，盖是书屡经传写，岂特非仲阳之旧，抑恐失阎氏之真矣。方后以钥匙研药，盖取其能开通之意，然未免孩子气。试问于药性上，安能有用，此吾国旧学之可鄙处，宜乎为新学界所诟病也。又谓小儿初生，宜服一丸，则可以泄导先天蕴热，方法颇佳。

第四十五方 银砂丸 治涎盛，膈热，实痰嗽，惊风，积，潮热。

水银（结砂子）三皂子大 辰砂（研）二钱 蝎尾（去毒，为末） 硼砂 粉霜（各研）轻粉 郁李仁（去皮，焙研，为末） 白牵牛 铁粉 好腊茶各三钱

上同为细末，熬梨汁为膏，丸如绿豆大。龙脑水化下一丸至三丸。亦名梨汁饼子，及治大人风涎，并食后。

周澄之曰：聚珍本好腊茶作“好腊”，恐误。又蝎尾、硼砂、郁李仁、粉霜、牵牛、轻粉作各一钱，铁粉、好腊作各三钱。

【笺正】幼科惊痫，无非热盛生风，气火挟痰，上激冲脑为病，抽搐痙痙，痉厥戴眼，无一非脑神经受其震激，而失功用。喻嘉言谓惊风之名，当作热痰风惊，则明白了解。其论极是。在古人虽未尝知有神经之病，然多用金石重坠之药，以治其气火之升腾，则降逆镇定，恰与气血上冲之原理相合，故能桴应。是方汞铁粉霜，镇坠极重；而又以蝎尾、月石，牵牛、李仁，消导下行，荡涤积热，最是峻剂。苟非大实，未可轻投。但水银必与黑铅同化，乃能结砂。此方无黑铅，必有脱误。然即使结砂，苟其炼不得法，则汞性善变，流弊不小，终宜慎之。硼砂当作硼砂，此必误字。

第四十六方 蛇黄丸 治惊痫。因震骇、恐怖、叫号、恍惚是也。

蛇黄（真者）三个（火煨醋淬） 郁金七分（一处为末） 麝香一字上为末，饭丸桐子大。每服一、二丸，煎金银磨刀水化下。

【笺正】此亦开痰降逆之法，用磨刀水送药者，取铁之重坠耳。

第四十七方 三圣丸 化痰涎，宽膈，消乳癖，化惊风、食痫、诸疳。小儿一岁以内，常服极妙。

小青丸

青黛一钱 牵牛末三钱 膩粉一钱
并研匀，面糊丸，黍米大。

小黄丸

天南星（末）一两（生） 朱砂半两（研） 巴豆一钱（取霜）

并研匀，姜汁面糊丸，黍米大。

小红丸

半夏(生末)一分 巴豆霜一字 黄柏(末)一字

并研匀，姜汁面糊丸，黍米大。以上百日者各一丸，一岁者各二丸，随乳下。周澄之曰：聚珍本小青丸作^{〔1〕}青黛一分，牵牛末三分，腻粉二钱；小红丸巴豆作^{〔2〕}二钱；小黄丸黄柏作半钱。

【笺正】三方皆攻痰实之法，而两用巴霜，俱是峻剂，但丸子极小，所服又少，所以可用。

第四十八方 铁粉丸 治涎盛，潮搐，吐逆。

水银砂子 轻粉各二分 朱砂 铁粉各一分 天南星(炮制，去皮脐)取末一分

上同研，水银星尽为度，姜汁面糊丸，粟米大，煎生姜汤下，十丸至十五丸，二、三十丸，无时。

【笺正】此与前之银砂丸，大同小异，故方下主治亦同。

第四十九方 银液丸 治惊热，膈实呕吐，上盛涎热。

水银半两 天南星二钱(炮) 白附子一钱(炮)

上为末，用石脑油为膏。每服一皂子大，薄荷汤下。

周澄之曰：聚珍本有龙脑半钱，轻粉一钱，蝎尾二十一枚，炙去毒，上同研匀，石脑油丸如绿豆大。每服二、三丸，乳香汤下，大者稍加，无时。

【笺正】此方水银生用，尤其可怪。石脑油更奇，考濒湖《纲目》所引诸说，即是今之煤油，故《嘉祐本草》亦言有毒。虽曰坠痰^{〔3〕}通络，实属好奇太过，断不可行。

第五十方 镇心丸 治小儿惊痫，心热。

朱砂 龙齿 牛黄各一钱 铁粉 琥珀 人参 茯苓 防风各二钱 全蝎七个(焙) 上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汤下。

【笺正】此亦重坠清热，镇摄气血之剂。能使气火不升，则脑不受激，惊搐自己，立方之意甚佳。而不用巴霜、牵牛之峻，且无水银轻粉巴霜之毒，尤其纯粹无疵。但尚是实热实痰，人参殊可不必。全蝎亦是毒虫，古用蝎尾，取其下行达痰，故曰定风。此用其全，不如蝎尾之妥。惟惊痫之风，皆自内生，必非外感风邪，断不可混同施治。方中又有防风，温散外风，正与热盛风生，病情相反，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此古人之大误，亦犹六朝隋唐，许多续命汤方之治内风类中，无不桂、麻、羌、防、细辛、芎、芷。今既知此等症情，胥由内热冲脑，则凡是散风温升诸药，为利为弊，果当何如。

第五十一方 金箔丸 治急惊涎盛。

金箔二十片 天南星(剉，炒) 白附子(炮) 防风(去芦须，焙) 半夏(汤浸七次，切焙干秤)各半两 雄黄 辰砂各一分 生犀末半分 牛黄 脑麝各半分(以上六物研)

上为细末，姜汁面糊丸，麻子大，每服三、五丸至一、二十丸，人参汤下。如治慢惊，去龙

〔1〕 作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2〕 作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3〕 痰 原作“疾”，据医理改。

脑，服无时。

周澄之曰：聚珍本作牛黄、龙脑、麝香各半钱，雄黄、辰砂各二分。余同。

【笺正】此亦清热开痰之法。星、夏、白附，皆为痰壅而设，但脑、麝大香，反以激动气血，必不可用。防风亦大误。方后谓治慢惊，则去龙脑，盖以冰片大寒，非虚寒所宜。然方中生犀，独非凉药耶！

第五十二方 辰砂丸 治惊风涎盛潮作，及胃热吐逆不止。

辰砂(别研) 水银砂子各一分 天麻 牛黄五分 脑麝(别研)五分 生犀末白僵蚕(酒炒) 蝉壳(去足) 干蝎(去毒，炒) 麻黄(去节) 天南星(汤浸七次，焙切，干秤)各一分

上同为末，再研匀，熟蜜丸如绿豆大，朱砂为衣，每服一、二丸或五、七丸，食后服之，薄荷汤送下。

周澄之曰：聚珍本天麻一分，龙脑、麝香、牛黄各五钱。余同。

【笺正】方与上方大同小异。天麻厚重，可息内风，治眩晕肝阳极效，非泄散外风，此症颇合，僵蚕亦能定风，惟麻黄不可用，亦续命汤之贻误也。

方中各药皆是一分，而牛黄、脑麝独各五分。牛黄清热化痰，重任犹有可说，脑麝大香大开，无论何方，断无五倍于他药之理。聚珍本作他药一分，而龙脑、麝香、牛黄各五钱。则所谓一分者，当即古人之六铢，为四分两之一。然脑麝尚倍于他药，亦无此法。如谓一分是宋时之一分，则脑麝将五十倍于之他药，更为可怪。以此知是书传写，久失其真。读者须当观其大旨，不可呆死于字句之间。

第五十三方 剪刀股丸 治一切惊风，久经宣利，虚而生惊者。

朱砂 天竺黄(各研) 白僵蚕(去头足，炒) 蝎(去毒，炒) 干蟾(去四足并肠，洗，炙焦黄为末) 蝉壳(去剑) 五灵脂(去黄者为末)各一分 牛黄 龙脑(并研)各一字 麝香(研)五分 蛇黄五钱(烧赤，醋淬三五次，水研飞)

上药末共二两四钱，东流水煮，白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剪刀环头研，食后薄荷汤化下。如治慢惊，即去龙脑。

【笺正】此亦清热化痰息风之意。方后谓治慢惊，即去龙脑，亦如上金箔丸之例。但牛黄、竺黄，岂非凉药？亦与上方同弊。

剪刀股即蝎之别名，此蝎尾勾曲，有似于剪刀之股。此丸之所以有此名者，其旨可见。乃方后则谓剪刀环头研药，此浅者不知剪刀股之取义，而妄为是说以附会之，岂制方者之意？盲人梦话，大是可嗤。且惟佩刀有环，故古有“刀环”两字，若在医家，则古尝有刀圭量药，未闻有刀环研药者，而剪刀又不得称环，是一句之间，错之又错，抑何鄙陋至于此极。此必非制方者之原文，尤其确然可知。

方后云上药末共二两四钱，按方中诸药，前七味云各一分，牛黄、龙脑，则云各一字，而麝香则云五分，蛇黄则曰五钱，计其称为分者凡十二，又五钱及二字。初不知其何以而能合为二两四钱。如以宋人十分为一钱之分计之，则十二分止有一钱二分；若以唐前一两为四分计之，则十二分已有三两。相去皆远，必不能合。且前七味各一分，而麝香则五倍之，又必无此配药之法。寿颐以意逆之，则前七味之一分，是用唐以前古法，计七分为一两七钱半；而麝香之五分，则是宋时之所谓半钱耳，再合以蛇黄五钱，牛黄、龙脑各一字，乃与二两四钱之数，约略相近。然同此分字，而忽用古法，忽从时俗，一方之中，如是错杂，岂不可怪！

此亦必非制方者之原文。寿颐每谓是卷中诸方分量,极多不相称者。如欲仿制,皆当以意参酌,否则必为马服之子^{〔1〕},无不僨事矣。此方中分字,既知其有两样用法,则上之辰砂丸方诸药一分,明是古者,四分为一两之分;而牛黄、脑麝之五分,又是宋时十分为钱之分,盖脑麝二物,合之仅得半钱,分之则各得四分钱之一,是即所谓一字,分量配合,颇觉相宜。聚珍本改之为五钱者,正若不知本书中有此奇怪之作用耳。然平心论之,如此量药,总属可笑。医书难读,初不料一至于此,不佞善读奇书,真可谓别有会心,但不知阅者见之,以为何如,呵呵!

第五十四方 麝蟾丸 治惊涎潮搐。

大干蟾秤二钱(烧,另研) 铁粉三钱 朱砂 青礞石(末) 雄黄(末) 蛇黄(烧,取末)各二钱匕 龙脑一字 麝香一钱匕

上件研匀水浸,蒸饼为丸,如桐子大,朱砂为衣。薄荷水下半丸至一丸,无时。

周澄之曰:聚珍本铁粉作轻粉。

第五十五方 软金丹 治惊热痰盛,壅嗽膈实。

天竺黄 轻粉各二两 青黛一钱 黑牵牛取头末 半夏(用生姜三钱,同捣成曲,焙干,再为细末)各三分

上同研匀,熟蜜为膏,薄荷水化下,半皂子大至一皂子大,量儿度多少用之,食后。

周澄子曰:聚珍本竺黄、轻粉各半两,一作二两,青黛作一分。余同。

【笺正】此二方与诸方,大同小异,重叠复累,大是可厌。

第五十六方 桃枝丸 疏取积热及结胸,又名桃符。

巴豆霜 川大黄 黄柏(末)各一钱一字 轻粉 硃砂各五分

上为细末,面糊丸,粟米大。煎桃枝汤下。一岁儿,五、七丸;五、七岁,二、三十丸。桃符汤下。亦得未晬儿,三、二丸,临卧。

周澄之曰:聚珍本黄柏下云各一分一字。

【笺正】巴霜、轻粉,已嫌太峻;更有硃砂,尤为猛烈。然今则久无真硃,市肆中尽是欺人,此方亦不必言矣。

第五十七方 蝉花散 治惊风,夜啼,咬牙,咳嗽,及疗咽喉壅痛。^{*}

蝉花(和壳) 白僵蚕(直者,酒炒熟) 甘草(炙)各一分 延胡索半分

上为末,一岁一字,四、五岁半钱。蝉壳汤下,食后。

【笺正】此清热以定内风之轻剂,清而能降,选药灵动。蜩蝉临风振翼,得清肃之气,而其蛻乍出土时即已蛻去,得土气寒冷已久,所以能治小儿内热。小儿睡中咬牙,嘎嘎有声,皆痰热之症。方尚嫌轻,可加开痰泄化之物。

第五十八方 钩藤饮子 治吐利,脾胃虚风、慢惊。

钩藤三分 蝉壳 防风(去芦头,切) 人参(去芦头,切) 麻黄(去节,秤) 白僵蚕(炒黄) 天麻 蝎尾(去毒,炒)各半两 甘草(炙) 川芎各一分 麝香一分(别研入)

上同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至六分,温服,量多少与之。寒多加附子末半

〔1〕 马服之子 战国赵国名将赵奢因战功封为马服君。其子赵括,空谈兵法,结果长平一役,赵军四十万被坑死。此喻只知教条于医论,不懂临床裁化者。

钱，无时。

周澄之曰：聚珍本麝香一钱，按上称三分、一分，“分”字皆读去声，今宜改作“钱”字。麝香一分，“分”字如字读，乃合。方后加附子末半钱，加于二钱剂中也。

【笺正】吐利虚风而为慢惊，故用人参。然此虚风，岂外来之寒邪耶，而乃有防风、麻黄，古人之愚，最不可解。即川芎、麝香，皆不可用。此方中“分”字，又当作两样看，是为本书中之创例。然不古不今，亦古亦今，混作一气，究竟非著作家体制。俗子无本之学，最是鄙陋。澄之附注，未必可听。

古医学之“分”字，作去声读，近人多有言之者，然未见所本，盖尚是推测之辞。强为分别，字书中未见此义。

第五十九方 抱龙丸 治伤风瘟疫，身热昏睡，气粗风热，痰塞壅嗽，惊风潮搐及蛊毒、中暑。沐浴后并可服，壮实小儿，宜时与服之。

天竺黄一两 雄黄（水飞）一钱 辰砂 麝香（各别研）半两 天南星四两（腊月酿牛胆中，阴干百日，如无，只将生者去皮脐，剉炒干用）

上为细末，煮甘草水和丸，皂子大，温水化下服之。百日小儿，每丸分作三、四服；五岁一、二丸；大人三、五丸。亦治室女白带，伏暑，用盐少许，嚼一、二丸，新水送下。腊月中雪水煮甘草和药尤佳。一法用浆水或新水浸天南星三日，候透，软煮三、五沸，取出，乘软切去皮，只取白软者，薄切焙干炒黄色，取末入两，以甘草二两半，拍破，用水二碗浸一宿，慢火煮至半碗，去滓，旋旋洒入天南星末，慢研之，令甘草水尽，入余药。

【笺正】是方胆星、竹黄，不过为痰热而设，然方下主治不少，皆为实热痰壅言之。以小儿伤寒温热，每多痰热窒塞，故可通治。（方下“瘟疫”，即今之所谓温病。）然麝香开泄太重，此方太多，宜大减之。又谓壮实小儿，可以时服，则言之太过。

方后谓亦治室女白带，则带下每多湿热凝滞，停积胞中所致。此能涤湿清热，所以可治。腊雪合药，清温甚佳。方后慢火，原本是从火旁，字书无此形，径为改之。

天南星不可生用，即方后甘草制法，亦不妥。南星之毒，甚于半夏十倍。寿颐尝以肆中之所谓制南星者，入口试之，戟喉甚厉，此非用腊月牛胆制透久陈者不可。

第六十方 豆卷散 治小儿慢惊，多用性太温及热药治之，有惊未退而别生热症者；有病愈而致热症者；有反为急惊者甚多。当问病者几日？因何得之？曾以何药疗之？可用解毒之药，无不效，宜此方。

大豆黄卷（水浸黑豆生芽是也，晒干） 板蓝根 贯众 甘草（炙）各一两

上四物同为细末，每服半钱至一钱，水煎去滓服，甚者三钱，又治吐虫，服无时。

【笺正】此为慢惊过服温药而设，故以蓝根、贯众解毒为主。方下言之甚详，非治慢惊。

第六十一方 龙脑散 治急慢惊风。

大黄（蒸） 甘草 半夏（汤洗薄切，用姜汁浸一宿，焙干炒） 金星石 禹余粮 不灰木 青蛤粉 银星石 寒水石

上各等分，同为细末，研入龙脑一字，再研匀，新水调一字至五分，量儿大小与之。通解诸毒，本旧方也。仲阳添入甘松三两枝，藿香叶末一钱，金芽石一分，减大黄一半，治药毒吐血，神妙。

【笺正】重用石药，惟急惊实证可用。方下乃有一“慢”字，岂不大误；方后并谓治药毒吐血，则热药太过之症。立方之旨，更为明了。此方下“慢”字，明是浅人妄加者。方后云……

字至五分，可证五分即半钱，而一字即半钱中之又一半矣。

第六十二方 治虚风方回生散^{〔1〕} 治小儿吐泻，或误服冷药脾虚生风因成慢惊。

大天南星一个（重八、九钱以上者良）

上用地坑子一个，深三寸许，用炭火五斤，烧通赤，入好酒半盏在内，然后入天南星，却用炭火三、二条，盖却坑子，候南星微裂，取出刺碎，再炒匀熟，不可稍生，候冷为细末，每服五分或一字，量儿大小，浓煎生姜、防风汤，食前调下，无时。

【笺正】南星虽能消导热痰，必非补虚之物。方名既曰虚风，又谓脾虚生风，而成慢惊，岂有一味南星可治之理，再以生姜、防风调汤药，又是泄散外风之法，牛头不对马嘴，岂果仲阳为之耶？

第六十三方 虚风又方。

半夏一钱（汤洗七次，姜汁浸半日晒干） 梓州厚朴一两（细剉）

上件米泔三升，同浸一百刻，水尽为度，如百刻水未尽，加火熬干，去厚朴，只将半夏研为细末。每服半字、一字，薄荷汤调下，无时。

【笺正】方名又是虚风，药则半夏、厚朴，又是薄荷汤下，笼统浮泛已极，恐未必果是仲阳手定。

第六十四方 楸银丸 治风涎膈实上热，及乳食不消，腹胀喘粗。

巴豆（去皮油心膜，研细） 水银各半两 黑铅二钱半（水银结砂子） 麝香五分（另研） 好墨八钱（研）

上将巴豆末并墨再研匀，和入砂子、麝香、陈米粥和丸，如绿豆大捏楸。一岁一丸，二、三岁二、三丸，五岁以上五、六丸，煎薄荷汤放冷送下，不得化破。更量虚实增减，并食后。

【笺正】重坠痰涎，而引之下泄，好在所服不多，又是囫囵吞下，果是实痰，尚为可用。今京师有万应锭者，为幼科实热实痰，普通之药，颇有捷验。方中重用佳墨，即本之仲阳是方。

第六十五方 又牛黄膏 治热及伤风疳热。

雄黄（研） 甘草（末） 川甜硝各一分 寒水石（生飞）一两 脑子一钱 绿豆粉半两
上研匀，炼蜜和成膏，薄荷水化下，半皂子大，食后。

周澄之曰：聚珍本寒水石作一分，一作一两，有郁金末一钱，此与前牛黄膏小异。聚珍本作生黄膏。

【笺正】此重坠清热，开泄痰闭之法，已陈陈相因，数见不鲜矣！

第六十六方 五福化毒丹 治疮疹余毒上攻口齿，躁烦，亦咽干，口舌生疮，及治蕴热积毒，惊惕狂躁。

生熟地黄（焙秤）各五两 玄参 天门冬（去心） 麦门冬（去心，焙秤）各三两 甘草（炙） 甜硝各二两 青黛一两半

上八味为细末，后研入硝、黛，炼蜜丸如鸡头大。每服半丸或一丸，食后，水化下。

【笺正】此痘后阴虚，毒火上乘，津液已耗者之治法，故用滋润养液为主。方下谓治蕴热积毒，必热盛液耗者为宜。若痰液未化，不可妄投。

第六十七方 羌活膏 治脾胃虚，肝气热盛生风，或取转过，或吐泻后为慢惊，亦

〔1〕 治虚风方回生散 原作“虚风方”，据周氏丛书本改。

治伤寒。

羌活(去芦头) 川芎 人参(去芦头) 赤茯苓(去皮) 白附子(炮)各半两 天麻一两 白僵蚕(酒浸,炒黄) 干蝎(去毒,炒) 白花蛇(酒浸,取肉焙干)各一分 川附子(炮去皮脐) 防风(去芦头,切焙) 麻黄(去节)各三钱 豆蔻肉 鸡舌香(即母丁香) 藿香叶 木香各二钱 轻粉一钱 珍珠 麝香 牛黄各一钱 龙脑(半字) 雄黄辰砂各一分(以上七味各别研入)

上同为细末,熟蜜和剂旋丸,大豆大。每服一、二丸,食前,薄荷汤或麦冬汤温化下。实热、惊急勿服,性温故也。服无时。

周澄之曰:聚珍本白花蛇下云各一两;木香上有沉香一味。后附辨鸡舌香文云:古今论鸡舌香,同异纷纷,或以为番枣核,或以为母丁香。互相排抵,竟无定说。季忠以为最为易辨,所以久无定说者,惑于其名耳。古人名药,多以其形似者名之,如乌头、狗脊、鹤虱之类是。番枣核、母丁香,本是二物,皆以形似鸡舌,故名适同。凡药同名异实,如金樱、地绵之类,不足怪也。如鸡舌二类,各有主疗。番枣核者,得于乳香中,治伤折药多用之。母丁香即丁香之老者,极芳烈,古人含鸡舌者,乃此类也,今治气温中药多用之。所谓最易辨者如此。

【笺正】是方庞杂太甚,方下主治,又复自矛盾,怪不可言。既曰脾胃虚,则人参补益脾胃是也。而又曰肝气热盛生风,则附子、丁香,又将何为?“或取转过”四字,不可索解,当有脱误。若曰治吐泻后之慢惊,则方中藿香、木香、丁香、参、附,固为对证;然慢脾之风,岂是外感风寒,可以表散!方中麻、防、芎、活,宁非虚寒慢惊之鸩毒!而脑、麝、牛黄,辛凉开窍,直以速其危耳!观方后实热弗服一层,知方下“热盛生风”一句,盖言本是热盛,而已用寒凉太过之变症,故主温补。然朱、黄、轻粉,又非虚症所宜,此宜明辨,必不可囫圇吞枣。惟治伤寒表症,庶几近之。然药物亦异常庞杂,此等方药,不足存也。

第六十八方 郁李仁丸 治襁褓小儿,大小便不通,惊热痰实,欲得漉动者。

郁李仁(去皮) 川大黄(去粗皮,取实者剉,酒浸半日,控干,炒为末)各一两 滑石半两(研细)

上先将郁李仁研成膏,和大黄、滑石,丸如黍米大。量大小与之,以乳汁或薄荷汤下。

【笺正】此方专为实热闭塞者,通腑之用,若曰治痰,尚难有效。

第六十九方 犀角丸 治风热痰实面赤,大小便秘涩,三焦邪热,腑脏蕴毒,疏导极稳方。

生犀角末一分 人参(去芦头,切) 枳实(去瓢,炙) 槟榔半两⁽¹⁾ 黄连一两 大黄二两(酒浸切片,以巴豆去皮一百个,贴在大黄上,纸裹饭上蒸三次,切,炒令黄焦,去巴豆不用)

上为细末,炼蜜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一、二十丸,临卧熟水下,未动,加丸。亦治大人,孕妇不损。

【笺正】此治实热实痰,双管齐下,甚力甚峻,但丸子既小,巴豆又但取其气,不用其质,犹为峻剂中之轻剂。盖痰热实结,仅用军、槟,必非少数可以有功,乃借巴豆极厉之气,作为向导,方能冲锋陷阵,直捣中坚,制方自有深意。惟方后竟谓孕妇不损,则虽有人参,恐

(1) 半两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亦未可深信。

第七十方 异功散 温中和气，治吐泻，不思乳食。凡小儿虚冷病，先与数服，以助其气。

人参(切去顶) 茯苓(去皮) 白术 陈皮(剉) 甘草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生姜五片，枣两个，同煎至七分，食前温，量多少与之。

【笺正】此补脾而能流动不滞，陈皮一味，果有异功，以视《局方》四君子，未免呆笨不灵者，洵是放一异彩，仲阳灵敏，即此可见一斑。

第七十一方 藿香散 治脾胃虚有热，面赤，呕吐涎嗽，及转过度者。

麦门冬(去心，焙) 半夏曲 甘草(炙)各半两 藿香叶一两

上为末，每服五分至一钱，水一盏半，煎七分，食前温服。

周澄之曰：聚珍本有石膏半两

【笺正】此治胃虚有热之吐，故以甘、麦养胃阴，较之七味白术散，治脾胃虚寒便泻者，正是两相对照。彼以泄利，则气陷，故用干葛升清；此以呕吐，则气逆，故用半夏泄降；而皆用藿香芬芳，藉以振动中州气滞，又是殊途同归，可谓五雀六燕，铢两悉称。仲阳选药，真无间然。然若痰热上壅而为呕吐，则麦、甘又在禁例，此则善学古人者，自当知所变通，必不可呆死于古人成方之下。

第七十二方 如圣丸 治冷热痞泻。

胡黄连 白芫荑(去扇，炒) 川黄连各二两 史君子一两(去壳秤) 麝香(别研)五分 干虾蟆五枚(剉，酒熬膏)

上为末，用膏丸如麻子大，每服人参汤下。二、三岁者，五、七丸；以上者，十丸至十五丸，无时。

【笺正】方用二连，可治痞热，必不可治寒冷。干蟾为痞积腹膨主药，大有奇功，亦物理之药也。

第七十三方 白附子香连丸 治肠胃气虚，暴伤乳哺，冷热相杂，泻痢赤白，里急后重，腹痛扭撮，昼夜频并，乳食减少。

黄连 木香各一分 白附子(大)二个

上为末，粟米饭丸，绿豆大或黍米大，每服十丸至二、三十丸。食前，清米饮下，日夜各四、五服。

【笺正】此治滞下之主药。证是冷热相杂，积滞不行，故药亦寒温并用，而以木香宣通气分。滞下之方药最多，然用意皆不过如此。今人每以炮姜、黄连同进，再加气分之药，治腹痛积滞者极效，亦此旨也。

第七十四方 豆蔻香连丸 治泄泻，不拘寒热赤白，阴阳不调，腹痛肠鸣切痛，可用如圣。

黄连(炒)三分 肉豆蔻 南木香各一分

上为细末，粟米饭丸，米粒大。米饮汤下十丸至二、三十丸，日夜各四、五服，食前。

【笺正】此以香连清热调气，而佐以肉果温涩，可治暑热泄泻之肠鸣腹痛，不可治湿热淤积之滞下后重。方下“赤白”二字，惟滞下者有之，其症必里急不爽。可通而不可涩。误投固涩，无不淹久变重。此须分别治之，不可混也。

第七十五方 小香连丸 治冷热腹痛，水谷利，滑肠方。

木香 诃子肉各一分 黄连半两(炒)

上为细末,饭和丸绿豆大。米饮下十丸至三、五十丸,频服之,食前。

【笺正】诃子亦涩滑止泻之法,与上方肉果、香、连,同工异曲,惟肠滑水泄者宜之。

第七十六方 二圣丸 治小儿脏腑或好或泻,久不愈,羸瘦成疳。

川连(去须) 黄柏(去粗皮)各一两

上为细末,将药末入猪胆内,汤煮熟,丸如绿豆大。每服二、三十丸,米饮下。量儿大小加減,频服,无时。

【笺正】小儿疳泻,多是里热,故主以连、柏之清,然在久病羸瘦,亦宜量之,非可一概施也。

第七十七方 没石子丸 治泄泻白浊及疳痢、滑肠、腹痛者方。

木香 黄连各一分(一作各二钱半) 没石子一个 豆蔻仁二个 诃子肉三个

上为细末,饭和丸麻子大,米饮下。量儿大小加減,食前。

【笺正】此亦泄泻之治法,方下所谓疳痢,即古人所谓利下、自利之利,本以滑利取义。今世俗以滞下之里急后重,欲下不爽者,名为痢疾,实是不识字义之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必须分别观之,不可误认。

香连各一分,原是古人四分为一两之分,可见此是古之成方。然古之一两,止合宋时之三钱有零;则古之一分,止合宋后之一钱而不足。此方中谓一分一作二钱半,非是。

第七十八方 当归散 治变蒸有寒无热。

当归二钱 木香 官桂 甘草(炙) 人参各一钱

上咬咀,每服二钱,水七分盏,姜三片,枣一枚去核,同煎服。

【笺正】变蒸而仅仅有寒无热,此儿之元气不足可知,故制是方。与参、芪、甘、桂之保元汤同意,皆是小儿元阳素虚之圣药。

第七十九方 温白丸 治小儿脾气虚困,泄泻瘦弱,冷疳洞利,及因吐泻,或久病后成慢惊,身冷痲疯。

天麻(生)半两 白僵蚕(炮) 白附子(生) 干蝎(去毒) 天南星(剉,汤浸七次,焙) 各一分

上同为末,汤浸,寒食面和丸,如绿豆大,丸了仍与寒食面内,养七日取出。每服五、七丸至二、三十丸,空心煎生姜米饮,渐加丸数,多与服。

【笺正】脾虚泄泻,慢惊身冷,皆无阳之症,故宜白附子。惊风痲疯,无论急慢,皆是内动之风。天麻、僵蚕,以定内风,而方中不杂一味表散疏泄,选药极允。观此则上之羌活膏方。

(第六十七)云治脾胃慢惊,而药乃有羌、防、麻黄者,岂非大谬。方下曰冷疳洞利,其为洞泄滑利甚明,又可知上之没石子丸方下“疳痢”二字,亦指滑利泄泻;则宋人“痢”字,尚不与滞下相混,而今人概称滞下为痢疾者,亦是大谬。此误又在宋后,医学日荒,胡可不急起更张之。

此条治脾虚泄泻,及吐泻久病而为慢惊,身冷痲疯,其症甚重,非温补不可。方药太嫌轻薄,必不足恃。宜用保元汤,及附理中。

第八十方 豆蔻散 治吐泻烦渴,腹胀,小便少。

豆蔻 丁香各半分 舶上硫黄一分 桂府 白滑石三分

上为细末，每服一字至半钱，米饮下，无时。

【笺正】此是脾肾寒湿，自宜温药；然硫黄极滑，治泻必非所宜；且吐泻烦渴，津液耗矣，滑石分利小水，亦治实热，不治虚寒。方殊可议，不足法也。

第八十一方 温中丸 治小儿胃寒泻白，腹痛肠鸣，吐酸水，不思食，及霍乱吐泻。

人参（切去顶，焙） 甘草（剉，焙） 白术各一两（为末）

上姜汁面和丸，绿豆大。米饮下一、二十丸，无时。

【笺正】此脾胃虚寒，故用药如此，然泻出色白，寒症昭著，何不即与理中，岂以吐酸为有热故耶？要之胃无火而不能消化，亦必作酸。此酸是胃液中自然之味，不可皆认是火。

第八十二方 胡黄连麝香丸 治疳气羸瘦，白虫作方。

胡黄连 白茺莢（去扇）各一两 木香 黄连各半两 辰砂（另研）一分 麝香（剉，研）一钱

上为细末，面糊丸绿豆大。米饮下五、七丸至十丸；三、五岁以上者，可十五丸、二十丸，无时。

【笺正】疳积腹膨，多是食停郁热而生诸虫。治宜清热消导而兼杀虫。然此方尚嫌轻薄。必不足恃。即有下之大胡黄连丸，大芦荟丸两方，则此可删。

第八十三方 大胡黄连丸 治一切惊疳，腹胀，虫动，好吃泥土生米，不思饮食，多睡，吼啞^{〔1〕}，脏腑或秘或泻，肌肤黄瘦，毛焦发黄，饮水，无心烦热，能杀虫，消疳进饮食，治疮癰，常服不泻痢方。

胡黄连 黄连 苦楝子各一两 白茺莢（去扇）半两，秋初三分 芦荟（另研） 干蟾头（烧存性，另研）各一分 麝香一钱（另研） 青黛一两半（另研）

上先将前四味为细末，猪胆汁和为剂，每一胡桃大，入巴豆仁一枚置其中，用油单一重裹之，蒸熟，去巴豆，用米一升许蒸，米熟为度，入后四味为丸。如难丸，少入面糊丸，麻子大。每服十丸、十五丸，清米饮下，食后，临卧，日进三两服。

【笺正】此方清热为主，而兼杀虫消积者。然苦寒有余，而消积杀虫，尚嫌不及。方下叙述各症，虫积已深，尚宜加味，其麝香亦觉太多；又青黛入药，古人所用，当是兰靛之精华，而今则是浊滓，殊不相宜。蟾头疑是蟾腹之误。

第八十四方 榆仁丸 治疳热瘦悴，有虫，久服充肥。

榆仁（去皮） 黄连（去头）各一两

上为细末，用猪胆七个，破开取汁，与二药同和入碗内，甑上蒸九日，每日一次，候日数足，研麝香五分，汤浸一宿，蒸饼同和成剂，丸如绿豆大。每服五、七丸至一、二十丸，米饮下，无时。

【笺正】此方亦觉无谓，既有上下两方，何必多此重叠重累，大同小异为耶。

第八十五方 大芦荟丸 治疳杀虫，和胃止泻。

芦荟（研） 木香 青桔皮 胡黄连 黄连 白茺莢（去扇，秤） 雷丸（破开，白者佳，赤者杀人，勿用） 鹤虱（微炒）各半两 麝香二钱（另研）

上为细末，粟米饭丸绿豆大。米饮下二十丸，无时。

【笺正】此方杀虫清热，双管齐下，尚嫌消积之力不足，可加干蟾、鸡内金等。又使君子

〔1〕 吼啞(ai 捱) 喻大声喊叫。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肉,除虫甚效,且无峻厉太过,剋剥元阴之弊,威而不猛,可为疳虫必用之品。西药有山道年精一种,亦有奇功,尚无流弊,是可采也。麝香亦太多,减半用之可也。

第八十六方 龙骨散 治疳口疮,走马疳。

砒霜 蟾酥各一字 粉霜五分 龙骨一钱 定粉一钱五分 龙脑半字

上先研砒粉极细,次入龙骨再研,次入定粉等同研,每用少许傅之。

【笺正】牙疳而名曰走马,其症之急可知,顷刻蔓延,腐烂极速,穿唇溃腮,即不可救。此胃一团毒火,非大清胃热或急下不可。外治药单方,则砒枣散可用。一味信石,打小块如枣核许,以大红枣去核,每枚嵌入信石一块、入炭火煅炭,俟烟尽取出(此烟即是砒霜,人须避之),加梅花冰片十分之三,同研细掺之,颇效。砒固毒物,然此法制过,信石本质,已是无多,故不为害。钱仲阳此方,分量颇有斟酌。亦可用飞净人中白,掺之佳。另以白马乳内服,亦可以马乳洗腐处。治之及早,尚可十全五六,飞净人中白亦可调入马乳中服之。寿颐近得一简便单方,用簾黄(即画家所用之物,以空心如笔管者为佳,名笔管黄),研细掺腐肉上极效。已实验过。

第八十七方 橘连丸 治疳瘦,久服消食和气,长肌肉。

陈橘皮一两 黄连(一两五钱)去须,米泔浸一日

上为细末,研入麝香五分,用猪胆七个,分药入在胆内,浆水煮,候临熟,以针微扎破,以熟为度,取出,以粟米粥和丸,绿豆大。每服十丸至二、三十丸,米饮下,量儿大小与之,无时。

【笺正】此清火之专剂。轻症可用,缓缓图功。

第八十八方 龙粉丸 治疳渴。

草龙胆 定粉 乌梅肉(焙秤) 黄连(各二分)

上为细末,炼蜜丸如麻子大。米饮下一、二十丸,无时。

【笺正】清热生津,意亦可法。定粉即是铅粉,质重有毒,内服殊非所宜,去之可也。

第八十九方 香银丸 治吐。

丁香 干葛各一两 半夏(汤浸七次,切焙) 水银各半两

上三味,同为细末,将水银与药同研匀,生姜汁丸,如麻子大。每服一、二丸至五、七丸,煎金银汤下,无时。

【笺正】吐有虚实寒热,治各不同。是方丁香、干葛,已嫌庞杂,而以生汞入丸子,流弊滋多,胡可为训。

第九十方 金华散 治干湿疮癣。

黄丹(煅)一两 轻粉一钱 黄柏 黄连各半两 麝香少许

上为末,先洗,次干掺之,如干癣疮,用腊月猪脂和傅;如无,用麻油亦可,加黄芩、大黄。

【笺正】此皮肤病之外治药,能燥湿杀虫,诸痒疮流水者宜之。

第九十一方 安虫丸 治上、中二焦虚,或胃寒虫动及痛。又名苦楝丸方。

干漆三分(炒烟尽) 雄黄 巴豆霜一钱

上为细末,面糊丸,粟米大,量儿大小与服,取东行石榴根煎汤下,痛者煎苦楝根汤下,或茺莢汤下五、七丸或三、二十丸,发时服。

【笺正】虫非腹中应有之物,有之则除恶务尽。干漆、巴霜,杀虫峻烈,方药极厉,而乃

以安虫名，此古人误认虫不可尽除，而姑为是名以欺人也。然用药如是，仍是杀之，安于何有！惟干漆大毒，必不可尝，何不以使君子之类易之。苦楝根、芫荇，皆杀虫捷药，不嫌其猛。惟脾胃虚者，必须补脾以善其后。

第九十二方 芫荇散 治胃寒虫痛。

白芫荇(去扇，秤) 干漆(炒)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一字，或五分、一钱，米饮调下，发时服。

上方杜壬《养生必用方》同。杜亦治胃寒虫上。

【笺正】此亦杀虫之方，干漆必有以易之乃佳。

第九十三方 胆矾丸 治痞，消癖进食，止泻和胃，遣虫。

胆矾(真者)一钱，为细末 绿矾(真者)二两 大枣十四个(去核) 好醋一升

以上四物同煎，熬令枣烂和后药：

史君子二两(去壳) 枳实(去穰，炒)三两 黄连 河黎勒(去核)各一两(并为粗末)
巴豆二七枚(去皮破之)

以上五物，同炒令黑，约三分干，入后药：夜明砂(一两) 虾蟆灰(存性，一两) 苦楝根皮(末，半两)

以上三物再同炒，候干，同前四物杵罗为末，却同前膏和入臼中，杵干下。如未成，更旋入熟枣肉，亦不可多，恐服之难化。太稠，即入温水，可丸即丸，如绿豆大。每服二、三十丸，米饮温水下，不拘时。

【笺正】胆矾、皂矾，杀虫消癖之力皆猛，再加巴霜下积，药力甚峻，故以大枣和之。此除虫积之主方。有此则上二方亦无所用矣。但峻攻之后，必宜培补，而平居饮食，又必慎之又慎。虫积成痞，无非多食伤其脾胃，消化之力不及所致。慈幼者其知之。

第九十四方 真珠丸 取小儿虚中一切积聚、惊涎、宿食、乳癖。治大小便涩滞，疔腹胀，行滞气。

木香 白丁香(真者) 丁香 轻粉各五分 巴豆仁十四个(水浸一宿，研极腻) 白滑石(末)二钱

上为末，研匀，湿纸裹烧，粟米饭丸麻子大。一岁一丸，八、九岁以上至十五岁服八丸，炮皂子煎汤放冷下。挟风热难动者，先服凉药一服；乳癖者，减丸数，隔日临卧一服。

【笺正】是方以行气攻痰为法，与杀虫消积诸方，相辅而行。巴豆不去油，终嫌太毒，还是用霜，稍为和缓。服法甚佳，不可多也。药味如是，而方名乃曰真珠，最不可解，岂姑作贵重之名以欺人耶！得毋心术卑鄙，可嗤孰甚！

第九十五方 消坚丸 消乳癖及下交奶，又治痰热膈实，取积。

硃砂(末) 巴豆霜 轻粉各一钱 水银砂子两皂子大 细墨(少许) 黄明胶(末)五钱

上同研匀，入面糊丸，如麻子大。倒流水下，一岁一丸^{〔1〕}，食后。

【笺正】是方亦为消癖而设，硃砂当作硃砂，此物无真，最不可信；汞亦不妥，是书中消导之方已多，此不可用，而方下“交奶”二字，不知何解，此必宋时人之俗语，而今不可晓矣！

第九十六方 百部丸 治肺寒塞嗽，微有痰。

〔1〕 丸 原作“服”，据周氏丛书本改。

百部三两(炒) 麻黄(去节) 杏仁四十个(去皮尖,微炒,煮三五沸)

上为末,炼蜜丸如芡实大,热水化下,加松子仁肉五十粒,糖丸之含化大妙。

【笺正】此为肺受外寒,痰饮咳嗽之方,麻、杏开肺,疏泄感邪。百部温润,降逆定嗽,选药颇佳。是方麻黄不言分量,必有误。但此是汤剂,而作丸子,虽用热水化下,效力恐亦不灵。寿颐则谓丸子打碎,煎汤为妙。

第九十七方 紫草散 发斑疹。

钩藤钩子 紫草茸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一字,或五分、一钱,温酒调下,无时。

【笺正】仲阳之所谓斑疹,即痘疮及瘡子。钩藤开泄,紫草清血解毒,以酒调服,助其透泄,能发能清,不卑不亢,是助正达邪稳妥之法。

第九十八方 秦艽散 治潮热,减食,蒸瘦方。

秦艽(去芦头,切焙) 甘草(炙)各一两 干薄荷半两(勿焙)

上为粗末,每服一、二钱,水一中盏,煎至八分,食后温服。

【笺正】此变蒸发热和平中正之药。变蒸本非大病,惟既发热减食,不可无以治之,故立是方。秦艽通络和血,薄荷清泄散热,药性中和,不伤正气,仲阳真善于逢迎世故者。

第九十九方 地骨皮散 治虚热潮作,亦治伤寒壮热,及余热方。

地骨皮(自采佳) 知母 银州柴胡(去^[1]芦) 甘草(炙) 半夏(汤洗十次,切焙) 人参(切去顶,焙) 赤茯苓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姜五片,水一盞,煎至八分,食后温服,量大小加減。

【笺正】此退热为主,而兼养正,虚热固宜,病后阴虚余热亦佳。若曰伤寒壮热,似嫌太泛。然小儿阴阳俱薄,虽是伤寒,亦非大病。以生姜作引,正是发散妙法,固未尝不可通用也。

第一百方 人参生犀散 解小儿时气寒壅,咳嗽,痰逆喘满,心松惊悸,脏腑或秘或泄,调胃进食。又主一切风热,服寻常凉药即泻而减食者。

人参(切去芦)三钱 前胡(去芦)七钱 甘草(炙黄)二钱 桔梗 杏仁(去皮尖,略爆干,为末,秤各五钱

上将前四味为末,后入杏仁,再粗罗罗过。每服二钱,水一盞,煎至八分,去滓温服,食后。

【笺正】此方选药五味,是治风寒轻感,咳嗽有痰,疏泄感邪,降逆止嗽之法,与前百部丸,可以相辅相行。方下所谓时气寒嗽,痰逆喘满,及一切风热,皆是正治。惟既有寒邪,而兼痰嗽,人参似非所宜。然稚阴本薄,扶正祛邪,亦是古人恒法。但方名生犀,有药中无犀,殊不可解。然以所治诸症参之,亦万无用生犀之理,此则不可索解矣。

第一百一方 三黄丸 治诸热

黄芩半两(去心) 大黄(去皮,湿纸裹煨) 黄连(去须)各一钱

上同为细末,面糊丸绿豆大或麻子大。每服五、七丸至十五丸、二十丸。食后,米饮送下。

【笺正】方为实热而设。盖小儿稚阴未充,阳易偏旺,热结之症甚多。此方清泄,其力

〔1〕 去 原作“半”,据周氏丛书本改。

虽峻，而所服无多，用之得当，亦不嫌大黄之荡涤。吾乡习惯，小兒初生，必以此三物蒸取浓汁，三朝内日饲二、三茶匙，以大便黑类转黄为止；可免后生胎毒，亦可减轻他日痘疹之势，颇有经验，威而不猛，洵是良法。

第一百二方 治囟开不合，鼻塞不通方。

天南星大者，微炮去皮为细末，淡醋调，涂帛上，贴囟上，火炙手频熨之。

【笺正】解颅乃先天气血俱虚，真阳亦衰，治宜温补，保元汤或可有效；外用敷药，只可参用温煦。寿颐有治验，已录上卷。天南星大毒，乃作外敷，末药，岂是幼孩柔脆肌肤所能胜利，况其为囟解不合者乎？果用此法，必有大害。

第一百三方 黄芪散 治虚热盗汗

牡蛎（煨） 黄芪 生地黄各等分

上为末，煎服，无时。

【笺正】养阴涵阳，兼以实表，方虽三物立法已备。但牡蛎可以滋阴，亦以涵敛浮阳，生用较为有力，是有自然粉质，其性颇粘，已含涩敛功用；煨之则大失其真。此类恶俗，金、元、明、清，数代医书，多承其弊，而其源实自宋人开之，必不能为前贤讳也。

第一百四方 虎杖散 治实热盗汗。

上用虎杖^{〔1〕}，剉，水煎服，量多少与之，无时。

【笺正】既曰实热，自宜清热为主。此是单方体裁，未必可恃。

第一百五方 捻头散 治小便不通方。

延胡索 川苦楝各等分

上同为细末，每服五分或一钱，捻头汤调下，量多少与之。如无捻头汤，即汤中滴油数点，食前。

【笺正】玄胡、苦楝，皆以泄降见长，捻头者，古时寒具之别名。此方后谓以捻头汤下，意者以寒具煮汤送药耶。然寒具乃干糗之类，古虽谓其可利大小便，其实粉面所制，以油煎之，亦非真能利二便者。方亦单方体裁，何可深信？此当以病理求之，虚实寒热，万有不齐，决非一个呆方，可以概治者也。

第一百六方 羊肝散 治疮疹入眼成翳。

上用蝉蜕末，水煎，羊子肝汤调服二、三钱。凡痘疮才欲著痂，即用酥或面油不住润之，可揭即揭去，若不润及迟揭，疮硬即隐成瘢痕。

【笺正】羊肝明目退翳，古皆称之。此虽为痘疮目翳而设，然即非痘疮，凡眼赤翳膜皆可用之。方后谓痘痂可揭，殊为不妥。

第一百七方 蝉蜕散 治斑疮入眼，半年以内者，一月取效。

蝉蜕（去土取末）一两 猪悬蹄甲二两（罐子内盐泥固济，烧存性）

上二味研，入羚羊角细末一分拌匀。每服一字；百日外儿五分；三岁以上一钱，温水或新水调下，日三、四，夜一、二，食后服。一年以外难治。

【笺正】此方虽专为痘疮入目而设，然羚羊角清肝上将，凡肝阳火盛，目赤肿痛，星翳胬肉重症，羚羊、蝉蜕，皆是必需之品。惟羚羊难研，须水磨浓汁，方可有效。

〔1〕 虎杖 原作“语虎”，据周氏丛书本改。

第一百八方 乌药散 治^{〔1〕}乳母冷热不和及心腹时痛,或水泻,或乳不好。

天台乌药 香附子(破用白者) 高良姜 赤芍药

上各等分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盞,同煎六分,温服。如心腹疼痛,入酒煎。水泻,米饮调下,无时。

【笺正】腹痛泄泻,中寒气滞为多。温中行气,固痛泻之良方,入酒同煎,无非温而行之。

第一百九方 二气散 治冷热惊吐反胃,一切吐利,诸治不效者。

硫黄半两(研) 水银二钱半(研,不见星,如黑煤色为度)

上每服一字至五分,生姜水调下或同炒,结砂为丸。

【笺正】此为真阳无权,阴寒上逆之主药。然生汞入药,究嫌不妥,宜以二物同炒结砂,则即古方之灵砂丹也。许叔微《本事方》黑锡丹最佳。

第一百十方 葶苈丸 治乳食冲肺,咳嗽面赤,痰喘。

甜葶苈(隔纸炒) 黑牵牛(炒) 汉防己 杏仁(炒去皮尖)各一钱

上为末,入杏仁泥,取蒸陈枣肉和捣为丸,如麻子大,每服五丸至七丸,生姜汤送下。

【笺正】肺有停饮,气闭痰喘;面赤者,肺有郁热之征,是宜泻肺涤饮,枣肉捣丸,亦良法也。

第一百十一方 麻黄汤 治伤风发热,无汗、咳嗽、喘急。

麻黄(去节)三钱(水煮去沫,漉出晒干) 肉桂二钱 甘草(炙)一钱 杏仁七个(去皮尖,麸炒黄,研膏)

每服一钱,水煎服。以汗出为度,自汗者不宜服。

【笺正】寒邪袭肺,闭塞不通,喘嗽气急,非此方不能捷效。若肺郁有热,则去桂而加石膏,又即仲师之麻杏甘石汤也。

第一百十二方 生犀磨汁 治疮疹不快,吐血衄血。

生犀磨汁

周澄之曰:聚珍本有生犀散云:消毒气,解内热。用生犀磨浓汁,微温饮一茶脚许,乳食后,更量大小加减之。与此方同而治异。

【笺正】此热甚而痘不能透,火焰上涌,致为血溢,故以清心泄热为主。聚珍本谓消毒气,固亦指痘疹热毒言之,其意可通。

第一百十三方 大黃丸 治诸热

大黃 黄芩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丸如绿豆大。每服五丸至十丸,温蜜水下。量儿加减。

【笺正】前已有三黄丸,则此亦重复。

第一百十四方 史君子丸 治脏腑虚滑及疳瘦下利,腹胁胀满,不思乳食。常服,安虫补胃,消痞肥肌。

厚朴(去粗皮,姜汁涂焙) 甘草(炙) 诃子肉(半生半煨) 青黛各半两(如是兼惊及带热泻,入此味,如只变疳不调,不用此味) 陈皮(去白)一分 史君子(去壳)一两(面裹煨熟,去面不用)

上为末,炼蜜丸,如小鸡头大。每服一丸,米饮化下。百日以上,一岁以下,服半丸,乳

〔1〕 治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汁化下。

【笺正】此亦消积清热杀虫之法，与前大胡连、大芦荟、胆矾丸诸方，互相为用。而是方较为和平，轻症宜此；而热盛者，尚非此丸所能胜任。小鸡头大盖指芡实之较小者。

第一百十五方 青金丹 疏风利痰。

芦荟 牙硝 青黛各一钱 史君子三枚 硼砂 轻粉各五分 蝎梢十四个
上末，磨香墨拌丸，麻子大。每三丸，薄荷汤下。

【笺正】此方为清热涤痰而设，热痰实积宜之。方下所谓疏风者，古以蝎梢为风药也。然蝎仅用尾，实是泄导下行。药理当如此解，非能疏泄外风者。

第一百十六方 烧青丸 治乳癖。

轻粉 粉霜礞(砂)各一钱 白面二钱 玄精石一分 白丁香一字 定粉一钱 龙脑十字

上同一处研，令极细，滴水和一饼，以文武火烧熟勿焦，再为末，研如粉面，滴水和丸如黄米。每服七丸，浆水化下。三岁以下服五丸，量儿大小，加减服之。此古方也。

【笺正】此亦消积法，礞砂当即礞砂，必不可用，前已言之；且本书此类方药，亦已甚多，可不全备；而此方龙脑分量更重，尤甚不妥。且十字之分量，古书未见，盖亦有误。

第一百十七方 败毒散 治伤风、瘟疫、风湿，头目昏暗，四肢作痛，增寒壮热，项强睛疼，或恶寒咳嗽，鼻塞声重。

柴胡(洗，去芦) 前胡 川芎 枳壳 羌活 独活 茯苓 桔梗(炒) 人参各一两
甘草半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入生姜、薄荷煎，加地骨皮、天麻；或咬咀，加蝉蜕、防风。治惊热可加芍药、干葛、黄芩；无汗加麻黄。

【笺正】此风寒外感之通治方，所谓人参败毒散者是也。方药未免太泛，然每一煎剂，仅用二钱，固亦可备家庭不时之需。方后谓治惊热，则内热生风，必非表药所能妄试。毫厘千里，不可不别。

周澄之曰：聚珍本方末无加地骨皮。以下有云：此古方也。钱氏加甜葶苈半两，薄荷叶半两，名羌活散，盖陶氏注也。

附 方

周澄之曰：聚珍本较此本少凉惊丸(名同方异)、粉红丸、阿胶散、涂肉法、浴体法、甘桔汤、利惊丸、消积丸、花火膏、百祥丸、牛李膏、宣风散、蛇黄丸、镇心丸(名同方异)、抱龙丸、五福化毒丹、当归散、安虫丸、芫荽散、人参生犀散、羊肝散、葶苈丸、生犀磨汁、史君子丸、青金丹(名同方异)、烧青丸共二十六方，而别有木瓜丸、青金丸、生犀散(与生犀磨汁，方同治异)、龙脑膏、梔豉饮子、白虎汤、大黄丸(名同方异)、镇心丸、钩藤膏、魏香散、凉惊丸、独活饮子、三黄散、人参散、槟榔散、黄芪散(名同方异)、地骨皮散(名同方异)、兰香散、傅齿立效散、蛭皮丸共二十方。其间龙脑膏、梔豉饮子、白虎汤、钩藤膏、魏香散五方，已见陶氏书中，余十五方，未知何出，附录于此，以备习是业者有所采焉。

附方第一 木瓜丸 止吐。

木瓜末 麝香 膩粉 木香末 槟榔末各一钱

上同研，面糊丸，如小黄米大。每服一、二丸，甘草水下，无时服。

【笺正】此方能降气宣通，故可止吐。

附方第二 青金丹

青黛(研) 雄黄(飞研) 胡黄连各半两 白附子(炮制)二钱 水银一钱(与膩粉同研) 熊胆(用温水化入) 芦荟(研) 蟾酥(研入)各一分 麝香半分 龙脑(研)朱砂(飞研) 铅霜(研)各一字

上为细末，令匀，用熬过猪胆汁浸，蒸饼和丸，如黄米大。退惊治风，化虫杀痞，除百病，进乳食，治一切惊风天钩，目睛上视，手足搐搦，状候多端。用药一丸，温水化滴鼻中，令嚏喷三、五次，更用薄荷汤下二丸即愈。如久患五疳，腹胀头大，四肢瘦小，好吃泥土，不思乳食，爱咬指甲，时扞眉毛，头发稀疏，肚上青^{〔1〕}筋，及又患泻痢，并用米饮下二丸。如鼻下赤烂，口齿疳虫并口疮等，用乳汁研二丸，涂在患处。疳眼雀目，白羊肝一枚，以竹力子批开，入药二丸在内，以麻缕缠定，用淘米泔煮熟，空腹食之。仍令乳母常忌鱼腥、大蒜、鸡、鸭、猪肉等。此药若隔三、二日一服，永无百疾，不染横夭之疾。此古方也。钱氏独麝香比此加倍。

【笺正】此方苦寒清热，重坠镇怯，故治内热痞积，天钩内风。然脑、麝芳香，开窍甚迅，治血冲脑经者，必不相宜。此古人未知有气火上升，脑神经受病之理，乃有此误，不可不为前贤补此缺陷。而水银膩粉，生研入药，亦必不妥。

天钩原是俗名，实即古之所谓痉直，后世谓之角弓反张，又名之为钩，何其可鄙可嗤，一至于此。

附方第三 生犀散 消毒气，解内热。

生犀凡盛物者，皆经蒸煮，不堪用，须生者为佳

上一物，不拘多少，于涩器物中，用新水^{〔2〕}磨浓汁，微温饮一茶脚许，乳食后，更量大小加减之。

【笺正】此与前生犀磨汁方，主治虽异，而病理药理，可以会通。彼治血热之吐衄，并及痘疮不快，亦以里热薰灼，血液不能宣通，而致焦枯黑陷者言之。此云解热消毒，亦无非治热毒耳。犀角极坚，煮汁剉屑，皆不得力，必水磨而乃可有功。仲阳此方，用法极妙，况在今日，价重兼金，尤非磨汁不可。

附方第四 大黄丸 治风热里实，口中气热，大小便闭赤，饮水不止，有下证者，宜服之。

大黄一两(酒洗过，米下煮熟，切片晒干) 川芎一两(剉) 甘草一分(剉炙) 黑牵牛半两(半生熟炒)

上为细末，稀糊和丸，如麻子大。二岁每服十丸，温蜜水，乳后服，以溏利为度，未利加丸数再服。量大小虚实用之。

【笺正】是方大黄、黑丑，攻涤极峻，而以川芎之升，甘草之缓，相辅相行，是亦调济之法。

附方第五 镇心丸 凉心经，治惊热痰盛。

甜硝(白者) 人参(切去芦，末) 甘草(炙，取末) 寒水石(烧)各一两 干山药 白

〔1〕 青 原作“非”，据周氏丛书本改。

〔2〕 水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茯苓各二两 朱砂一两 龙脑 麝香各一钱(三味并研碎)

上为末,熟蜜丸鸡头大。如要红,入坯子胭脂二钱,即染胭脂是也。温水化下半丸至一、二丸,食后。

【笺正】方亦重镇清热化痰之法,通补相济,威而不猛,用意固佳,但脑、麝分量虽轻,终与内热生惊之症,不甚针对。

附方第六 凉惊丸

硼砂(研) 粉霜(研) 郁李仁(去皮,焙干为末) 轻粉 铁粉(研) 白牵牛(末)各一钱 好腊茶三钱

上同为细末,熬梨为膏,丸绿豆大,龙脑水化下一丸至三丸。亦名梨汁饼子。及治大人风涎,并食后服。一本无白牵牛末。

【笺正】方与前凉惊丸药物大异,而镇坠涤痰,泄降通腑,使痰热并化,地道既通,庶几气不复升,惊搐俱定,以治痰热内滞,生风生惊等证,固自恰合;而是方并无脑、麝,不犯芳香以耗泄真气,尤其妥惬。

附方第七 独活饮子 治肾疳臭息^{〔1〕}候良方。

天麻 木香 独活 防风各一两 麝香少许(研细末和入)

上每服一钱匕,小者半钱,麦门冬熟水调下。

【笺正】此牙疳初起之方也。牙疳古称肾疳,盖谓肾阴未充,胃火乃炽。是方合下共五方,所谓肾疳五候,由浅及深。此治初发之时,口气秽臭,尚未龈肿,故谓之臭息候。方有独活、防风者,制方之意,盖谓风热入胃,故用药如此。然此证实由胃火毒火,蕴结不宜,上蒸齿龈。其病最暴,甚至不三五日,即已穿腮落齿,腐臭缺唇,惨不可治。燎原之祸,非大剂凉解,直决西江之水,不能稍杀其炎上之威。断非风药所可妄试,岂徒无益,适以助其煽动,为害尤烈。宜鲜生地、鲜石斛、鲜大青(皆捣汁)、真金汁等频灌,庶可挽救三四。而马乳外洗内服,尤有奇功。大便不行者,更必承气汤先通地道,釜底抽薪,亟不可缓。

附方第八 三黄散 治肾疳崩砂候良方。

牛黄 大黄 生地黄 木香 青黛各等分为末

上每服一钱匕,熟水调服。

【笺正】此治齿龈已肿已腐之方。古称崩砂,义不可解。药用大黄,固为釜底抽薪之计。生地黄,即今之鲜生地,古用干也,止称地黄,不加生字。凡曰生地者,皆鲜生地也。

附方第九 人参散 治肾疳溃槽候良方。

肉豆蔻(炮) 胡黄连 人参 杏仁(炒) 甘草(炙)各等分为末

上每服一钱匕,小者半钱,温熟水调服。

【笺正】溃槽者,盖腐烂已甚,溃至齿根,其症已亟,故用胡连之大苦大寒。然此是一团毒火,顷刻燎原,必不当用参之补,而肉蔻温湿,更非所宜。

附方第十 槟榔散 治肾疳宣露候良方。

木香 槟榔 人参 黄连 甘草(炙)各等分为末

每服一钱,小者半钱,熟水调服。

【笺正】宣露者,齿龈尽腐,露出牙根,其候更凶。槟榔泄降,黄连清火,犹为近似。人

〔1〕 息 原无,据周氏丛书本补。

参、甘草，太觉无谓。

附方第十一 黄茱散 治肾疳腐根候良方。

黄茱(蜜炙) 牛黄 人参 天麻 蝎(去毒) 杏仁(炒) 白茯苓 川当归 生地黄(洗) 熟干地黄(洗)各等分为末

上每服小者半匕，煎天门冬熟水调服，麦门冬亦得。

【笺正】牙疳而至腐根，已邻于穿腮落齿，焚身之祸，亟于眉睫，大剂沃焦，犹虞不及，何反以生芪二地等滋补从事，甚不可解。此上五方，虽自谓良方，而揆之病情药性，殊不相称，必无桴应之理，存而不论可也。此后三方亦同此弊，皆不可恃。

附方第十二 地骨皮散 治肾疳，龈齲牙齿肉烂腐臭，鲜血常出良方。

生干地黄(半两) 真地骨皮 细辛(各一分) 五倍子(炒令焦，二钱)

上为末，每用少许傅之，频与功效，多不妨。议曰：《本经》所载，疳证有五，谓五脏所受，故得其名。今述肾疳一症，有五证候者，最为要急，不可同常。此疾具陈有五种，候传迅疾可畏，乃知走马之号不诬。初发之时，儿孩口臭，上干胃口，气息臭郁，渐进损筋、龈肉生疮，或肿或烂，其齿焦黑；又进，从牙槽内发作疮疱，破溃脓烂；又进，热逼入脉，常血出，其热注久，牙龈腐坏，槽宽齿脱，六七岁孩落尽，不复更生，岂可治疗！今以妙方，宜速与，随其传变而理，不待疾作而后药也。

【笺正】牙疳而至龈齲腐臭，鲜血自流，症情何等危急，此非大剂寒凉不可者。是方虽以地骨为主，而反有细辛之辛升，五倍之湿敛，皆与是病相反。古人制方之意，真不可晓。方后数行，文义颇多未顺，可以知此方制者之学问识力矣！

附方第十三 兰香散 治小儿走马牙疳，牙齿溃烂，以至崩砂出血齿落者。

轻粉 兰香(末)各一钱 密陀僧半两(醋淬为末)

上研如粉，傅齿及龈上，立效。议曰：婴儿受病，证候多疳，良由气郁三焦，疳分五脏，内有肾经，常虚得疳，名之曰急，以走马为喻，治疗颇难。此等证：初作口气，名曰臭息；次第齿黑，名曰崩砂；盛则龈烂，名曰溃槽；又盛血出，名曰宣露；重则齿自脱落，名曰腐根。其根既腐，何由理之，嗟乎！豪家育子，哺以甘肥，肾堂受之虚热，或因母在难月，恣食厚味，令儿所招，俱非偶然而作。今将秘方述于后。

【笺正】此亦病重药轻，必无小效。方后数行，文义尤其不堪。

附方第十四 傅齿立效散

鸭嘴 胆矾一钱匕(煅红研) 麝香少许

上研匀，每以少许傅牙齿龈上。又一方用蟾酥一字，加麝香和匀傅之。议曰：血之流行者荣也，气之循环者卫也。变蒸足后，饮食之间，深恐有伤于荣卫而作众疾。其或气伤于毒，血伤于热，热毒攻之，虚脏所受。何脏为虚？盖小儿肾之一脏常主虚，不可令受热毒，攻及肾脏，伤乎筋骨。惟齿受骨之余气，故先作疾。名曰走马，非徐徐而作。所宜服药，甘露饮、地黄膏、化毒丹、消毒饮^{〔1〕} 其外证以前件立效散、及麝酥膏傅之。切忌与食热毒之物。此疳不同常证，医宜深究保全为上。若用常方，难以痊愈。

【笺正】胆矾燥湿杀虫，以敷牙疳，或可以治寻常轻症。若是走马急病，必非此等方药所能应手。方后一节文辞，殊未条达，持论亦极肤浅，不可为训。

〔1〕 饮 原作“散”，据周氏丛书本改。

附方第十五 蚬皮丸 治小儿五疳，八痢，乳食不节，寒温调适乖违，毛发焦黄，皮肤枯悴，脚细肚大，颅解胸陷，渐觉羸瘦，时发寒热，盗汗，咳嗽，脑后核起，腹内块生，小便浊浊，脓痢涎青，捋眉咬指，吃土甘酸，吐食不化，烦渴并频，心神昏瞢，鼻赤唇燥，小虫既出，蛔虫咬心，疳眼雀目，名曰丁奚。此药效验如神。

蚬皮(酒浸，去骨焙) 白茺藟(去皮) 黄连(去须) 胡黄连各一两半 青黛半两(为衣)
上件研为细末，猪胆汁面和丸，如粟米大。每服三十丸，用饭饮吞下，食后，临卧，日进三服。

【笺正】蚬皮亦作蚬蛸，濒湖音可皮，蟾蜍之别名。李谓其皮壘呵也。按《集韵》蛸读补火切，音播。蟾蜍辛凉，解毒杀虫，乃儿科疳热虫积最要灵药。是方合以二连茺藟，尤为疳热虫积通用良方。

附阎孝忠小儿方论笺正

吴秀雄 编校

小儿病杂论^{〔1〕}

余家幼稚多疾，率^{〔2〕}用《钱氏方诀》取效如神，因复研究诸法，有得于心，如惊疳等。钱仲阳之未悉者，今见于下，并以仲阳传附卷末。

【笺正】此阎氏叙述是书之缘起。阎氏既编辑仲阳《小儿药证直诀》，复辑是书，以补《直诀》之所未备。今钱氏书之得以传世者，赖有孝忠此举，阎氏可谓仲阳之莫大功臣。其刘氏仲阳传，据是条则本附此卷之末，今周澄之已移入《直诀》卷首，兹姑存周氏之旧。

小儿急慢惊，古书无之，惟曰阴阳痢。所谓急慢惊者，后世名之耳，正如赤白痢之类是也。阳动而速，故阳病曰急惊；阴静而缓，故阴病曰慢惊。此阴阳、虚实、寒热之别，治之不可误也。急惊由有热，热即生风，又或因惊而发，则目上目札，涎潮搐搦，身体与口中气皆热，及其发定，或睡起即了了如故，此急惊证也。当其搐势渐减时，与镇心治热药一二服，(自注：《直诀》中麝香丸、镇心丸、抱龙丸、辰砂丸及至宝丹、紫雪之类。)候惊势已定须臾，以药下其痰势，(自注：《直诀》中利惊丸、软金丹、桃枝丸之类，或用大黄朴硝等药。)利下痰热，心神安宁即愈。慢惊得于大病之余，吐泻之后，或误取转致脾胃虚损，风邪乘之，(自注：凡小儿吐泻不止，必成慢惊，宜速治。)似搐而不甚搐，(自注：此名瘈瘲。)似睡而精神慢^{〔3〕}，四肢与口中气皆冷，睡露睛或胃痛而啼哭如鸦^{〔4〕}声，此证已危，盖脾胃虚损故也。

【笺正】此节辨明急惊、慢惊、虚实、寒热，一阴一阳，言简而赅，最为明白了解。其谓急惊治法，宜于搐势渐减时用药，盖此是气火升浮，激动脑神经之症。其抽搐瘈瘲，痉直反张，或为言语不清，或为目反上视，无一非脑之神经为病。若在病作之时，亟亟抱持，强与药饵，则其时脑之神经正在扰乱，一受震动，即已败坏，不能恢复，势必肢体残废，语言不利，即为

〔1〕 小儿病杂论 此标题原缺，据原目录补。

〔2〕 率 原作“本”，据周氏丛书本改。

〔3〕 慢 怠惰也。《广韵》：“慢，怠也。”《说文》：“慢，惰也。”

〔4〕 鸦 原作“鸭”，据周氏丛书本改。

纵须合用，必以温药为佐，或少用之。

【笺正】急惊皆实，慢惊皆虚，一热一寒，正如子午距离，遥遥相对。而庸俗医书，竟^{〔1〕}有一方通治急慢惊风者，谬戾孰甚，且市肆中亦有通治之丸散，皆极可鄙，乃孝忠已有此辨别之辞，知俗方之由来久矣。究竟冰炭不能相容，号为知医者，安可不辨此中意味。至谓慢惊宜去龙脑，盖以脑子太凉，非虚寒所宜。然在今日，脑神经之病理亦已彰明较著，则脑麝二者，芳香太甚，走窜泄散，适足以扰乱神经，助其震动，皆宜悬为厉禁。正不仅慢惊属寒，当除龙脑一味，盖病理既阐明一层，则药物自当随病为转移，必不可人云亦云，含糊附和矣。

凡小儿实热，疏转后如无虚证，不可妄温补，热必随生。

【笺正】此言实热症，既得清化之后，不可遽投温补，恐其余焰复燃，凡治热病，皆当如此。岂独不得用温，抑亦不能骤补，此热病善后之要著，近贤如王孟^{〔2〕}英辈，论之已详，而阎氏以此为叮咛，知孝忠之阅历深矣。“疏转”两字，必是当时医家习用俗语，指疏通大便而言。

治小儿惊风，痰热坚癖，能不用水银、轻粉，甚便。如不得已用之，仅去疾即止，盖肠胃易伤，亦损口齿。

【笺正】水银轻粉，虽能劫痰坠涎，然极易遗毒，稚龄腑气柔脆，奚能堪此。寿颐笺注仲阳诸方，早有怀疑，再三言之，期期以为未可，今读孝忠此论，可谓先得吾心。

治小儿壮热昏睡、伤风、风热、疮疹、伤食皆相似，未能辨认间，服升麻葛根汤、惺惺散、小柴胡汤甚验，盖此数药通治之，不致误也。惟伤食则大^{〔3〕}便酸臭，不消化，畏食或吐食，宜以药下之。

【笺正】此条诸证，发热昏睡同，而其因不同，治法亦未可混。阎氏虽谓升麻葛根汤、惺惺散可以通治，然药物颇嫌温升，未尽妥贴，此尚是宋人通用套法，究竟症情各有同异，预拟呆方，万无针对之理。至于小柴胡汤虽是仲圣成法。然苟是风热痰热，则柴胡轻扬极易助虐，而人参、甘草，更未可一概而施。惟小儿伤食症，以大便酸臭，食物不消为据，则确论也。

小儿耳冷尻冷，手足乍冷乍热，面赤，时嗽嚏惊悸，此疮疹欲发也。未能辨认间，服升麻葛根汤、消毒散；已发未发，皆宜服，仍用胡荽酒、黄柏膏；暑热烦躁，食后与白虎汤、玉露散；热甚与紫雪；咽痛或生疮，与甘桔汤、甘露饮子。余依钱氏说，大人同。

【笺正】此痘疮之证治。发热而面赤咳嚏，是气郁于肺，将发未发之预兆。痘乃先天毒火，宜于透泄。至此而毒有所聚，已露端倪，则宜顺其机而透达之，一鼓作气俾得外泄，故宜用升麻葛根，但表势甚盛者，则又不可呆与疏散，助其激越，恐毒焰益炽，为害亦不可胜言，故或者止可用牛蒡、荆芥之消毒散，而不可概投升葛，此虽皆以透达为事，而病情药理大有泾渭之殊，相体裁衣，是在临证者自知斟酌，非两方之毫无轩輊，可以信手涂鸦也。余方皆有意味，自可选用。但咽痛生疮，止有甘桔一方，虽桔梗之苦泄宣通，合以甘草可以散结解

〔1〕 竟 原作“宽”，据油印本改。

〔2〕 孟 原脱，据文义补。

〔3〕 大 原脱，据周氏丛书本补。

毒，然疮疹咽痛，其症非轻，变幻不少，断非甘桔二物，所能无投不利，此则古人之法，大辘椎轮^{〔1〕}，不复适用，须当参证近世之新进化，不可拘拘于古人之成迹者矣。

小儿多因爱惜过当，往往三、两岁未与饮食，致脾胃虚弱，平生多病，自半年以后，宜煎陈米稀粥，取粥面时时与之；十月以后，渐与稠粥烂饭，以助中气，自然易养少病，惟忌生冷油腻甜物等。

【笺正】慈幼而爱惜太过，两、三岁不与谷食，则滋养之资仅仅饮乳，何能充长，其弊显而易知。然亦有谷肉蔬果恣其所嗜，甚至干饵油腻，坚硬不化者，亦复无饜，则柔脆胃肠岂能消化？而疳、虫癖积，百病丛生，小儿无情欲，乃病多不可治者，皆饮食有以害之。孝忠是条，可为姑息爱儿者第一宝鉴。“稠粥烂饭”四字，最是孩提无上之珍。

小儿治法大概与大人同，惟剂^{〔2〕}料小耳。如升麻葛根汤、惺惺散等，虽人皆知之，仓卒亦难检，今并载于下，钱氏已有方者，今不复录。

【笺正】小儿治法亦是见症治症，有是病用是药耳，本与成人何所区别。惟气血未充，腑脏柔脆，应用药物宜尚和平，弗投刚烈，而药剂宜轻，尚属第二层耳。

第一方 升麻葛根汤 治伤寒瘟疫，风热壮热，头痛，肢体痛，疮疹已发未发，并宜服之。

干葛（细剉） 升麻 芍药 甘草（剉炙，各等分）

上同为细末，每服四钱，水一盞半，煎至一盞，量大小与之，温服无时。

【笺正】是方专以升阳为主，惟麻疹痘疮，将发未发，闭遏太盛，而不透彻者宜之。古人之以通治四时感冒发热，流弊不小，而温热病之壮热者，尤当禁之。此宋金元明时，固以为四时温热感冒，疏散表症普通药剂，究竟病情万状，各有不同，非可一例观也。

第二方 惺惺散 治伤寒时气，风热痰壅，咳嗽及气不和。

桔梗 细辛（去叶） 人参（切去顶焙） 甘草（剉炒） 白术 白茯苓（去皮） 瓜蒌根 各一两

上同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盞，入薄荷五叶，煎至七分，温服，不拘时。如要和气，入生姜五片，同煎。一法用防风一分，用川芎一分。

【笺正】此方虽曰通治时气，然四君既非感冒之可通用，而细辛之温，蒌根之清，尤其杂乱无纪。颇觉方下“风热痰壅咳嗽”六字，竟无一味对症之药。

第三方 消毒散 治疮疹未出或已出，未能匀遍。又治一切疮，凉膈去痰，治咽痛。

牛蒡子二两（炒） 甘草半两（剉炒） 荆芥穗一分

上同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盞半，煎至一盞，温服，不拘时。

【笺正】此辛凉泄肺，清疏风热之轻剂，痘疹麻疹初起，颇觉合宜，而风热袭肺，咳嗽身热者，尤为针对。又治咽痛者，则咽痛而又发麻疹，今吾苏俗谓之咽喉痧子，寻常轻病，喉间微痛，不至大红肿，而痧出未透者，此方最宜。

第四方 黄柏膏 治疮疹已出，用此膏涂面，次用胡荽酒。

黄柏（去粗皮）一两 甘草四两 新绿豆一两半

上同为细末，生油调，从耳前至眼轮，并厚涂之，日三、两次，如早用，疮不上面，纵有亦

〔1〕 大辘椎轮 大辘，古代大车；椎轮，没有辐条的原始车轮。比喻初创的事物，还不完善。

〔2〕 剂 原脱，据周氏丛书本补。

少。

【笺正】柏皮、绿豆，清凉解毒，此盖为痘疮势炽，防其发在眼中，伤明损目而设，是为毒焰极重者，备此一法。若寻常痘疹，惟恐其不能宣发，则皮毛闭塞，而毒且内陷，若不辨来势轻重，而概用此法厚涂之，亦必有遏抑太过之弊，而阎氏不为分别，殊为不妥。

第五方 胡荽酒

胡荽(细切)四两

以好酒二盏，煎一、二沸，入胡荽再煎，少时用物合定，放冷。

上每服一二口，微喷，从项至足匀遍，勿喷头面。病人左右当令有胡荽，即能辟去汗气，疮疹出快。

【笺正】此亦外助透发之一法。今吾乡多用芫荽子及大红枣煨于炉火中，虽曰辟除秽恶，亦有助其宣发之意，但此皆为不能透达者言之，而势焰炽甚者弗用。

疮疹忌外人及秽触之物，虽不可受风冷，然亦不可壅遏，常令衣服得中，并虚凉处坐卧。

【笺正】痘疮忌触秽气，故宜藏之深闺，以防受空气之不洁。然此是热毒，必不可闭塞户牖，反增炭气，吾乡谚语，有窖^{〔1〕}痧凉痘一说，盖以麻疹宜温暖，而从汗透，痘则宜疏通，以受清气也。然麻疹固皆以透达为贵，亦皆无拥遏太过之理，而近今麻疹，且多来势甚剧者，热焰猖狂，更不可闭塞窗牖，遏抑不宣，否则热毒郁结，变幻极速。

第六方 治疮疹出不快，及倒靨，四圣散。

紫草茸 木通(剉) 甘草(剉炒) 枳壳(麸炒去穰秤) 黄芪(切焙)等分

上同为粗末，每服一钱，水一中盏，煎八分，温服，无时。

【笺正】此治血分热炽，而痘发不快，及焦黑倒靨者，故以紫草凉血，而木通、枳壳疏利之。非虚寒气馁之体，血液不充而发不能透，因变枯瘪者可比。若是气血少，痘出不爽，即当用大剂保元汤，亟与灌溉，以助元气，庶有希望，断非紫草清凉，木通苦泄，所可妄试。

第七方 又方 蓝根散

板蓝根一两 甘草三分(剉炒)

上同为细末，每服半钱或一钱。取雄鸡冠血三、二点，同温酒少许，食后同调下。二方无证勿服。

【笺正】此方以蓝根为君，亦是清解血热可知，与前方紫草同一理法，且前方用黄芪之升举，而此则以鸡冠血引之，亦是异曲同工。方后谓无证弗服者，盖言苟无实热结塞之证，则此二方不可误服，慎重叮咛，非无深意。

第八方 治疮疹倒靨黑陷。

人牙 烧存性，研入麝香少许。

上每服三钱，温酒少许调下，无时。

第九方 又方：

小猪儿尾尖，取血三五点，研入生龙脑少许。

上新水调下，食后。

【笺正】二方皆以透达为主，人牙取掀发之义，猪尾血则取其动摇而能流利也。皆可随

〔1〕窖(xūn 熏) 黑也。《集韵》：“窖，黑也。”

虚实寒热之见症不同，而加以辅佐之药，亦不必拘此一物单方，呆死于字句之下。

第十方 治伏热在心，昏瞢不省，或误服热药，搐热冒昧不知人，及疮疹^{〔1〕}倒靨黑陷。生梅花脑子（研半字或一字）

上取新杀猪心一个，取心中血同研，作大丸。用新汲水少许，化下。未省，再服。如疮疹陷伏者，温酒化下^{〔2〕}。

【笺正】脑子即龙脑，辛凉开泄，最解热毒，故治热盛昏瞢，及血热而痘疮倒靨黑陷诸症。但昏瞢不省，是热盛冲脑，神经失其知觉使然，古人以为伏热在心，尚是理想，非确论也。

第十一方 甘露饮子 治心胃热，咽痛，口舌生疮，并疮疹已发未发，并可服。又治热气上攻，牙龈肿，牙齿动摇。

生干地黄（焙秤） 熟干地黄（焙秤） 天门冬 麦门冬（各去心焙秤） 枇杷叶（去毛） 黄芩（去心） 石斛（去苗） 枳壳（麸炒去穰） 甘草（剉炒） 山茵陈叶

上各等分，为粗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八分，食后，温服。牙齿动摇，牙龈腥热，含嗽^{〔3〕}并服。

【笺正】治肺胃燥热，凉润生津之法。方名甘露，名称其实。若治痘疮，则惟热炽而津液已耗者，始为相宜。乃曰已发未发并可用，则大有语病，胡可为训。即治牙痛，亦必参以化痰、泄降，方有捷效，仅与凉润，尚是知其一，未知其二，如其痰热俱盛者，且必有助痰肆虐之弊，是必在临证时相体裁衣，非可执一板方。笼统混用者，亦互见董及之方中。

第十二方 白虎汤 解暑热烦躁，身热痰盛，头痛，口燥大渴。

知母一两半（焙干秤） 甘草半两（剉炒） 石膏四两 白粳米八钱

上同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至八分，食后温冷随意服。气虚人，加人参少许，同煎。

【笺正】白虎专清暑热，亦惟燥渴伤津，不挟痰浊者，始有捷效。方下“痰盛”^{〔4〕}二字，未免矛盾。

第十三方 疮疹太盛，宜服此调肝散，令不入眠。

生犀（剉末）一分 草龙胆半钱 黄芪半两 大黄（去皮）二钱 石膏半两 桑白皮（自采焙干） 钩藤钩子 麻黄（去节）各一分 栝蒌（去皮） 甘草（炙）各等分

上为粗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半盏，食后。时时温服少许。

【笺正】是方寒凉重剂，原以清泄心、肝、肺、脾、肠胃诸经蕴热，何乃杂入麻黄一味，太不可解，古人成方，每有此弊，善读古书者，切不可囫圇吞枣。

第十四方 治疮疹入眼。

马屁勃半两 皂角子十四个 蛇皮半两

上入小罐子内，盐泥固济，烧存性，研细，温酒调下一二钱，食后服。

第十五方 又方 治疮疹入眼成翳。

栝蒌根半两 蛇皮二钱

〔1〕 疹 原脱，据周氏丛书本补。

〔2〕 温酒化下 原作“温化酒下”，据周氏丛书本改。

〔3〕 漱（xiè 屑） 淘去污浊。《说文》：“漱，除去也。”

〔4〕 痰盛 原作“痰热”，油印本同。按上文改。

上同为细末，用羊子肝一个批开，入药末二钱，麻缠定，米泔煮熟，频与食之。未能食肝，令乳母多食。

第十六方 又方：

蝉衣(末)

上用水煎羊子肝汤，调服二、三钱。

【笺正】痘既入目，治愈最难，上三方虽皆古人成法，然欲征之实验，亦正难言。方用蛇蜕、蝉蜕入药，盖取其自能蜕脱之义。目科专家每用此以治目赤星翳，轻浅者颇能有效。

凡痘疮才欲著痂，即用酥或面油不住润之。可揭即揭去。若不润，及迟揭，疮痂硬，即隐成癍痕。

【笺正】痘疮成浆之时，若不抓破，则自痂自落，虽初脱靥时，必有红晕，而日久即无癍痕。若破一处，即成一癍，永不能满。凡面多痘癍者，皆抓破所致者也，而阎孝忠于此，乃曰宜揭其痂，则无不成癍矣。此非善法，似不可行。

第十七方 治口疮。

大天南星 去皮，只取中心，如龙眼大，为细末。

上用醋调涂脚心。

第十八方 治脓耳。

白矾(火飞)一钱 麝香一字 坯子胭脂(染胭脂也)一钱

上周研匀，每用少许，先绵裹，拭子搨净，掺之^{〔1〕}。

【笺正】此二方皆单方之类，有效、有不不效，不尽可恃。白矾火飞，义不可解，盖用煨透之枯矾耳。

第十九方 治蓄热在中，身热狂躁，昏迷不食。

豆豉半两 大梔子仁七个(槌破)

上共用水三盏，煎至二盏，看多少服之。无时。或吐，或不吐，立效。

【笺正】此仲圣之梔豉汤也，本治热结胸臆懊恼之症。此方下无端加入“狂躁昏迷”四字，则病重药轻，何能有效？凡古人制方，皆有一定主治病证，药证相符，验可操卷，而后人转展传录，每每擅以意见增损，而古之良方遂失真旨，并无实用，如此之类，不胜枚举矣。

第二十方 治虫咬心痛欲绝。

五灵脂(末)二钱匕 白矾(火飞)半钱匕

上同研，每服一二钱，水一盞，煎至五分，温服，无时。当吐出虫。

【笺正】有蛔能令胃痛，杀虫固是正鹄^{〔2〕}，但此方恐无大效。且白矾入煎剂，涩不可言，何能下咽？杀虫之法多矣，此可存而不论。

第二十一方 治脾胃虚寒吐泻等病，及治冷痰。

齐州半夏(汤浸七次，切焙)一两 陈粟米三分(陈粳米亦得)

上咬咀，每服三钱，水一大盞半，生姜十片，同煎，至八分。食前温热服。

【笺正】既曰虚寒吐泻，则自有理中等法在，必非此方所能有效。

第二十二方 治外肾肿硬成疔。

〔1〕 上同研匀，每用少许，先绵裹，拭子搨净，掺之 原脱，据周氏丛书本补。

〔2〕 正鹄 箭靶。后引申为正确的目标。

干蚯蚓为细末，用唾调涂，常避风冷湿地。

【笺正】阴囊疝肿，宜辨虚实寒热治之。此是单方，或可以治湿热之肿。如果疝痛，决难有验，且疝痛有肝络郁热，亦有寒湿，蚯蚓寒凉，不可概用。

第二十三方 小儿腹中极痛，干啼，后偃^{〔1〕}，名盘肠内吊，钩藤膏。

没药 好乳香（研细称） 木香 姜黄各四钱 鳖子仁十二个

上先将下三味同为细末，次研入上二味，炼蜜和成剂，收之。每一岁儿，可服半皂子大，余以意加減。煎钩藤汤化下，无时，次用魏香散。

第二十四方 魏香散

蓬莪茂半两 真阿魏一钱

上先用温水化阿魏，浸蓬莪茂一昼夜，焙干，为细末。每服一字，或半钱，煎紫苏米饮，空心调下。

【笺正】此症亦是内疝作痛，必审察虚实寒热，而治疗之。乳没止痛，虽有通调气血之功，然总嫌笼统不切。阿魏更尠^{〔2〕}佳品，若通行者，恶臭难堪，必非可以服食之物。鳖子仁恐是木鳖子，则有大毒，不可轻试。今人盐山张寿甫《衷中参西录》有制法，甚有意味，且是实验之药，可取法也。

第二十五方 地黄散 治心肝壅热，目赤肿痛，生赤脉或白膜遍睛，四边散漫者犹易治；若暴遮黑睛，多致失明，宜速用此方；亦治疮疹入眼。

生干地黄（切焙称） 熟干地黄（切焙称） 当归（去芦头，切焙称）各一分 黄连（去须）一钱 木通一钱半 元参半钱 甘草一钱半（剉，炒） 防风（去芦头，焙） 羌活 生犀（末） 蝉壳（去土） 木贼 谷精草 白蒺藜（去尖） 沙苑蒺藜各一钱 大黄（去皮，取实者，剉，略炒）一钱

上为细末，每服一字，或半钱，量大小加減。煎羊肝汤，食后调下，日三夜一，忌口将息。亦治大人。

【笺正】是方不过目科通用之套药，疏散清凉，养血泄导，罗列于一方之中，颇嫌丛杂繁芜，甚无法度，市肆中人优^{〔3〕}为之。若以病理而言，则病有浅深，药有分寸，非可一律通治也。

第二十六方 治热痢下血。

黄柏（去皮）半两 赤芍药四钱

上同为细末，饭和丸，麻子大。每服一二十丸，食前米饮下，大者加丸数。

【笺正】方止二味，以治湿热蕴结之赤白滞下，虽无悖谬，然药力太轻，必不足恃，古今成方有验多矣，此不成其为方者也。

第二十七方 治心气不足，五六岁不能言，菖蒲丸。

石菖蒲二钱 丹参二钱 人参（切去顶，焙）半两 赤石脂三钱 天门冬（去心，焙，秤） 麦门冬（去心、焙、秤）各一两

上同为细末，炼蜜丸，绿豆大，或麻子大。温水下五、七丸至一二十丸，不计时，日三四

〔1〕 偃(yǎn 奄) 仰卧。《广雅·释言》：“偃，仰也。”

〔2〕 尠(xiǎn 鲜) 少也。《说文》：“尠，是少也。”

〔3〕 优 多。《尔雅·广诘》：“优，多也。”

服，久服取效。又有病后肾虚不语者，宜兼服钱氏地黄丸。

【笺正】儿至五六岁而不能言，本元薄弱，此非药力所易补到娲皇以上之天^{〔1〕}，况此方之平庸者乎？方后且谓肾虚宜服地黄丸，尤其谄陋。

第二十八方 鸡头丸 治诸病后不语。

雄鸡头一个(炙) 鸣蝉三个(炙) 大黄一两(取实处湿纸裹煨热) 甘草一两(剉，炒) 木通半两 当归(去芦头，切，焙)三分 黄芪(切，焙) 川芎 远志(去心) 麦门冬(去心，焙)各三分 人参(切去顶，焙)半两

上同为细末，炼蜜丸，小豆大，平旦米饮下五丸，空心。日三四，儿大者加之。久服取效。鸡蝉二物，宜求死者用之，不可旋杀，孙真人所谓杀生求生，去生更远。不可不知也。

【笺正】小儿病后不语，当亦久虚未复，自当求其故而治之，安有预定一方，可以通治诸般病后之理，况方之杂乱无章者乎？以雄鸡蜩蝉解语，岂取鸡能叫日，蝉能长鸣耶？然蝉以旁鸣，其声不出于口，而乃求其发语，抑何可笑乃尔。此医界之最卑陋者。《考工记》：梓人以旁鸣者。郑云：旁鸣，蜩蝉属。正义曰：蝉鸣在肋。方后且谓鸡蝉求死者，不可杀，尤其婆子气。

第二十九方 治肾虚，或病后筋骨弱，五六岁不能行，宜补益肝肾，羚羊角丸。

羚羊角(尖细而节密者是，剉，取末) 生干地黄(焙) 虎胫骨(敲破，涂酥炙黄) 酸枣仁(去皮秤，炒) 白茯苓各半两 桂(去皮，取有味处，不见火) 防风(去芦头，切，焙) 当归(同上) 黄芪(切，焙)各一分

上同为细末，炼蜜和成剂，每服一皂子大，儿大者加之。食前温水化下，日三四服，取效。

【笺正】筋骨弱，而宜补益肝肾是也。然方药殊不醇正，何能有效。

第三十方 治惊风中风，口眼喎斜，语不正，手足偏废不举，全蝎散。

全蝎(去毒，炒) 僵蚕(直者，炒) 甘草 赤芍药 桂枝(不见火) 麻黄(去节) 川芎 黄芩(去心)各三钱 天麻六钱 大天南星(汤浸七次，去皮脐，切，焙)三钱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半，姜七片，煎七分，温服，无时，量大小与之，日三四服。忌羊肉。

【笺正】惊风非外风，万万不可妄投风药，误用之，则助其升腾，为害益烈。此等方麻、桂、川芎，直同鸩毒，然唐汉以来，二千年医书无不如是，又何责乎阎孝忠一人。在今日，脑神经之病理，固以尽人能知，是《素问》之所谓气上不下则为癫疾一说，当亦可以家喻户晓。而惊风门中，向来通用之方药，亦不足辨矣。

第三十一方 和中散 和胃气，止吐泻，定烦渴，治腹痛思食。

人参(切去顶，焙) 白茯苓 白术 甘草(剉，炒) 干葛(剉) 黄芪(切、焙) 白扁豆(炒) 藿香叶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干枣二个，去核，姜五片，煎八分，食前温服。

【笺正】此即仲阳之七味白术散耳。药味大同，主治又无别，叠床架屋，真骈枝也。

第三十二方 紫苏子散 治咳逆上气，因乳哺无度，内挟风冷，伤于肺气；或呵气未

〔1〕 补到娲皇以上之天 娲皇指女蜗氏，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传说她曾炼五色石补天，折断鳌足支撑四极，治平洪水，杀死猛兽，使人得以安居。

定，与乳饮之，乳与气相逆，气不得下。

紫苏叶 诃子(去核秤) 萝卜子 杏仁(去皮尖，麸炒) 木香 人参(切去须)各三两 青桔皮 甘草(剉，炒)各一两半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水一小盏，入生姜三片，煎至五分，去渣，不计时候，温服。量大小加减。

【笺正】是方开肺化痰，能疏泄新邪，而保稚子娇嫩之肺气，差有法度。

第三十三方 赤石脂散

治痢后羸^{〔1〕}气，下推出肛不入。

真赤石脂(去土) 伏龙肝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用半钱，敷肠头上，频用。

【笺正】“羸”虽见《玉篇》、《广韵》，然非此义，此不知何所指，当是久痢之肛脱。此外，治法虽能固涩，恐未必有大效，是证乃中气不固所致，非服药安能有功。

第三十四方 柏墨散 治断脐后为水湿所伤，或褙袍湿气伤于脐中，或解脱风冷所乘，故令小儿四肢不和，脐肿，多啼不能乳哺，宜速疗之。

黄柏(炒) 釜下墨 乱发(烧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用少许傅之。

【笺正】断脐时，而受湿受风，其病最重，即所谓脐风也。多不可救，岂外治所能奏效者。但后绷扎脐带之时，可以此药护之耳。

第三十五方 至宝丹 治诸痫急惊，心热卒中客忤，不得眠睡，烦躁，风涎搐搦，及伤寒狂语，伏热呕吐，并宜服之。

生乌犀屑 生玳瑁屑 琥珀 朱砂(细研，水飞) 雄黄以上各一两(细研水飞) 金箔五十片(一半为衣) 银箔五十片(研)^{〔2〕} 龙脑 麝香各一分 牛黄半两 安息香一两半(为末，以无灰酒飞过，滤净，去砂石，约取一两慢火熬成膏)

上生犀、玳瑁、捣罗为细末，研入余药，令匀，将安息香膏以重汤煮，凝成，和搜为剂。如干，即入少熟蜜，盛不津器中，旋团如桐子大。二岁儿服两丸，人参汤化下，大小以意加減。又治大人卒中不语，中恶气绝，中诸物毒，中热暗风，产后血运，死胎不下。并用童子小便一合，生姜自然汁三五滴，同温过，化下五丸，立效。

【笺正】此《局方》也，清热镇怯，定魄安神。凡肝胆火炎，冲激犯脑，震动神经之病，非此不可，洵溪所谓必备之药。方下所谓诸痫急惊，卒中客忤，烦躁不眠及伤寒狂语等症；方后所谓卒中不语云云，无一非脑神经之病，投以是丸，皆有捷效，名以至宝，尤无愧色。但脑麝芳香太重，开泄升腾，以治气升火升不无流弊，古人用此，误认昏愤无知，作为闭塞，欲以辛香开之，而不知气散神越之病，开泄反以助虐，此古人之未达一间者，今则神经为病之理彰明较著，此二物必须去之，或另加镇摄重坠之品，则尤为尽美尽善。方后“暗风”二字，明以内风自扰言之，不可忽过。脑麝之各一分，是古人四分两之一。此是古方，寿颐谓脑麝安息治气血冲激之病必有大弊，去之可也，所谓惠而不费。

〔1〕 羸(yán) 《广韵》：“羸，身向前也。”《玉篇》：“羸，怒腹也。”似与此处文意不合。据此处文意，当指痢后脱肛之类病症。

〔2〕 金箔五十片，一半为衣，银箔五十片，研 原脱，据周氏丛书本补。

第三十六方 紫雪 治惊痫百病，烦热涎厥及伤寒胃热^{〔1〕}发斑，一切热毒喉痺肿痛；又治疮疹毒气上攻咽喉，水浆不下。

黄金十两 寒水石 磁石 滑石 石膏各四两八钱（并捣碎）

已上用水五升，煮至四升，去滓，入下项药：玄参一两六钱（捣碎） 木香（捣碎） 羚羊角屑 犀角屑 沉香各半两（捣碎） 升麻一两六钱 丁香一钱 甘草八钱（炙，剉）已上八味，入前药汁中，再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入下项药：硝石^{〔2〕}三两一钱（芒硝亦得） 朴硝一斤（精者） 已上二味，入前汁中，微火上煎，柳木篦搅，不住手，候有七合，投在木盆中，半日欲凝，入下项药：

朱砂三钱（飞研） 麝香当门子一钱一字（研） 已上二味，入前药中搅匀，寒之二日

上件成紫色霜雪，每服一字至半钱，冷水调下，大小以意加减。咽喉急病，捻^{〔3〕}少许干咽立效。又治大人脚气毒遍，内外烦热不解，口中生疮，狂易叫走，瘴疫毒厉，卒死温疟，五尸五疰，大能解诸药毒。每服一钱至二钱，冷水调下，并食后服。

【笺正】此方清火降气，盖与至宝丹相近，而重用二硝，则通地道，泄热下行，尤为釜底抽薪要诀，凡气火甚盛，有升无降诸症，尤为相宜，故主治诸病，亦与至宝丹约略相似。但彼则惟以镇坠清热见长，而此则更能导去实痰、实热，故温热昏狂，尤以此方为必需之品。但犀羚并用，在今日已是价值奇昂，而益之以黄金煎熬，贵而无裨实用，此乃方士之陋，惟以价重欺人，而不问其有用与否，是亦向来医药之一大蔽，《局方》本用百两，阎氏只用其十之一，已有见于此而减之。近人有以金箔代之者，亦是无谓。若欲镇定火升，则龙牡、磁石、石决之类，何不可用？况二硝为主，导之下行，则决去壅塞，已得其要，又何必依赖重药。惟升麻、丁香二物，最不可解，既欲其降，何又杂之以升提；本欲其清，忽复济之以温燥，此其无理之最甚者，不可不知改革。且麝香亦必去之，则其价较廉，庶可与贫富共之矣。

第三十七方 理中丸 治吐利不渴，米谷不化，手足厥冷。

人参（去芦，剉） 白术（剉） 干姜（炮） 甘草（炙，剉，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丸，鸡黄大，每服一九，水一大盏，化开，煎及七分，连滓放温服。小儿分为三服，大小以意加减，食前。

【笺正】此仲圣成方，中州脾胃虚寒之主剂，故曰理中。

第三十八方 五苓散 治霍乱吐泻，燥渴饮水，小便不利。

泽泻（二两半，剉） 木猪苓（去皮，剉）一两半 官桂（去皮）一两 白茯苓一两半（剉） 白术一两半（剉）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温汤调下；渴燥，新水调服。大小以意加减，不以时候。

【笺正】此亦仲圣方，本为太阳经病入府，水泄不利者立法，故用桂枝而佐之以四苓，借治寒霍乱，不过温中以利水，无甚深义，况近时之真寒霍乱，其症最剧而最急，非大剂四逆汤不能救，此方必不足恃。若是湿热霍乱，则桂枝亦有弊，此宜临证时自知化裁，古之成方，非可概用也。

〔1〕 胃热 原脱，据周氏丛书本补。

〔2〕 硝石 原作“滑石”，据周氏丛书本改。

〔3〕 捻 原作“用”，据周氏丛书本改。

第三十九方 附子理中丸 治脾胃寒弱，风冷相乘，心痛霍乱，吐利转筋。

人参(去芦) 白术(剉) 干姜(炮) 甘草(炙，剉) 黑附子(炮去皮脐)各一两

上为细末，炼蜜和，一两作十丸。每服一丸，水一中盏，化开，煎及七分，稍热服，食前。小儿分作三二服，大小以意加减。

【笺正】此脾胃虚寒之主剂，故主理中而益之以附子，虚寒腹痛而便泄者宜之。若曰治霍乱转筋，则尚嫌药轻病重。

第四十方 金液丹 治吐利日久，脾胃虚损，手足厥逆，精神昏塞，多睡露睛，口鼻气凉，欲成慢惊风者。又治大人阳虚阴盛，身冷脉微，自汗吐利，小便不禁。

舶上硫黄(十两，先飞，炼去砂石秤，研为细末，用砂合子盛，令八分满，水和赤石脂封缝，盐泥固济，晒干，露地先埋一水罐子，盛水满，坐合子在上，又以泥固济讫，常以三斤火养三日三夜，加顶火一，煨成候冷取药)

上以柳木槌乳钵内研为细末，每服二钱，生姜米饮调下，大小以意加减，多服取效。大人药末一两，蒸饼一两，水浸去水，和丸桐子大，晒干，每服五十丸至百丸，米饮下，并空心连并服。

第四十一方 又方(范文正) 硫黄不以多少，淡黄通明者为上，飞炼去砂石，研为细末，用有盖砂罐子一个，取水中田字草或益母草，捣淤土成泥，更入纸筋同捣，固济罐子，贵不破，晒干，盛硫黄末在内，可不满两指，于露地深画十字，放罐子在中心，使底下通透四面用炭约四五斤，匀火簇，不盖罐子顶，时时揭觑^{〔1〕}，候化为汁，速去四面火，用湿土埋一宿，次日取出，于北荫下不见日气处，掘一坑子，约一二尺，将罐子去盖，倒埋一宿，次日取出，和罐子入汤内煮五十沸，漉出取药。

上以柳木槌乳钵内，研如粉面相似^{〔2〕}。小儿因吐泻之后，变成慢惊风者，每服一二钱，生姜米饮调下，并服取效。大人^{〔3〕}阴证，伤寒脉微欲绝，以水浸无盐蒸饼，和丸桐子大，晒干，每服五十丸或百丸，米饮下，并空心服。

【笺正】硫黄禀纯阳之性，自能制伏阴霾^{〔4〕}，挽回元气，果是纯阴无阳之症，服此自有奇效。但土产多杂质，亦且气秽有毒，须先缓火熬过，去滓炼之，今盛推泊来品为佳，其实亦不过制炼洁净耳。

第四十二方 青州白丸子 治小儿惊风，大人诸风。

半夏七两(生) 天南星三两(生) 白附子二两(生) 川乌头半两(生，去皮脐)

上捣罗为细末，以生绢袋盛，用井花水摆，未出者，更以手揉，令出。如有滓，更研，再入绢袋，摆尽为度。放磁盆中，日晒夜露，至晓弃水，别用井花水搅，又晒，至来日早，再换水搅。如此，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一法四时只浸一宿，去水，晒干后如玉片，研细，以糯米粉煎粥渍丸，绿豆大。每服三五丸，薄荷汤下。大人每服二十丸，生姜汤下。瘫痪风，温酒下。并不以时候服。

【笺正】此亦治寒痰上涌之要药，旧本取青州范公泉水澄粉，故药以地名，泉水澄洁，而性厚重，以之制药，欲其重降，以制伏泛滥之寒水。喻嘉言谓：虽经制炼，温性犹存，若是

〔1〕 觑(qù 去) 窥视。《广韵》：“觑，视也。”

〔2〕 似 原作“同”，据周氏丛书本改。

〔3〕 人 原作“下”，据周氏丛书本改。

〔4〕 霾(mái 埋) 风而雨上为霾，俗谓落黄沙。《说文》：“霾，风而雨上为霾。”

热痰，不可混用。

第四十三方 小柴胡汤 治伤寒温热病，身热恶风，头痛项强，四肢烦疼，往来寒热，呕啰痰实，中暑疟病，并宜服。

柴胡(去芦)八钱 半夏(汤洗，切焙)二钱半 黄芩(去心) 人参(去芦) 甘草(炙，剉)各三钱

上为粗末，每三钱，水一盞半，生姜五片，枣一枚，劈破，同煎及捌分，滤去滓，放温，分作三、二服，大小以意加减，并不以时候，日三夜二。

【笺正】仲景此方，专为少阳病主方，实为伤寒之邪，遏抑少阳之气，不得舒展，所以有寒热往来，烦闷喜呕，胸胁硬满而痛等症。则以柴胡升发阳气，所以顺少阳敷布条达之性。而今人温热为病，有以上种种见证者，则皆胆胆之阳盛旺，横逆有余，自当清宣泄降，而抑肝胆之气。必不可误读古书，教猱升木，古近医案中，浪投此方而增剧者，十恒八九，此非古人圣法之不可用，奈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犹自诩于仲师字下，而终身不误也。以治妇人热入血室，及一切疟病，皆非一言之所可尽。寿颐于《本草正义》及《医案平议》，又沈氏尧封之《女科辑要笺正》中，言之已详。而此本之方下主治，有项强字样，则伤寒之太阳证，不当列此。又有痰实中暑云云，则既非柴胡所宜，且参、甘、大枣何一可以混用者，言之太杂，其弊将不可胜言矣。

附董及之斑疹方论笺正

董氏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序

世之人有得一奇方，可以十全愈疾者，恐恐然惟虑藏^{〔1〕}之不密，人或知之，而使其药之不神也，其亦陋矣。夫药之能愈病，如得人人而告之，使无夭横，各尽其天年以终，此亦仁术也。吾友董及之，少举进士不第，急于养亲，一日尽弃其学而从事于医，然医亦非鄙术矣。古之人未尝不能之，如张仲景、陶隐居、葛洪、孙思邈，皆名于后世，但昧者为之，至于异贵贱，别贫富，自鄙其学，君子不贵也。及之则不然，凡人之疾苦，如己有之，其往来病者之家，虽祁^{〔2〕}寒大暑，未尝少惮^{〔3〕}。至于贫者，或昏夜自惠薪粲^{〔4〕}，以周其乏者多矣。他日携《小儿斑疹方》一帙见过，求序于余，因为引其略，亦使见及之之所存，知世之有奇方可以疗疾者，不足贵也如此。

东平十柳居士孙准平甫序

〔1〕 藏 原作“药”，据周氏丛书本改。

〔2〕 祁(qí 其) 大也。《集韵》：“祁，一曰大也。”

〔3〕 惮(dàn 但) 劳也。《集韵》：“惮，劳也。”

〔4〕 粲(cān) 精米。《诗·郑风·缁衣》：“还，予授子之粲兮。”朱熹传：“粲，粟之精凿者。”

自序

夫上古之世，事质民淳，稟气全粹，邪不能干，纵有疾病，祝由而已，虽大人方论，尚或未备；下逮中古，始有巫方氏者，著《小儿颅囱经》，以卜寿夭，别死生，历世相授，于是小儿方论兴焉。然在襁褓之时，脏腑嫩弱，脉促未辨，痒不知处，痛亦难言，只能啼叫，至于变蒸惊风，客忤解颅，近世巢氏一一明之。然于斑疹欲出，证候与伤寒相类，而略无辨说，致多谬误，而复医者不致详慎，或乃虚者下之，实者益之，疹者汗之，风者温之，转生诸疾，遂致夭斃，噓！可叹也。今采摭经效秘方，详明证候，通为一卷，目之曰《斑疹备急方》。非敢谓有补于后世，意欲传诸好事者，庶几鞠育之义存焉。

东平董汲及之序

总 论

论曰：天生民之道，自微而著，由小而大，此物理灼然，不待诗史证据可知。然小儿气禀微弱，故《小品方》云：人生六岁已上为小，六岁已下，经不全载，所以乳下婴儿有疾难治者，皆为无所依据。至如小儿斑疹一候，不惟脉理难辨，而治疗最比他病尤重，始觉证与伤寒阴痢相近，通都辅郡，名医辈出，则犹能辨其一二；远地左邑，执病不精，失于详审，投药暴妄，加之小儿脏腑娇嫩，易为伤动^{〔1〕}。斑疹未出，往往疑为伤风，即以麻黄等药，重发其汗，遂使表虚里实。若为阴痢治之，便用温惊药品，则热势愈甚，直至三、四日，证候已定，方得以斑疹药治之，则所失多矣。大率世俗医者，斑疹欲出，多以热药发之，遂使胃中热极，其初作时，即斑疹见于皮下，其已出者，变黑色而倒陷，既见不快，犹用热药，薰蒸其疾，斑疹得热，则出愈难，转生热证，大小便不通，更以巴豆取积药下之，则使儿脏腑内虚，热又不除，邪气益深，变为喘满便血，或为痢疮^{〔2〕}，身体裂破，遂使百年之寿，一旦为俗医所误也，可不痛哉！大抵斑疹之候，始觉多咳嗽，身体温壮，面色与四肢俱赤，头痛腰疼，眼睛黄色多，睡中瘈瘲，手足厥，耳尖及尻冷，小便赤，大便秘，三部脉洪数绝大不定，是其候也。其乳下儿，可兼令乳母服药。其证候未全或未明者，但可与升麻散解之；其已明者，即可用大黄、青黛等凉药下之；次即与白虎汤。如秋冬及^{〔3〕}春寒，未用白虎汤之时，但加枣煎服，不必拘于常法。仲景云：四月后天气大热，即可服白虎汤，特言其梗概耳。大率疹疮未出即可下，已出即不可下，出足即宜利大小便。其已出未快者，可与紫草散、救生散、玳瑁散之类；其重者以牛李膏散之，或毒攻咽喉者，可与少紫雪，及如圣汤，无不效也。其余热不解，身热烦渴，及病疹儿母，俱可与甘露饮，或便血者，以牛黄散治之，兼宜常平肝脏，解其败热，虑热毒攻肝，即冲于目，内生障翳，不遇医治，瞳神遂损，尤其慎之。然已出未平，切忌见杂人，恐劳力之人及狐臭熏触故也。未愈不可当风，即成疮痂，如脓泡出，可烧黑丑粪灰，随疮贴之，则速愈而无瘢也。又左右不可阙胡荽，盖能御汗气，辟恶气故也。如儿能食物，可时与少葡萄，盖能利小便，及取如穗出快之义也。小儿斑疹，本以胎中积热，及将养温厚，偶胃中热，故乘时而作，《外台方》云：胃烂即发斑，微者亦斑出，极者黑斑出，赤斑出五死一生，黑斑出十死一生。其腑热即为疹，盖热浅也；脏热即为疮，盖热深也。故《证色论》云：大者属阴，小者属阳。汲总角^{〔4〕}而来，以多病之故，因而业医。近年累出诸处治病，当壬申岁，冬无大雪，天气盛温，逮春初见小儿多病斑疹，医者颇如前说，如投白虎汤之类，即窃笑云白虎汤本治大人，盖孙真人所论大人小儿为治不殊，但用药剂有多少为异耳。则是未知用药之法，故多失误。今博选诸家，及亲经用有效者方，备录为书。

【笺正】董氏此卷，专集痘科应用诸方，名以斑疹者，宋时固以痘名为斑也。考痘疹为时行之气，温凉寒热，万有不齐。自来痘科名家，或尚温补；或尚清凉；各有专主，大率随所

〔1〕 伤动 原作“动伤”，据周氏丛书本改。

〔2〕 疮 原作“泡”，据周氏丛书本改。

〔3〕 及 原脱，据周氏丛书本补。

〔4〕 总角 未成年之男女，于头顶前部两侧结角形之发髻，称之为“总角。”后喻之为童年。

见而与为推移，必不能先有成见，胶柱鼓瑟。是卷集方，寥寥无几，而皆偏重于清凉一边，温热炽盛者宜之。其元气素薄，或真阳不充之当从事于温补者，法犹未备。盖痘疹禀先天之蕴热，其发泄也，恒随春生之令而动，宜于清化者，本是十之八九。以寻常理法言之，是集数方，固多适用，然亦因作者所见之证，多属实热，遂不及温养一层。元和陆九芝封公，论六气大司天，谓古今治痘各家，按时索之，温补清凉，显然有别，其所引证，已极确凿。若及之是编，据仲阳后序，时在宋哲宗元祐之癸酉，则此论中之所谓壬申岁，冬无大雪，天气盛温，逮春初而小儿多病斑疹，即是元祐之七八两年，在九芝大司天年表中所谓第六十四甲子，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主气者，其时民病，多属于热，据此尤足为九芝先生之说得一确证，子舆氏有言，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而尤必论其世。寿颐窃谓读古人医书，更不可不知其世，故备论之，以见是书固当时切用之作。而寿颐自忆二十余年临证处方，固亦当时清化者多，温补者少，则即九芝所谓同治三年以后，第七十七甲子阳明燥金，少阴君火主气之中，然今则上元之癸亥矣。循九芝之例推之，明年为七十八甲子，当属太阳寒水、太阴湿土主气，从前景岳、石顽诸公温补之法，势必盛行于时，而治痘者，又当少清凉而多温补，则陈文中之十一味木香散、十二味异功散，聂久吾、万密斋之保元法，莫在田之《遂生编》、《福幼编》，必多适用。董氏是编或者又当斟酌，此亦天气循环必然之理，姑附识之，以备异日质证何如？秋冬春寒，不用白虎汤，在宋人多有作此说者。然药随病用，岂有呆执时令，不问病证之理？稍明医理者，断不能持此谬论。奈何竟谓仲景有四月可用白虎之误，厚诬古人，大不可也。葡萄酸涩，痘将发出时，殊不相宜，然以为可治时气痘疮不出，苏颂已有是误，董氏于此谓如穗出快之义，则未免庸俗之见，恐非确论。

药 方

第一方 升麻散 治疹疱未出，疑贰之间，身热与伤寒温疫相似，及疮子已出，发热并可服之方。

升麻 芍药 葛根(剉炒) 甘草(炙)各一两

上为细末，每二岁儿服二钱，水一盞，煎至五分，去滓，温服，不以时，日三夜一服。

【笺正】升麻、葛根轻扬宣发，凡是肌腠壅塞，不能透达者宜之；而火炽毒盛，疮毒稠密者，不可概投。惟制方之义，有芍药以驾驶其间，亦自可取。而所服之分量尚是无多，则立法亦为周到。

第二方 白虎汤 治痘疱麸疹，斑疮赤黑，出不快，及疹毒余热，并湿热病中，暑气烦躁热渴方。

石膏四两 知母一两半(剉) 甘草(炙)三两 人参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盞，入粳米二十粒同煎，至七分，去滓，温服，不以时。小儿减半服。春冬秋寒有证亦服，但加枣煎。并乳母亦令服之。

【笺正】白虎专治阳明，若痘疮赤黑而出不快，是热在血分，宜清血解毒，仅用是方，犹嫌隔膜，此尚是辨症未审，殊非精切之论。

第三方 紫草散 治伏热在胃，暴发痘泡疮疹，一切恶候，出不快，小便赤涩，心腹胀满方：

紫草(去苗)一两 甘草(生用)半两 木通(去根节，细剉) 枳壳(麸炒去穰) 黄芪

(炙,剉)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温时时呷之。

【笺正】紫草直入血分,清热解毒以治血热是矣。然方下反以为伏热在胃,正与上条白虎汤互为主治,未免可异,且方下又有心腹胀满句,香^{〔1〕}亦可商。

第四方 抱龙丸 治一切风热,中暑,惊悸,疮疹欲出,多睡,咳嗽涎盛,面赤,手足冷,发温壮,睡中惊,搐搦不宁,脉洪数,头痛,呕吐,小便赤黄方。

天南星(剉开里白者,生,为末,腊月内取黄牛胆汁和为剂,却入胆内,阴干,再为末,半斤) 天竺黄二两(别研) 硃砂二钱(研,水飞) 雄黄半两(研,水飞) 麝香好者一钱(别研) 牛黄一字(别研)

上同研极细,甘草水和丸,鸡头大,阴干。二岁儿竹叶或薄荷汤化下一丸,不拘时候。一方不用牛黄。

【笺正】此方已见仲阳《直诀》,但彼无牛黄为异。其分量则彼作麝香半两,断无如此重量芳香之理,以此方南星、竺黄各倍于彼计之,则此方麝止一钱,彼作半两,必是半钱之讹。古书药量固有所谓一钱匕,半钱匕者,似宜迳改作半钱匕,则尤为明白,而配合轻重之法,亦较为得宜。

第五方 救生散 治疮疹脓疱恶候危困,陷下黑色方。

獾猪血(腊月内以新瓦罐子盛挂于屋东山,阴干取末)一两 马牙硝一两 硼砂 硃砂(水飞) 牛黄 龙脑 麝香各一钱(别研)

上同研极细,二岁儿取一钱,新汲水调下,大便下恶物,疮疱红色为度,不过再服,神验无比。

【笺正】以血治血,而佐以牙硝宣通壅塞,以治闭遏热结,殊有思致,似此险候,本非荡涤不可,即以紫雪重量用之,亦必有效,实即硝之力也。

第六方 牛李膏 治疮疹痘泡恶候,见于皮肤下不出,或出而不长,及黑紫内陷,服之即顺,救危急候。愚小年病此,危恶殆极,父母已不忍视,遇今太医丞钱公乙,下此药得安,因恳求真法,然此方得于世甚久,惟于收时不知早晚,故无全效,今并收时载之,学者宜以此方

牛李子 九月后取研,绢滤汁,不以多少,于银石器中熬成膏,可丸。每膏二两,细研好麝香入半钱。

上每二岁儿服^{〔2〕}一丸,如桐子大,浆水煎杏胶汤化下;如疮疱紫黑内陷者,不过再服,当取下恶血及鱼子相似,其已黑陷于皮下者,即红大而出,神验。

【笺正】此膏亦见《直诀》,然不言熬用,则何能久贮?何以名膏?几令人不可索解。此方较为明白,而并详其收采之时,当是单方之极有效者。但李之种类最多,小大形式,不可枚举,而成实早晚,亦甚不一,牛李究不知是若何形色?此必当时通用之名,而今不能臆测,惟草木之大者,古多有牛马之名,此又明言九月以后采,则必形大而成实极迟者,世当有此种,惟在有心人物色之,而察其性情功用,当亦可以试验而求得实效也。

第七方 玳瑁散 治疮疹热毒内攻,紫黑色,出不快。

〔1〕 香 强横。《广雅·释诂》:“香,强也。”

〔2〕 服 原脱,据周氏丛书本补。

生玳瑁水磨浓汁一合，獭猪心一个，从中取血一皂子大，同研。

上以紫草嫩草浓汁煎汤调，都作一服。

【笺正】玳瑁是介类，性能清肝潜阳，以治血热蕴毒，自能桴应。更以猪心血、紫草茸佐之，清解中有透发之力，配合亦大意味。

第八方 利毒丸 治疮疹欲出前，胃热发温壮，气粗腹满，大小便赤涩，睡中烦渴，口舌干，手足微冷，多睡，时嗽涎实，脉沉大滑数，便宜服之方。

大黄半两 黄芩(去心) 青黛各一钱 膩粉(炒)一钱 槟榔 生牵牛(末)各一钱半
大青一钱 龙脑 硃砂各半钱

上杵研为细末，面糊为丸，如黄米大。每二岁儿服八丸，生姜蜜水下，不动再服，量儿大小虚实加减。

【笺正】此治实热釜底抽薪之法，方下云是胃热，盖即阳明在腑之意。

第九方 如圣汤 治咽喉一切疼痛，及疮^{〔1〕}疹毒攻咽喉肿痛，有疮不能下乳食方。

桔梗(剉) 甘草(生用) 恶实(微炒)各一两 麦门冬(去心)半两

上为细末，每二岁儿服一钱，沸汤点，时时呷服，不以时。

【笺正】恶实即牛蒡，辛而不温，性本轻扬，其外壳且有茸茸之刺，故能疏泄肌表风热。然是草之实究竟重坠下行，故为阳中之阴，升中有降，以治风热咽痛，既能疏外感之风，并以泄内蕴之火，最为两得，较之其他散风诸药有升无降者不同，故为咽喉主宰要药，力能消肿化痰，而辅之以桔梗苦降开泄下行，尤为得力。但咽痛且肿必有痰壅，本方麦冬必非所宜，须去之，而再加半、贝、胆星、竹黄之类，乃佳。

第十方 甘露饮 解胃热，及疮疹已发，余热温壮，齟齿宣肿，牙痛不能嚼物，饥而不欲食，烦热，身面黄，及病疮疱。乳母俱可服之。

生干地黄 熟干地黄(各切焙) 天门冬 麦门冬(各去心) 枇杷叶(去毛) 黄芩
石斛(去根，剉) 甘草(炙，剉) 枳实(麸炒，去穰) 山茵陈叶各一两(去土)

上为散，每服二钱，水一盏，煎至七分，去滓，温服，不以时候，量力与服。

【笺正】此《局方》也。为肺胃积热内燔，津液干枯，变生诸病而设，故聚集一派甘寒生液之品，汇以为方，顾名思义，专为润燥之用。谁人不知《局方》主治，止言胃中客热烦躁，口鼻咽疮，牙宣口臭，固已包罗一切，不意汪切庵之《医方集解》，作为治胃中湿热，则二冬二地岂是理湿之品？燥湿之义，适得其反，已属可骇，而近有商务书馆新出之所谓《中国医学大辞典》者，则于主治下，更加以“及脾胃受湿，瘀热在里，湿热成疸，肢肿胸满”等句，则竟欲以甘寒滋腻润燥之方，治湿浊弥漫之症，抑何背谬一至于此。彼书肆编辑者，本非医界中人，北辙南辕，固不足责，而乃托名于沪上中医学校之谢君，则万万不可使“中医”二字，为若辈弄得天昏地暗，如此不堪，岂果中国医学之劫运耶？然假托作伪之罪，固已不可胜诛矣。董及之所录此方主治，亦无湿热字样，阅者须当猛省。

第十一方 神仙紫雪 治大人小儿一切热毒，胃热发斑，消痘泡麸疹，及伤寒热入胃发斑，并小儿惊痫涎厥，走马急疳，热疳，疳黄，疳瘦，喉痺肿痛，及疮疹毒攻咽喉，水浆不下方。

黄金一百两 寒水石 石膏各三斤 犀角 羚羊角各十两 玄参一斤 沉香 木香

〔1〕 疮 原作“服”，据周氏丛书本改。

丁香各五两 甘草八两 升麻六两(皆咬咀)

上以水五斗,煮金至三斗,去金不用,入诸药,再煎至一斗,滤去滓,投上好芒硝二斤半,微火煎,以柳木篦搅,勿停手,候欲凝,入盆中,更下研硃砂、真麝香各三两,急搅匀,候冷^{〔1〕},贮于密器中,勿令见风。每服一钱,温水化下,小儿半钱一字。咽喉危急病,捻^{〔2〕}少许干咽之,立效。

【笺正】方论已见前阎氏方中,而此无磁石、硝石,与《局方》不合。制方大旨,无非清泄降火,以解大热之毒。中有丁香,极不可解,而此方分量尤重,更非所宜。黄金百两,寿颐谓此是方士所见者浅,欲以价重欺人,实是无用。而此方冠以“神仙”二字,尤其小家伎俩。

第十二方 调肝散 败肝藏邪热,解散斑疹余毒,服之疮疹不入眼目。

犀角(屑)一分 草龙胆半分 黄芪半两 大黄(炒) 桑白皮(炙) 钩藤钩子 麻黄甘草各一分 石膏(别研) 栝蒌实各半两(去穰皮)

上为散,每服二钱,水一盏,煎至五分,去滓,温服,量儿大小加减,不以时候。

【笺正】此亦清泄肝热之用,但麻黄殊非所宜。

第十三方 护目膏 治疹痘出后即须爱护面目,勿令沾染。欲用胡荽酒喷时,先以此药涂面上,然方可以胡荽酒喷四肢,大人小儿有此,悉宜用之方。

黄柏一两(去皮,剉) 绿豆一两半(拣净) 甘草四两(剉,生用)

上为细末,以生油调为膏。从耳前眼眶,并厚涂口三五遍,涂面后可用胡荽酒微喷,勿喷面也。早用此方涂面,即面上不生疹痘,如用此方涂迟,纵出亦少。

【笺正】已见阎孝忠方内。

第十四方 胡荽酒方 治斑痘欲令速出,宜用此。

胡荽(三两)

上细切,以酒二大盏,煎令沸,沃胡荽,便以物合定,不令气出,候冷,去滓。微微从项已下喷背,及两脚胸腹令偏,勿喷头面。(仍将滓焙干,红绢袋子盛,缝合。令^{〔3〕}乳母及儿带之,余酒乳母饮之妙。)

【笺正】胡荽为道家五荤^{〔4〕}之一,辛而能散,故能发痘疮麻疹。如果肌腠闭遏,欲发而不能透达,可以此法助汤药之不及,亦见阎氏方内。

第十五方 牛黄散方 治疮疹阳毒入胃,便血日夜无节度,腹痛啼哭。

郁金一两 牛黄一钱

上研为末,每二岁儿服半钱,以浆水半盏,煎至三分,和滓温服。大小以此增减之,日二服。

【笺正】郁金坚实,能入血分而疏通壅塞,故治胸腹胀满结痛。

第十六方 蛇蛻散 治斑疹入眼,翳膜侵睛,成珠子方。

马勃一两 皂荚子二七个 蛇退皮(全者)一条

上入小罐子内,封泥烧,不得出烟,存性。研为末,温水调下一钱。食后。

【笺正】马勃本湿热所结,故能导湿清热;皂荚实下行;用蛇蛻者,取蛻脱之义耳。

〔1〕 冷 原作“匀”,据周氏丛书本改。

〔2〕 捻 原作“以”,据周氏丛书本改。

〔3〕 令 原脱,据周氏丛书本补。

〔4〕 五荤 原作“五晕”,按油印本改。五荤亦称五辛,道家以韭、蒜、芸薹、胡荽、薤为五荤。

第十七方 真珠散 治斑泡疮疹入眼，疼痛，翳膜，眼赤羞明方。

栝蒌根一两 蛇退皮(全，炙)一钱

上为末，用羊子肝一枝，批开，去筋膜，掺入药二钱，用麻缕缠定，以米泔内煮熟，任意与吃。如少小未能吃羊肝，以熟羊肝研和为丸，如黄米大，以生米泔下十丸，乳头上与亦可，日三服。(儿小未能食肝，与乳母食之佳。)

【笺正】方用蒌根，尚是清热之轻剂。名以真珠，殊不可解，岂以花粉色白而比附于贵重之物，以增其身价耶？果尔，亦大可鄙矣。

后 序

余平生刻意方药,察脉按证,虽有定法,而探源应变,自谓妙出意表。盖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言语取者,襁褓之婴,孩提之童,尤甚焉。故专一为业,垂四十年,因缘遭遇,供奉禁掖^{〔1〕},累有薄效,误被恩宠。然小儿之疾,阴阳痫为最大,而医所覃思,经有备论。至于斑疹之候,蔑然危恶,与惊搐伤寒二病大同,而用药甚异,投剂小差,悖谬难整,而医者恬不为虑,比得告归里中。广川及之出方一帙示予,予开卷而惊叹曰:是予平昔之所究心者,而子乃不言,传而得之,予深嘉及之少年艺术之精,而又慨素所愿以授人者,于是辄书卷尾焉。

时元祐癸酉十月丙申日翰林医官太医丞赐紫金鱼袋钱乙题

〔1〕 禁掖 谓宫中旁殿也。